

# 颠倒巷之全民女王

阿 巴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颠倒巷之全民女王 / 阿巳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02-50804-5

I. ①颠…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9102号

责任编辑：左玉冰

封面设计：谭茜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0mm×230mm 印 张：17.75 字 数：316千字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

产品编号：080605-01

## 引子

并非每个平胸且打扮中性的姑娘都一定是“拉拉”——袁也希望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作为一枚如假包换的纯直女，袁也为视线所及的帅哥们流下过成吨的口水，无奈帅哥却往往只把她当兄弟。

不过袁也 20 多年的感情道路之所以历经坎坷、一无所获，最主要的原因倒不是她的性取向令人生疑，而是因为她过早树立了奇葩的人生理想。

5 岁那年，袁也平生第一次去参加了一场婚礼，本来这没她什么事儿，只因为她无意中听爷爷提到“颠倒巷”三个字，就像中了魔一样哭着喊着非要跟去。当她牵着爷爷的衣角走进那条破旧的小胡同时，好奇地四处打量了很久，也没看出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袁也喋喋不休地追问下，爷爷才一脸不耐烦地告诉她，这胡同里的路大概是方向不太正，人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拐了弯，很多想要抄近路的人，穿过胡同之后反而迷了路越走越远，所以才有了“颠倒巷”这个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地名的感召，总之那天在亲眼目睹了新郎兴高采烈上门接亲、新娘哭哭啼啼和父母告别、婆家喜气洋洋迎新娘进门等一系列婚礼流程之后，袁也回到家，鞋都没脱就蹦到沙发上，神气活现地宣布道：“将来等我结婚的时候，一切都得反过来！我去新郎家接人，让他爸妈哭着送他走，你们高高兴兴在家等着就行。”

满屋子的大人们哄堂大笑，被袁也烦了大半天的爷爷这会儿喜出望外地抱起她瞧了又瞧，不住地点头道：“行，是我袁万里的亲孙女！走，爷爷带你买小汽车去！”

那一刻，7岁的袁临正忙着给她的洋娃娃梳头，4岁的袁丁正专心致志地埋头在故事画册里，袁也骑在爷爷肩上出门的时候，她俩连头都没抬一下。

她们是堂姐妹——袁万里此生最得意的三个儿子，偏偏在计划生育仍严格执行的20世纪90年代，每个儿媳都生了一个女儿。

# 目 录

第1章

**周年祭 — 1**

第2章

**男左女右 — 9**

第3章

**女左男右 — 17**

第4章

**混乱的一天 — 26**

第5章

**新世界初体验 — 35**

第6章

**难友之间 — 55**

第7章

**逆向自救 — 63**

第8章

**阑珊处** — 72

第9章

**异类之旅** — 81

第10章

**遥无归期** — 113

第11章

**踽踽前行** — 134

第12章

**乱点鸳鸯** — 142

第13章

**百转千回** — 168

第14章

**花田喜事** — 193

第15章

**平权之战** — 219

第16章

**山雨欲来** — 233

第17章

**艰难抉择** — 246

第18章

**归去来兮** — 265

# 第1章

## 周年祭

### 1

20年后的2月9日上午，一群人身穿黑衣聚集在墓地，近前的墓碑上清晰地刻着“袁万里”的名字。

一年前的同一天，也是这样一个云淡风轻的上午，心梗毫无预兆地袭击了身体一向很好的爷爷，前一秒钟他还在擦拭那些修理汽车的宝贝工具，后一秒钟，一米八几的高大身躯就轰然倒地，摆弄了一辈子的金属物件“叮叮当当”撒了一地。奶奶在厨房里听到动静时，还以为这老头又在无端发什么鬼脾气。

今天是周年祭，袁家除奶奶之外的所有人都到齐了，很多旁系亲戚也赶来祭奠，先是儿子儿媳分三对依次序上香，随后是站成一排的三个亲孙女。

已经成人的三姐妹同样是一身黑的装束，风格却完全不同——袁临穿着剪裁合体的制服式黑色呢子大衣，衣领上别着航空公司的徽章，又黑又亮的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身后不远处还放着精致小巧的黑色登机箱；袁也穿着紧身的黑色皮衣皮裤，乌黑的短发被风吹得稍显凌乱，肘弯上挎着黑色的摩托头盔；袁丁则裹在松松垮垮的黑色棉衣里，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半长不短的黑发随意扎在脑后，身上斜背着一个硕大的黑色帆布包。

袁临和袁丁都眼睛红红的，眼角挂着泪珠，只有袁也依然哭不出来——她还清楚地记得一年前在医院急救室，自己站在病床边看着刚刚离世的爷爷，感觉他跟平时睡着了没有什么两样，脸上照常带着她所熟悉的执拗和不耐烦，仿佛最终面对死神时整个人仍是一个大写的不服。那一刻她感到无边无际的茫然中夹杂着混沌的剧痛，但就是怎么都流不出眼泪来。

按说这不应该，毕竟她是爷爷生前最疼爱的孙女，但又或许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因为爷爷从小把她当成梦寐以求的孙子来养，最讨厌的就是她哭啼啼，所以她的泪腺才彻底退化了。

反正难过也不是只有哭这一种表达方式吧，此刻袁也又想起了她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爷爷活着的时候兑现自己5岁那年的诺言。

也许所有人都只把那句“结婚时一切倒过来”的话当成了童言无忌的玩笑，只有袁也知道，她真的一直在为此默默努力着。

在感情方面，袁也一直属于主动进攻型选手，并且火力超猛，虽然主动追求她的男人寥寥无几，但总还是会有个把小伙招架不住她的攻势，开始跟她暗送秋波、眉来眼去。

而袁也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每次都在关系进阶之前坦白告知对方，自己确立恋爱关系的唯一要求就是将来结婚时必须给她一个性别倒置的婚礼，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然后了。只有一个怀揣吃软饭梦想的小男生跟袁也认真探讨了一番，最后发现袁也要的只是比“倒插门”更极端的形式，却给不了太多“倒插门”该有的实惠，于是便也和其他人一样，悄无声息地遁去了。

袁也并非没有动摇过，但每当她冒出放弃的念头时，就会重复陷入同一个梦境——儿时的她牵着爷爷的衣角走在狭长破败的颠倒巷，巷子里静悄悄地空无一人，很多院子门口放着衣服洗到一半的大木盆、随意支在地上没锁的自行车、周围散落着瓜子壳的小马扎……似乎随时应该有人从院子里活泼泼地走出来，但就是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时间完全凝固的死寂。

每当袁也从这个梦中惊醒，就会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没办法丢掉童年时代的莫名执念了。

袁也把手里的三炷香恭恭敬敬地插到墓碑前的香炉里，心里默默地对爷爷说：不管有多难，既然答应过您，我就还是得当成个事儿来办。

## 2

祭奠结束，亲戚们逗留在墓园门口，七嘴八舌地拉着家常。

当话题落在三姐妹身上的时候，永远都只有三个热议内容——袁临怎么还不结婚？袁丁今年的研究生又没考上？袁也能不能打扮得更像女孩一些？

袁也只能回报以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袁丁吞吞吐吐地解释着自己在考研之外也开始找实习生的工作了；袁临则冷着脸不停看表，就像压根儿没

听见一样。

虽然同样心烦，但三姐妹并不会生出什么同仇敌忾的情绪，毕竟她们从小就玩不到一起，长大后更是各有各的生活节奏。袁也无法理解袁丁为什么整天除了读书就是读书，袁丁也无法理解做试驾员的袁也为什么喜欢开着车奔波于穷山恶水；至于袁临——这个白天鹅般美丽高傲的空姐，一边优雅地周游世界，一边享受着诸多优质男的殷勤追求，大概从来就没把这两个“屌丝”堂妹放在眼里过。

袁临接了个电话，如蒙大赦般跟长辈们道别，说还要赶去机场飞一趟短程。袁也和袁丁看着袁临款步走出墓园，在门口上了一辆豪华大奔——来接袁临的车经常变来变去，相同点是没有一辆低于50万元的。

袁也正打算也以上班为借口离开，忽然被墓园门口一个挺拔的黑色身影吸引了视线。

这并不是一个适合犯花痴的场合，但袁也在现实中很少见到哪个男人能把黑西装穿得如此好看，一身健美的肌肉恰到好处地撑起了西装的挺括线条，气质仪态活像欧美电影里的贵族绅士，只是长了一张轮廓硬朗的中国脸。

袁也正拼命地忍着口水，却意外地发现老爸竟热情地迎上前去跟黑西装男子握手：“啧啧，你怎么来了？”

黑西装男子彬彬有礼地说道：“袁叔叔，我爷爷这几天身体有点不舒服，记挂着今天是袁爷爷的周年忌日，一定让我替他过来看看。”

家里的几个长辈好像都认识这个人，热情地挨个跟他打了招呼，只有袁也和袁丁一脸懵圈地站在一旁。

袁也老爸看了她俩一眼：“你们不记得他了？这是谭啸啊，小时候总跟他爷爷来咱家玩儿，有一年暑假还在爷爷家住过一阵呢，你们几个那会儿总追在这个大哥哥屁股后头，想起来没有？”

袁也大伯也开口道：“你们就算小时候的事儿不记得，现在也总该在电视上见过他呀。他早些年可是有名的中超球员，现在是恒信俱乐部的经理，他那个俱乐部可是今年中超联赛的大黑马呀，你们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

袁也和袁丁一起茫然地摇头，而谭啸看都没看她俩一眼，直接拿她们当了空气。这副傲娇的嘴脸倒是让袁也隐约记起童年的某个夏天，确实曾经有个小男孩寄住在爷爷家，每天在院子里没完没了地颠他那个破足球，有一次袁也好奇地凑过去想看看，小男孩也是这样一脸傲娇地赶人：“一边儿去，我不跟女孩玩儿！”

难道就是这厮？拜他所赐，虽然袁也的很多爱好都偏男性化，但就是对

足球这玩意儿怎么都喜欢不起来。

一个身材窈窕、面容姣好的姑娘忽然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谭啸身后，一手抱着一大束鲜花，另一手拎着一大袋子祭品、纸钱之类的东西，看样子颇有些吃力，谭啸丝毫没有搭把手的意思，见大家好奇地看着那个姑娘，才稍稍歪了歪下巴，惜字如金地介绍道：“我女朋友。”

什么男人啊！不帮忙拿东西就算了，介绍自己女朋友居然连名字都懒得说？看来又是个没药可救的直男癌晚期患者，真是白瞎了一副好皮囊。

袁也在愤愤不平中瞬间对此人失去了兴趣，说单位还有事得尽快赶回去，跟亲戚们告别后走出墓园，跨上自己的摩托车呼啸而去。

### 3

袁也并没说谎，今天单位确实有很重要的事。

她所在的 AUTO 杂志社要从试驾组提拔一名主管，也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社里居然决定采用透明化竞聘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但凡想上位的都可以撸起袖子公开干一架，谁赢了算谁的。

试驾员中属袁也和 Jimmy 的战斗最强，而且两个人平时就谁也不服谁，其他同事不想沦为炮灰，都识趣地退到安全线外隔岸观火。

最终决定命运的 PK 战就安排在这天下午，袁也和 Jimmy 坐在会议室全体领导面前，各自有 20 分钟的演说时间。袁也历数自己入职以来的种种成绩和突出表现，Jimmy 却谈自己谈得不多，而是翻来覆去表达着同一个中心论点：女人做试驾员本来就是笑话，袁也那些所谓的成绩，不过是男同事们集体哄着她玩儿的成果。

袁也当然对于这样的论调怒不可遏，然而她自己也知道，从她第一天开始求职就是被人当笑话看的，不管她对汽车有多热爱、理论知识有多丰富、实操技术有多过硬，反正要不是当时 AUTO 杂志社最重要的广告金主脑洞大开，觉得女孩写出来的试驾报告或许更有卖点，恐怕她是很难如愿以偿干上这个行当的。

上岗之后，袁也充分理解了为什么几乎没有女人干这行，毕竟整天跟着一帮大男人在最偏僻蛮荒的地带豁车吃土，夜里一起挤大通铺、白天解个手都找不到遮蔽的地方，这种过于原生态的糙活儿没几个女孩干得了。

袁也承认男同事们一直以来对她保护得不错，哪怕同睡一张床都没有过什么不轨企图……当然悲观点儿想，也可能是真没从她身上发现什么女性魅

力。不过保护归保护，可那些文采飞扬的试驾报告总是她一个字一个字亲手写成的啊，那些细腻的感受和饱满的热情都是从她内心洋溢出来的啊，她写的报告一向最受客户青睐也是千真万确的啊……凭什么就因为她是女人，这些功劳就得算是男人们让给她的呢？

袁也情绪激动、语无伦次地表达着这些观点，Jimmy却只是优哉游哉地保持微笑，这让袁也越发怒火中烧，领导怕场面失控及时喊停，让两位先回去，他们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临出会议室之前，袁也趁Jimmy不注意，冲秘书小董使了个眼色，小董会意地微微点了下头。

刚回到座位上，袁也就收到了小董发来的微信：问一下，你上午请假是去给你爷爷过周年祭日的对吧？

袁也一头雾水地回复：是啊，怎么了？领导们该不会对这个也有意见吧？

小董过了好半天才回道：“没有，是我看到过一个关于周年祭的很灵异的说法，跟许愿成真有关的，晚点儿告诉你，现在先不说了。”

袁也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把手机放到了一边，她只希望小董透露一下领导们这会儿在说什么，而不是这些无稽之谈。

#### 4

傍晚下班，袁也径直回了奶奶家。爷爷去世后，长辈们在小院里给三姐妹各收拾出了一间卧室，让她们没事就过来陪陪奶奶，三姐妹颇有默契地穿插着来小住，却几乎很少互相碰面。

但今天这样的日子，无论如何是要过来看看的。

院子里静悄悄的，想必来探望的亲戚们都走得差不多了，袁也进了堂屋，意外地发现谭啸竟坐在屋里陪奶奶聊着天，大概是刚说了什么劝奶奶别总伤心的话，奶奶正慢条斯理地摆手道：“真不至于。往好处想，忙里忙外伺候他一辈子，现在倒能落几天清闲不是。”

看见袁也进来，奶奶急忙欠身道：“二丫头，你赶紧去厨房。刚才你妈撂了几捆菜在这儿就走了，说晚点儿再回来做饭，嘯嘯非让他女朋友去帮忙择菜，我拦都拦不住。你赶紧去把那姑娘换回来，哪儿有让客人干活的道理？这孩子也是老实，嘯嘯说什么她听什么。”

袁也大吃一惊，谭啸却毫不在意地说道：“这有什么，女孩子不就该干这些嘛！”

袁也不满地白了谭啸一眼，放下头盔和车钥匙急忙去了厨房。

那个早上见过的姑娘果然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地择着地上的几捆青菜，白净的手上沾了不少泥，袁也走过去一叠声地客气道：“我来我来，你别忙了，快回屋坐着喝水吧。”

女孩抬头友好地笑了笑：“没事，我在里面坐着也无聊，还不如干点儿活儿。”

袁也想想觉得也是，就蹲在女孩旁边拿起了几根菜，边摘着黄叶边搭话道：“我叫袁也，你叫什么呀？”

“顾莉莉。”

袁也点点头，搜肠刮肚地想着下一个话题：“那个……你做什么工作？”

顾莉莉明显迟疑了一下，底气不足地说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上班了，不过我以前是做调酒师的。”

袁也惊讶道：“调酒师？多好的工作啊，干嘛不做下去？哦对了，我自己除了上班之外，还跟朋友合开了一个 CLUB（俱乐部、夜店），原来的调酒师刚辞职了我们正招人呢，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工资什么的都好商量。”

顾莉莉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但随即又黯淡下来：“我得……问问谭啸……”

“你找个工作还得征求他同意？”袁也极其不以为然，“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兴趣啊。”

谭啸刚好出现在厨房门口，揣着手往那儿一戳，没有任何想帮忙的意思：“奶奶非让我过来看看，你们俩干得差不多了吧？”

嘿，轮得到你来我们家当监工？你谁啊？袁也气不打一处来，再次白了谭啸一眼，怂恿顾莉莉道：“你非要问他的话，那就现在问问呗。”

谭啸疑惑地看着顾莉莉：“问什么？”

顾莉莉犹豫了一下，指了指袁也对谭啸说道：“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一直想重新开始工作，正好她开了个店在招人，也许我可以去看一下。”

谭啸立刻皱起了眉头：“找什么工作？你跟我在一块儿缺你吃缺你喝了？想买什么没满足过你？早跟你说过，我的女人不需要操心挣钱的问题，你还是消停点儿吧。”

“可是你不觉得我现在的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没意思吗？”顾莉莉的脸上难得浮现出了一丝执拗的神情，“你能陪我的时间本来就少，又不喜欢我老给你打电话发消息，我总得有点儿自己的事情做吧？”

谭啸耸耸肩：“那简单，我早点儿把结婚提到日程上，你赶紧生个孩子就不无聊了。”

袁也忍无可忍地摔下了手里的菜，起身跟谭啸直接对峙道：“她说的有

事做跟你说的是一回事吗？在你眼里女人就是生育工具，毫无自身价值可以追求是吧？”

谭啸冷冷地瞥了袁也一眼，一脸“跟你说得着嘛”的神气，继续对顾莉莉道：“你要非想上班，我托人给你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调酒师不行！”

“调酒师怎么就不行了？”袁也不服气地硬是要跟谭啸争，“你知道好的调酒师多缺吗？做到顶级不比你们踢球的身价低！”

“身价高低关我屁事！”谭啸终于肯直接跟袁也对话了，“我就问你，你开的什么店？夜店对吧？调酒师找工作还不都是在这种乌烟瘴气、勾三搭四的鬼地方？我疯了才会让自己女朋友在这种环境上班！说句不好听的，没见好人家的女孩张罗这种营生，奶奶也不管管你！”

袁也气结，面红耳赤地瞪了谭啸半天：“行，我也不跟你费口舌，有本事你晚上就跟我我去我店里一趟，看看是不是所有夜店都像你说的这样。你要是不去，就等于自动承认血口喷人！”

谭啸冷笑：“去就去，我还真不信一个夜店能有多清新脱俗了！”

## 5

吃过晚饭，谭啸独自走出院门，袁也已经站在那儿等候。

“你女朋友呢？”袁也往谭啸身后看了看。

谭啸理直气壮道：“我自己去就行了，她一个女孩子半夜三更去那种地儿干嘛。”

袁也再次气结：“是她想找工作，你不让她去算怎么回事儿？”

谭啸：“我什么时候答应她工作的事儿了？不是你非要跟我赌气我才答应去的嘛。”

袁也：“问题是她第一次来我家，你丢下她一个人在这儿合适吗？”

谭啸：“她没那么娇气，我司机这就过来接咱们，快去快回。”

谭啸打电话问司机到哪儿了，刚从考研补习班下课的袁丁背着书包走过来，完全不想跟谭啸单独相处的袁也像是遇到了救星，一把抓住袁丁问道：“不要去我的 CLUB 玩儿？”

袁丁一脸烦恼地摇了摇头：“我还有事。我那个实习公司的老板听说我是学中文的，非让我给她弟弟当家教补习传统文化，刚才她弟弟发短信要约我今晚见面，我还不知道跟他约哪儿呢。”

袁也用力拍了下袁丁的肩膀：“那不是正好嘛，就约在我的 CLUB 见不就得了，你把手机给我，我告诉他地址。”

袁丁想了想，把手机递给袁也：“好吧，那我进去跟奶奶说一声。”

五分钟后，袁也和袁丁一起上了谭啸的车，在车里干坐了半个小时，谭啸的司机还堵在路上没赶到。

袁也不耐烦道：“干吗非要等司机，你自己开不行吗？摆谱给我们看啊？”

谭啸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支支吾吾地说道：“我……右脚踢球受过伤，司机不在的时候都是我女朋友开。”

袁也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跳下车直接坐进驾驶室：“我还以为一切纯爷们儿该干的事儿你都不许女人代劳呢，早说不得了嘛！”

谭啸装没听见转移话题：“你的店到底在哪儿？”

袁也边利索地发动车子，边回答了三个字：“颠倒巷。”

## 第2章

# 男左女右

### 1

三年前，袁也决定跟她的男闺蜜路凡一起开个越野车俱乐部，在选店址的时候，袁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颠倒巷。

如今的颠倒巷已经没什么人居住，而是变成了这座城市有名的酒吧街，每到夜晚，年轻人就乐此不疲地跑到这里聚集，似乎“颠倒巷”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袁也租下了巷口那栋红砖房，俱乐部开张后很快吸引到一批越野车发烧友没事过来小聚，以男性居多。混得久了，这些糙汉子嘴里总是时不时蹦出歧视女司机的言论，甚至以编段子讽刺女司机为乐，袁也火冒三丈，纠集了一批开车技术好的姑娘，隔三岔五和这帮男司机一起去荒郊野岭玩儿飙车大战，总体输赢不相上下，两边谁也不服谁。

发展到后来，俱乐部里的常客已经不再局限于越野车爱好者，但却始终按性别分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而且相互间火药味越来越重。路凡出了个主意，索性彻底改变了俱乐部的定位，从内部装修到经营模式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改头换面后的俱乐部渐渐成为颠倒巷的一面旗帜，店里几乎每晚都人满为患，跟巷子里其他夜店不同的是，来这里的男男女女通常不是为了互相勾搭，而更多的是为了吐槽、斗嘴、发泄对异性的强烈不满。

袁也开着谭啸的车停在了颠倒巷的南巷口，谭啸和袁丁下车后一眼就看

见了那栋红砖房，墙上闪烁着醒目的霓虹灯：男左女右 CLUB。

## 2

路凡穿着宽松柔软的白色毛衣、架着斯文的无框眼镜，正站在 CLUB 门口打电话，看见袁也一行走过来，扬起手臂冲他们打了个招呼。巷子里三五成群的年轻人从路凡身边穿梭而过，个个光鲜亮丽，路凡随随便便地站在那儿，却莫名有着遗世独立的姿态，身上自带某种光芒。

三个人走到近前，路凡挂掉电话，冲袁也晃了晃手机：“上礼拜给你介绍的小鲜肉又黄了？你在这件事上还真是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袁也有些尴尬地瞥了谭啸和袁丁一眼，试图阻止路凡说下去：“那个……介绍一下——袁丁，我堂妹；谭啸，我……家一朋友。”

路凡就像没听见一样，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劝你多少次了，你真得改改自己勾搭男人的模式，一点儿感情基础没有就提你那个奇葩要求，谁听了都会被你吓跑啊！要是等到情投意合再聊这事，没准儿对方还能有那么一丁点妥协的概率。”

袁也越发尴尬，谭啸看出袁也浑身不自在，故意饶有兴味地问路凡：“她有什么奇葩要求？”

路凡不顾袁也拼命用眼神制止，绘声绘色地给谭啸讲了袁也如何从 5 岁起就决心要一个男女习俗颠倒过来的婚礼并且坚持到今天都不放弃。谭啸听完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袁也，脸上循环滚动着几个大号加粗的黑体字——你没毛病吧？

袁也愤愤地给了路凡一拳，用不无揶揄的口气向谭啸和袁丁介绍道：“路凡，男左女右的大掌柜，兼网络写手，职业病就是随时随地嘲弄一切，你们习惯一下别见怪。”

袁丁一直在看着路凡发呆，她读的是中文系，却从来没在学校里见过哪个男生像路凡这样，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某种软绵绵的诗意，而在这绵软中偏偏又似乎包裹着尖利的刃，不知什么时候就寒光毕现一下，让他成了一个复杂而又迷人的混合体，这是袁丁之前从未想象到的一种存在。

听了袁也的介绍，袁丁鼓起勇气问路凡道：“你都写过什么啊？”

袁也抢着回答道：“他只会写些婆婆妈妈的毒鸡汤，在网上的笔名叫九色路。”

“啊???”袁丁失声惊呼，把另外三个人吓了一跳，“九色路？就是那个有名的情感话题公众号？那个作者不是女的吗？她经常把自己各任前男

友拿出来举例的啊！”

路凡冲袁丁笑笑：“没办法，谁让男人写情感话题不讨喜呢，我这也是为了让读者更有代入感嘛。至于活在文字里的前男友，那还不是想编多少有多少。”

袁丁激动得满脸通红：“真的是你？天哪，我特别喜欢看写的东西，你每发一篇我都追着看，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跟别人泄露你的秘密。哦！对了，你能给我签个名吗？就签我衣服上，我回去珍藏起来再也不洗了！”

袁也赶紧拦住语无伦次的堂妹：“哎哎哎，淡定淡定，咱不至于此的！我也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脑残粉，就他一个万年单身狗，给你们指导感情你们也信，行不行啊！”

一辆车停在巷口，看着有点眼熟，当看到袁临从车里钻出来，袁也才想起正是上午在墓园门口见过的那辆豪华大奔。驾驶室里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殷勤地帮袁临取出行李箱，并准备送她进巷子，袁临不耐烦地扭头说了句什么，男人赶紧放下箱子屁颠屁颠地离开了。

袁临一脸倦容地走到袁也她们面前，身上依然是整齐的空姐制服，懒洋洋地边打哈欠边发牢骚：“刚下飞机就接到奶奶电话，说难得你们姐妹愿意凑在一起玩儿，非让我也到这儿来找你们，搞什么名堂！里面有地儿换衣服吗？我可不想下了班还穿着这身。”

袁也指着 CLUB 里面跟袁临交代了几句，袁临拖着箱子款步进门，谭啸和路凡齐刷刷地扭头盯着袁临颀长优雅、摇曳生姿的背影，谭啸的眼睛半天都没有挪开。

袁也忍不住揶揄道：“女朋友不在身边也别这么肆无忌惮吧。”

谭啸面无表情地回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照看不误，你是不是管得宽了点儿？”

路凡在一旁神补刀：“她不理解很正常，因为没男人看她，这就跟处女都不能接受成人电影的道理一样。”

袁也冲路凡怒目而视：“你到底是哪头的？”

“对不起！对不起！”路凡笑着道歉，“你知道我从来在真理面前都是六亲不认的。”

袁也继续攻击谭啸：“其实我觉得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对空姐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不是以为她们永远都像在天上那样和蔼可亲、温柔周到？告诉你一个特别不幸的事实：只要下了飞机，就只有男人伺候我姐的份儿，像你这种喜欢在女朋友面前充大爷摆谱的，打死我姐也不会要！”

谭啸耸耸肩：“So what？我也没说她要她啊！我多看谁一眼就是想要谁，那我还真得累死了！”

### 3

路凡被店员叫进去忙了，袁也和谭啸陪袁丁在外面等她约的人，巷子里越来越热闹，所有过来玩儿的年轻人都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只有袁也他们三个互相没什么话好聊，生分地戳在路边，跟巷子里的气氛格格不入。

一个高高瘦瘦的大男孩晃过来，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扭头打量了谭啸几眼，忽然激动地凑上前来：“谭司令？！你真是谭司令？我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我是你们俱乐部的死忠粉，今年中超你们的比赛我可是一场没落，还组织哥们儿专程飞去支持了好几次你们的客场呢。对了，我还一直怂恿我爸掏钱给你们做赞助，可惜老头死活不开窍，非说给你们做赞助商不合适！”

谭啸边跟男孩握手边好奇地问道：“谢谢，您父亲是做什么生意的？”

“女装。”

“呃……”谭啸一脸黑线，“不管怎样，真心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男孩咧嘴笑道：“不客气，不客气，我叫肖末，能加您个微信吗？我实在是在是……”

袁丁忽然插话道：“肖末？你就是肖末？我是袁丁。”

肖末的注意力转到了袁丁身上：“啊，你就是小老师啊，你们认识？嘿，没想到我姐给我找个家教还附送这么大的福利，早知道我就乐不得地答应了！”

袁丁结结巴巴地说道：“那个……我跟他也不熟，而且……我可不懂足球……”

肖末满不在乎地笑道：“没事儿，我也不爱跟女孩聊足球，我姐让你教我传统文化是吧？其实我对传统文化也还是有点儿研究的，尤其是诗词方面，不信你听我给你背一首李白的《赠汪伦》啊……”

另外三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肖末，肖末旁若无人地清了清嗓子，抑扬顿挫地背了起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江里喊救命，扑通一声跳下去，捞起一看是汪伦！”

谭啸和袁也愣了两秒钟，同时狂笑出声，肖末一脸恶作剧得逞后的满足感，只有袁丁痛苦地扶住了额头，她无法容忍自己热爱的东西被这样糟蹋。

袁丁凑近袁也耳边，从牙缝里挤出微弱的声音：“姐，我真恨不得掐死

他！”

袁也拼命憋住笑，捂着嘴巴小声回应道：“别别别，总不能第一天当老师就跟学生动手吧。”

#### 4

四个人一起进了人声鼎沸的 CLUB，里面的场地用类似阴阳八卦的形式分成了红蓝两个区域，桌椅陈设也都按同色系进行布置，每张桌子上有一个小麦克风，抢先按住按钮就可以让全场听到你发言。曲线状的吧台设在红蓝两区的分界处，吧台一端有个小小的乐池，驻场乐队正在给喊麦的人进行即兴伴奏。

红区一位已经喝大了的女士正声嘶力竭地对着话筒喊道：“当年我前夫追我的时候说就喜欢我性格文静，后来他把我扔在家里整天出去找小姐，说我太寡淡不够火辣刺激，我就想问问，你们男人到底是想要贤妻良母还是妖艳贱货？”

蓝区一个大胖子吼道：“我们要女人对着全世界扮演贤妻良母，只对我们一个人扮演妖艳贱货！”

男士们纷纷鼓掌吹口哨，拿起各种道具喝彩起哄。

红区一个沙哑火爆的女声响起：“你们想法倒是挺多，可是你们拿什么换啊？让老娘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没问题，让老娘床下贵妇床上荡妇也没问题，可你们 hold 得住、配得上吗？下边挺着个唇膏、上边腆着张大脸就这也要那也要，当我们女人都欠你们的吗？”

这次轮到红区的女士们沸反盈天地叫好了。

蓝区另一个男士的声音冒出来反驳：“论贪心程度，我们男人哪儿是你们女人的对手！你们对男人没要求吗？光有车有房还不行，还得心甘情愿加上你们的名；光累死累活打拼不行，还得你们招手随叫随到；光器大活好不行，还得一辈子只能睡你们一个，连心里腻歪都不许！到底谁脸大啊？为什么天底下没有怨男只有怨妇？为什么你们女的整天都觉得自己委屈？还不是因为你们想要的太多！”

……

袁临已经独自坐在了红区的角落里，袁也和袁丁过去找她，谭啸和肖末去了蓝区那边。

眼前的热闹让肖末觉得着实有趣，趁没人发言的间隙抢着按了话筒：“我

想向我刚认的女老师提个问题，既然让我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孔老夫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呢？”

男人们非常配合地开始起哄，用酒瓶底在桌面上敲出有节奏的声响，以此催促被问到的人赶紧站出来回答。

袁丁被这种前所未见的气氛弄得瞠目结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突然被点了名，愣愣地坐在那儿不知所措。蓝区的起哄声越来越大，袁也见袁丁傻在那里，凑到话筒前想要替她挡过这局。刚好路凡过来给她们送酒水，袁丁看到路凡的一瞬间，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勇气，哆里哆嗦地伸手拉住了袁也，示意让她自己来说。

袁也诧异地把话筒让给了袁丁，袁丁的手微微颤抖，音箱里传出来的声音也是瑟瑟发抖的：“没错，孔子他……是说过这句话。但是……孔子这句话不光说了女子，还说了小人，对吧？孔子还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以公正之心对待天下众生，不徇私护短、没有成见和私心，而小人却喜欢结党营私，不能公平地看待问题。那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男士，你们如此偏激地攻击女性，可以当得起‘君子’二字吗？你们问这个问题，无非希望我承认女子‘难养’，但其实，你们自己也包括在这个‘难养’的范畴里，嗯……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蓝区的男人们面面相觑，一时哑了壳，肖末倒是全不在意，笑嘻嘻地对谭啸说道：“哎哟，我这小老师还有点水平哦？”

红区这边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女客人们纷纷向袁丁投来赞许的目光。袁也惊喜地拍着袁丁的肩膀，冲袁丁竖起大拇指：“行啊丁儿，没看出来！”就连路凡也欣赏地多看了袁丁几眼，袁丁激动得满脸通红，感觉有生以来从没这样成就感爆棚过。

蓝区那边的气焰矮了不少，半天没人说话。片刻之后，音箱里响起一个颇有磁性的低沉男声：“我觉得这个姑娘说得对。我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坐在这儿听了半天，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袁也望向蓝区，看见谭啸正对着话筒发言，并且还站了起来。蓝区的男人们看到谭啸后一阵骚动，很多人已经兴奋地叫了起来：“谭啸！”“谭司令！”“我×，他怎么在这儿！”

谭啸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安静：“对，我是谭啸，很高兴这里也有这么多爱看球的朋友。刚才大家讨论到传统文化，其实我带球队没有别的秘诀，就是要求我们的队员遵循传统，一切新潮的东西在我们俱乐部都是禁止的，如果大家觉得恒信今年踢得还不错，我相信全部都是得益于此。为什么这样要求他们呢？就一点，我要男人有男人的样子！”

谭啸挥动着手臂铿锵有力地說出后面这句话，全场都安静下来，目不转睛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谭啸：“我认为中国男足现在的疲软已经不仅仅是输在技术上，更是输在太多新潮观念的涌入让我们丢掉了男人的血性和阳刚，就像我今天在这里看到的一样。大家想想，那些耀眼的足球巨星——梅西、C罗、马拉多纳……你们能想象他们整天去跟女人打无聊的嘴仗吗？他们不会，他们只会在此咤沙场之后直接把女人抱上床！所以为什么要跟女人争辩？你们到底是在干嘛？女人难道不是拿来征服而是拿来讲道理的吗？”

袁也越听越觉得不对味，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路凡赶紧凑过去拍了拍她的后背，示意她少安毋躁。

“我承认女人们也在竞技体育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谭啸继续说道，“但那归根结底是她们自己和自己比！为什么商业联赛始终是男人的天下？为什么抛开国家荣誉其实没有多少人爱看女子竞技？因为力与美本来就该是由男人去展示的，因为汗水和激情只有在男人身上体现才最动人心魄，男人天生代表着热血、拼搏、征战，而女人更适合的角色是在球场边为男人擦汗送水、是穿着短裙去当愉悦男人的球场宝贝。跟女人争辩有什么意义呢？只要我们真正做到像个男人，女人自然会懂得该如何像个女人，是纯爷们儿，就得有本事让自己的女人乖乖明白这一点，跟大家共勉！”

蓝区的男人们彻底被感染，集体起立向谭啸鼓掌致意，红区发出的抗议声完全被淹没在蓝区经久不息的掌声里。

袁也气得跳了起来，想立刻冲过去跟谭啸对撕，路凡拼命拉住袁也：“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咱们说好了作为老板要保持中立的。”

袁也怒道：“今天我还就不中立了怎么着！你没听出来吗？他这不光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还是在给咱们砸场子！”

“何必呢！”一直在专心致志修指甲的袁临忽然慢悠悠地开口道，“我觉得你们也是够无聊的，这有什么好争的？男女之间本来就是各取所需罢了，只要我将来的老公愿意满足我一切物质需要，我才懒得管他对女人有什么看法呢。”

还没等袁也说话，路凡先忍不住了：“那是，米虫当然不必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反正脑子这玩意儿对寄生物种来说也纯属多余。”

袁临惊讶地瞥了路凡一眼：“跟你有什么关系？吃你家大米了？”

袁丁赶紧跟袁临解释：“他是作家，写的文章一向都主张女性自强不息的，你刚才说的话严重违背他的三观啊。”

袁临不耐烦地垂下眼帘：“自己管好自己得了，哪儿来那么多乱七八糟

的主张，你没事儿也少喝点儿这种荼毒小女孩的馊鸡汤吧。”

袁丁急了：“姐，你怎么这样！”

路凡耸耸肩，摆出不跟没文化的人一般见识的姿态，转身走开了。

袁也无奈地叹了口气——跟敌军没撕成，自己人倒先内讧起来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袁也掏出来看了一眼，是小董秘书打来的，袁也心里一紧，赶紧拿着手机走向了卫生间。

## 5

电话接通，一听到小董遗憾的口气，袁也心里就凉了大半。

“袁姐，老大们下午开会的结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让 Jimmy 当主管，明天正式宣布。唉，我犹豫了一晚上，还是提前跟你说一声吧，免得你明天太失望。”

袁也努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算了，没事，早在预料之中，谁让人家的性别优势摆在那儿呢。”

小董：“对了，我今天跟你说了一半，我以前看到过一个灵异的说法，说是如果家里有 80 岁以上的老人去世，他生前最疼爱的那个家人可以在他周年祭日这天的午夜零点整向他许愿，听说很灵验的。我记得你说过你爷爷最疼的就是你，不如你试试看许个愿让领导们改变决定？万一奇迹发生了呢？”

袁也苦笑道：“好好好，我试试，真应验了请你吃大餐。”

挂断电话，袁也失落地在隔断里的马桶上枯坐了一会儿，竟然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袁也再次醒来的时候，觉得脑袋有些晕乎乎的——晚上也没喝多少酒，这会儿却莫名其妙就上了头，回想这一天发生的种种，工作上的不如意、感情上的一片空白，还有谭啸那个死直男癌的傲慢言论，无不让她愤懑不已。

想起小董刚刚那个电话，袁也恍恍惚惚地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道：“爷爷，您要是真的在天有灵，就让这个世界男女颠倒过来吧！”

手机上的时间刚好在此刻跳到零点零分，卫生间里的灯忽然一明一暗地闪烁了好几下，袁也吓了一跳，但很快地，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的样子。

## 第3章

# 女左男右

### 1

晨曦初现的时分，袁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和衣睡在休息室的床上，袁丁闭着眼睛趴在她身边均匀地呼吸着，袁临蜷在床边的沙发上也在酣睡中。

袁也有些记不清后半夜都发生了什么，想必是因为自己醉酒走不了，堂姐堂妹也就只好留下来陪她了。

袁也摸出手机看了一眼，2月10日，早上6点刚过，想到今天上午还要先去试车场做任务，袁也忍着宿醉后的头疼爬下床，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房间。

大堂里一片杯盘狼藉，服务生要10点过后才会来打扫。蓝色区域那边传来一阵阵响亮的呼噜声，袁也探头过去一看，只见谭啸和肖末一个倚在沙发里、一个四仰八叉躺在地板上，都睡得正香。谭啸的睡相还算斯文规矩，肖末则毫无形象地张着大嘴，嘴角拖出长长的口水，呼噜声也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

袁也记起昨天谭啸暴露身份之后，男客人们一个个兴奋地跑去找他轮番喝酒，谭啸来者不拒，肖末也跟着凑热闹。以那样的豪饮程度，仍然能保持如此体面的睡姿，看来这家伙的酒量也是相当惊人了。

想到昨天是开谭啸的车过来的，袁也走过去准备叫醒他，打算开他的车先一起回奶奶家，然后自己再骑摩托赶去试车场。

谭啸脱掉了西装只穿着衬衫，浑圆结实的胸肌随着呼吸的起伏若隐若现，袁也吞了下口水，犹豫着要不要趁推醒他的时候偷偷占点便宜，还没想好，背后忽然传来一阵拖鞋的踢踏声，袁也转过头，路凡睡眼惺忪地出现在她身后，

打着哈欠说道：“帮个忙行不行？”

袁也：“怎么啦？”

路凡：“我嫂子刚打来电话说她急着出差，我哥也有事要办，非让我帮忙送小侄子上学去。真是莫名其妙，以前从来都不用送的，哪儿添的新毛病？我实在是太困了，你反正也要去上班，顺路帮我送一趟吧。”

袁也冲路凡伸出手：“那把你的车借我开一天。”

路凡把车钥匙丢给袁也，袁也利索地接住，转身离开。谭啸和肖末仍在酣睡，想着谭啸的胸肌，袁也有点遗憾刚才没果断下手。

## 2

路凡的车停在另一头的巷口，袁也步行穿过长长的巷子去取车。

清晨的颠倒巷里从来都空无人烟，各家夜店和酒吧大门紧闭，只有地上随处可见的碎酒瓶、空烟盒，甚至呕吐物，昭示着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彻夜狂欢。

悄无声息的死寂和残存的迷醉气息混合在一起，让整条巷子里弥散着一种与世隔绝的诡异感，袁也越往巷子深处走，就越是恍惚觉得踏入了童年的梦境里，她开始没来由地心里发紧，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

终于走出巷口，巷子外面的世界看上去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赶着上班的路人们行色匆匆地在街上走过，女人们肩披长发、脚踩高跟鞋；男人们穿着西装或夹克，挎着公文包或电脑包；不远处的公交车站上，等车的人们各自低头沉浸在手机世界里，只有小情侣们搂搂抱抱地腻在一起；车站旁边的煎饼摊飘散着热腾腾的香气，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排到了，粗声粗气地喊着：“老板，多加一个蛋！”

袁也站在巷口吁了口气，想起自己昨晚在卫生间里许过的愿，自觉可笑地摇了摇头，转身朝巷口旁边的停车场走去。

一对年轻男女并肩走在袁也前面，谈话的声音清晰地传进袁也的耳朵里。

男：“今天我开行不行？我都好久没摸方向盘了！”

女：“赶着上班呢，别添乱，万一出点事儿咱俩都得迟到。”

男：“我开得没那么差吧？你怎么老是门缝里看人呢？”

女：“没说你开得差，但我开得比你快啊。哪天不赶时间的时候给你开，今天就别闹了哈！”

袁也跟在后面忍不住偷笑，心想这情况倒是挺少见，想必男的刚拿驾照不久，而女的已经是老司机了吧。

袁也上了路凡的车，驶出停车场后在路口左拐，经过煎饼摊时总是隐隐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于是放慢了车速向窗外张望——这儿的煎饼她来买过很多次，以往从来都是丈夫负责摊煎饼，妻子在旁边收钱打下手，顺便看管身边两岁大的小男孩；今天居然变成了妻子在动作娴熟地挥舞着小木铲，丈夫则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忙着收钱找钱。

袁也心头疑惑，脚底下不自觉地踩着刹车，车几乎快停在了路中间。后面响起了粗暴的几声“嘀嘀”，一辆路虎猛地打了一把方向盘从袁也的车旁超过，驾驶座里一个戴墨镜的女人透过摇下的车窗一脸鄙视地看着袁也，揶揄的话从车里横着飞了过来：“女司机还开成这样，丢不丢人！”

袁也赶紧恢复了正常驾驶，想想刚才听到的话却越发觉得奇怪，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早间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道：“国际新闻：七国首脑会议今日即将在德国召开，参会的各国领导人偕同丈夫抵达法兰克福，德国男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

袁也倒抽了一口凉气，脑子嗡地一下乱成了一团，在就近的路口猛打方向盘掉了个头，急着要去验证一些事情。

车子兜了个圈绕回颠倒巷的南巷口，袁也在路边停下车，将头探出车窗朝那栋红砖房望去，只见挂在墙上的霓虹灯招牌赫然变成了“女左男右 CLUB”。

袁也整个人傻掉，瘫在驾驶座上喃喃自语道：“坏了，这回可玩儿大了！”

### 3

袁也很想随便抓住一个什么人诉说一下这件疯狂的事，可如果整个世界真的只是按照她一个人的心意改变的，她不确定别人能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又会不会直接把她当成疯子送进精神病院。袁也谨慎地想了想，还是决定先好好观察一下这个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再说，于是踩下油门缓缓地向前驶去。

道路越来越宽，眼前的城市景象越来越繁华，袁也起初觉得一切看上去仍然很熟悉，但仔细观察下，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她情不自禁地张大了嘴巴。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上一个个巨幅墙面广告，目光所及到处都是性感男模，有的慵懒地坐在绸缎沙发上怀抱奢侈品皮包、有的一手握握着护肤品一手抚摸着光滑的面颊、有的以魅惑的姿态躺在地毯上喷洒着大牌香水……而屈指可数的几个女性模特，不是在挥汗如雨地操练健身器械，就是以一副成功人士的形象展示着袖口露出的名贵腕表……

车子路过一家大型超市，超市的外墙广告上，各路国内“二线”男演员

或笑意盈盈地手捧电饭煲或对着成套的卫生洁具做着推荐的手势又或者一脸慈爱地给婴儿喂着冲泡好的奶粉……一个女演员却端着酒杯竖起大拇指，旁边硕大的酒瓶上方打着广告语：××贡酒，喝出女人味！

超市往前是名品购物中心，明亮的临街橱窗里，姿态各异的塑料男模穿着五颜六色、款式多样的男装，仅有的一两个女装店橱窗里，不是单调的素色职业装，就是运动系列和健身系列。

购物中心旁边的电影院外摆放着热映电影的一比一人模，《加勒比海盗》中的船长站在那儿，装束没什么变化，下颌那撮编起的小胡子却不见了，面孔分明变成了一张俊俏的女人脸。影院门口张贴着五花八门的经典电影海报，有迪士尼系列的《睡美男》《灰小伙》《白雪王子和七个女矮人》……有背着五角星盾牌的美国女队长；有双手持枪、身边依偎着性感帅男的女007；有戴着眼镜的魔法小姑娘《哈莉·波特》；而唯有《生化危机》《古墓丽影》和《饥饿游戏》，却是酷酷的男主角占据了海报的中心位置。

一辆公交车从袁也的车旁驶过，车身上印着即将上市的新书宣传广告，一个头顶皇冠的古装男子长身玉立，旁边印着文字：《则天大帝》——深度解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男皇的传奇人生。

车开到路凡哥哥家门口的时候，袁也感觉整个人都是蒙的，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里。她是许了那个愿，但她对这些改变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根本就不知道这到底会带来好运还是灾难。小时候听过那么多神奇梦想成真的故事，可真的轮到自己头上，袁也体会到的害怕却远比兴奋要多，她开始后悔——早知如此，随便许个中彩票的愿不就得了，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她现在真心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说不定哪个时刻，她就会彻底从梦中醒过来。

车门被敲了几下，袁也将头探出车窗，只见路凡的小侄子路浩宇正站在车外眼巴巴地看着她。这个小男孩她以前见过几次，上蹿下跳没有一分钟的消停，今天看上去却异常得安静乖巧，怀里还抱着一个男布娃娃。

袁也赶紧把小男孩抱上车，安置在了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上，按照手机上路凡发给她的位置向学校驶去。小男孩今天似乎心情不太好，袁也逗了他两句他也不答话，只是一言不发地摆弄他的娃娃玩儿。袁也本来就不擅长哄孩子，这下乐得清静，一路沉默地将车开到了学校。

一个和蔼可亲的男老师正站在门口迎接学生，袁也刚领着小男孩走过去，老师就笑眯眯地招呼道：“王浩宇来了？”

袁也愣住：“老师……他叫路浩宇啊。”

男老师一脸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他妈妈不是姓王吗？”

袁也大惊，连这个事儿都倒过来了？那她现在岂不是也不姓袁，而是跟她老妈姓冯？冯也……好难听的名字！不对呀，老妈现在也不一定还姓冯了，Oh My Ladygaga！

袁也感觉信息量实在太大，她的脑袋已经快要承受不住了，转念一想，爷爷对没有孙子之事耿耿于怀，就是因为以后没人能继承他的姓氏，可现在居然……

袁也下意识地抬头望了眼天，心里默念道：“爷爷，您老人家为了我也是够拼的！”

老师问袁也道：“请问您是王浩宇的什么人？以前好像没见过您。”

袁也回过神：“呃……我是他……家长的朋友。”

老师赔笑道：“哦，那麻烦您转告一下他父母，关于他最近总被同学欺负的事，学校已经和那几个女生的家长沟通过，对方答应一定好好管教孩子。您也知道，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刚刚开始对异性产生好奇心，外在表现就是喜欢欺负男生，所以我们也正准备在学校开展教育活动，以后争取尽量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袁也瞠目结舌地连连点头，心想难怪这小家伙一直闷闷不乐，不过既然是反过来的，这小子之前在学校不定欺负过多少女同学呢。

#### 4

因为早高峰堵车，袁也赶到试车场的时候还是迟到了。

场地里，几辆新款汽车正在反复做着加速、减速、急刹、急转等测试动作，以袁也的专业眼光，可以看出试驾的司机技术都非常熟练。过了一会儿，几辆车陆续停在了场地边上，从第一辆车上下来的司机，竟然是小董。

袁也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再看另外几辆车上下来的，全都是杂志社里的女同事。

小董走到袁也面前，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脸上僵掉的表情：“袁姐，你怎么啦？一大早就像丢了魂似的！”

袁也愣了半晌，忽然反应过来：“你刚才叫我什么？袁姐？我还是姓袁吗？那你呢？你是不是还姓董？”

小董有些害怕地后退了半步：“姐你别吓唬我啊，你不是中了什么邪吧？我不姓董还能姓什么？我生下来就跟我妈姓董啊！”

袁也的脑子越发混乱，不过她渐渐意识到情况似乎没有她之前以为的那

么复杂，她经常接触的人都还是她原来知道的姓，包括她自己在内，但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她就搞不清楚了。

另外几个女同事走过来嘻嘻哈哈地跟袁也打招呼：“我们该测的可全都测完了，就等你这个大拿再测一遍就可以收工回社里啦。”

她们都成了试驾组的人？现在试驾组全是女的？袁也晕乎乎地没敢问太多，往场地里走了几步，忽然回头问小董道：“那个……Jimmy……”

小董立刻说道：“哦，忘了告诉你，Jimmy今天一大早就被领导们召走了，你肯定猜不到吧？原来Jimmy是已婚的，而且他老婆刚怀孕啦，就算他咬牙不辞职回家当奶爸，领导也不敢再让他东奔西跑啊。就说男人干什么试驾嘛，简直就是捣乱，居然还惦记抢主管的位子，这回彻底没戏了。”

袁也懵圈道：“所以……现在的规矩是如果妻子怀孕了，丈夫就要辞职回家？”

小董：“什么叫现在的规矩，一直就是这个规矩呀！女人才是职场主力嘛，除了生孩子那几天不得不请假，其他的准备工作也好、照顾孩子也好，当然得交给男人来完成，这是他们的天职好不好。不过如今的男人也是越来越不甘心被困在家里，所以Jimmy应聘的时候才会说谎玩儿隐婚，毕竟还没孩子的已婚男人最不好找工作了。”

袁也茫然地愣了几秒钟，像踩着棉花一样云山雾罩地下了试车场，因为精神太不集中，试驾的时候大失水准，差点一头撞在场地边的护栏上。

试驾结束回到社里，袁也看见以前的试驾组男同事们分别变成了在人事部、财务部、后勤部上班，而曾经跟她关系最好的刘磊则坐到了原来小董的办公桌上。

Jimmy垂头丧气地从总编室出来，灰溜溜地走到自己座位上收拾东西，完全没有了前一天跟袁也互怼时的嚣张气焰。而袁也非但没觉得高兴，反而感到一阵心虚。

正发呆，刘磊招呼她道：“袁姐，领导有请！”

袁也做梦也没想到，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主管位子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到手了，虽然之前她跟Jimmy争得如火如荼，但其实她一直都明白希望极其渺茫，她清楚知道自己的女性身份对于这个职业来说有多劣势，只不过心有不甘非要搏一把而已。

现在一夜之间，斗转星移，领导们向她宣布任命时的语气，分明这职位理所应当就是她的，本来就没有任何悬念。

作为新晋主管，袁也享受到的头一项福利就是配车权，作为汽车杂志，这项福利可以借由客户临时提供试驾的车来完成，而享有此项权利的中高层职员也乐于有不同的新款车型可以换着开。

下班后，袁也把玩着崭新的车钥匙来到停车场，很快就找到了分给她的那辆漂亮而又拉风的SUV，据说明年才会正式上市。袁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开着这辆车出去风光一下，至于路凡那辆，晚上再带他自己过来取吧。

袁也按下车钥匙上的按钮，汽车发出悦耳的开锁声，坐进驾驶室后，仪表盘如星辰般亮起，袁也小心地踩下刹车按了启动键，兴奋地感受着发动机的震颤频率，隆隆的马达轰鸣声就像瞬间引爆神经的摇滚乐。

袁也说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疯狂爱上这种感觉的，是4岁的时候爷爷修车她在旁边帮忙递工具？还是6岁的时候爷爷第一次把她抱到驾驶室让她触摸方向盘？总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一辆好车更令袁也陶醉，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某个男人的盛世美颜了，可惜袁也还从未得到过。

袁也挂了前进挡轻踩油门，车子毫无滞涩感地向前驶去，快出停车场的时候，看看四下无车，袁也故意没有减速就打了一把急转弯，稳稳的扒地回旋感让她几乎要愉快地叫出声来。

车子终于上了路，这种还未上市的炫酷新款注定会吸引到诸多好奇的目光，女人们满眼渴慕地打量着车，男人们则满眼渴慕地打量着正在开车的袁也本人。在这个刚刚立春的傍晚，袁也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春风得意”，她开始感到这个新世界比过去那个美好、可爱多了。

## 5

袁也开车直奔奶奶家，想赶紧分享一下自己升职的喜讯，到了院门口，看见谭啸那辆车还停在外面，一丝邪恶的快感忽然爬上了袁也的心头。

世界倒过来了呢，昨天那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直男癌患者，现在会不会温顺得像个童养媳？袁也简直等不及要看看这家伙是如何遵循三从四德的传统礼教了，昨天他发表的一切藐视女人的言论，恐怕今天都要应验在他自己身上。什么谭司令，什么俱乐部经理，你还是乖乖地给女人擦汗送水、叠被铺床，等着女人征战沙场之后来临幸你吧。

袁也越想越得意，那丝邪恶的快感从心头蔓延到了嘴角，她就这样跳下车，一路坏笑着进了院门。

家里的气氛看起来和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今天轮到三叔两口子过来照

顾奶奶，在厨房里忙着做饭的变成了三叔，三婶则坐在客厅里陪奶奶说话，并没看到谭啸和他女朋友。

一辈子没大声说过话的奶奶，此刻却底气十足、一脸不满地大声唠叨着：“本来你们的公公就不争气，让我连着怀了三个都是男孩，好不容易找了你们这几个愿意入赘的上门媳妇，三个孙女算是跟了我的姓延续了袁家香火，可现在她们仨也都老大不小了，竟然连个对象都没有，你们到底能不能上点心？”

三婶在一边唯唯诺诺地支应着。袁也恍然大悟，原来奶奶变成姓袁了，老妈和大娘三婶全成了倒插门，所以自己的姓没变。爷爷倒真会想办法给她行方便！

袁也笑嘻嘻地蹿到奶奶面前：“奶奶，您着什么急，女孩子要先立业再成家，没错吧？我今天可升任主管了哦，还给我配了车呢！”

袁也把车钥匙在奶奶眼前晃了晃，奶奶顿时乐开了花：“嘿，还是我们家二丫头有出息，随我！临临也还不错，就是袁丁，可别再让她考研了，女孩子不能读书读傻了，赶紧让她到社会上自立才是正经事。”

三婶越发赧然，袁也倒不好意思起来。谭啸忽然打着哈欠从侧屋的卧室走了过来，旁边跟着顾莉莉。

“昨天酒喝得有点儿多，没想到跟这儿一觉睡到这么晚，奶奶您可别见怪！”谭啸跟奶奶赔不是。

奶奶笑道：“那倒没事，就是男孩子家家的以后别大晚上在外面喝酒，不安全。”

谭啸明显地愣了一下，顾莉莉附和道：“就是，不光喝酒还夜不归宿，像什么样子！”

谭啸皱起眉头看了顾莉莉一眼：“你今天哪儿来那么多话？去，给我倒杯水，顺便弄条湿毛巾来我擦把脸。”

顾莉莉一脸不耐烦：“你又不是自己没长手，有王子病啊整天指使人！”

谭啸提高了嗓门：“顾莉莉，你脾气大起来了是吧？让你干这么点儿事儿还得求着你？”

顾莉莉彻底火了：“谭啸，我告诉你我已经忍你很久了，别以为你当个什么破经理就能对我颐指气使的，懂不懂男人在外面得给女人留面子？谁家男人像你这么强势？你就继续作吧，看有哪个女的乐意要你，我反正是受够了！”

顾莉莉说完转身就走，谭啸一脸震惊地愣了一会儿，眼看顾莉莉要出门，才叫道：“哎，你去哪儿啊？”

顾莉莉头也不回地说道：“废话，去上班啊，都几点了！”

谭啸看上去莫名其妙：“上班？你什么时候有工作的？为什么这个点儿

去？”

顾莉莉不耐烦地回头瞪了谭啸一眼：“你有病吧？我调酒师做得好好的，不这个点儿上班什么点儿上？警告你别再无理取闹了啊，最讨厌男人不懂事！”

顾莉莉说完径自离开，谭啸彻底傻掉。袁也在一边看得乐开了花，心想这哥们儿本性难移啊，都“改朝换代”了还这么耀武扬威的，不过现在可没人愿意惯着他这个毛病了。

奶奶劝道：“小两口有话好好说，嘞嘞，你一个男孩子是得在外边给女人留面子，脾气太冲了可吃亏。”

谭啸冲奶奶尴尬地笑了笑：“甭理她，不知道今天抽什么风，吃了枪药了。奶奶，我能看会儿电视吗？今儿晚上有中超球赛。”

奶奶赶紧拿起遥控器：“对对，差点儿忘了，我们也等着看呢！”

谭啸意外道：“哟，您也好这口儿？”

奶奶：“那是，多少年的老球迷了。”

电视打开没两分钟，谭啸就懵了，只见绿茵场上两队穿着不同颜色球衣的女运动员正在入场，看上去意气风发、英姿飒爽。

谭啸急忙说道：“奶奶，您是不是拨错频道了？这是女足啊！”

“看的就是女足啊。”奶奶斩钉截铁地回应，“男足有什么好看的？”

谭啸大惑不解地定睛看了一下屏幕右上角的台标，明明就是应该转播他要看的那场球赛的频道，电视画面转向了观众席，人山人海的球迷中竟然80%都是女人，而入场仪式结束后的场地里，几个身材标致的年轻男子竟然穿着紧身短裤和背心，高高地踢起大腿，跳起了“足球宝贝”的啦啦队之舞。

“What the fuck！！！”谭啸站在电视前待了半晌，情不自禁地爆了句粗口，极度茫然地扭头看向周围的人。奶奶正跟三儿媳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前面几轮比赛哪个球员踢得巨臭、哪个球员有过精彩进球，谁也没注意到谭啸的异常，最后谭啸只能把求助的目光落到了袁也身上，眼神里分明写着：这世界到底怎么啦？

袁也看着谭啸的表情，终于意识到他和自己一样，并没有随着这个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认知都还停留在原来的模式里。

为什么会这样？袁也想起前一天晚上自己许过愿之后，在店里睡了一整夜，而谭啸也同样是在店里度过这一夜的。

难道说……

袁也还没来得及往下想，外面忽然响起一阵纷乱的脚步声，袁临、袁丁、路凡和肖末一起出现在门口，脸上全都带着茫然失措的慌乱表情。路凡看着袁也和谭啸，气喘吁吁地问道：“谁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啦？”

## 第4章

# 混乱的一天

### 1

为了不至于引起更大的骚乱，袁也赶紧将另外五个人带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然后每个人分别讲述了这一天之中的离奇遭遇。

首先是袁临，她在袁也之后第二个离开颠倒巷，虽然今天不用飞，但航空公司召集全体员工开会。昨晚送她过来的那位先生早晨顺路来接她，一开始袁临没觉出有什么不对劲，直到半路上袁临说起过几天要飞东京，想顺便再买一只最新款的 Gucci 包时，她的护花使者竟然意外地没有吱声。

袁临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按照通常的套路，但凡她开了金口，这些殷勤围绕在她身边的男人们一定会像抓到了天赐良机一样，赶紧声明这东西由他们来送，然后塞卡的塞卡、打钱的打钱，他们也不在乎袁临到底拿这钱去买了一些什么，反正只要有机会把钱花在她身上，他们就觉得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但最多两三个月之后，他们就会在收到好人卡的同时，也收到一堆全新完好的大牌包包、服饰、化妆品，都是他们当初拿钱给袁临让她自己去买的東西。

袁临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她确实很享受被各色各样的优质男殷勤追求，但对每个男人都不出三个月就会厌烦，所以那些轻易就到手的心爱之物她从来都不用，买回来就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等着到期归还。天知道这算一种什么病，反正袁临也没打算治愈自己，倒觉得这给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鉴别标准——如果哪天她真的肯用了某个男人送她的东西，那大概就算找到了属于她的爱情奇迹吧。

没想到今天奇迹就降临了，只是并非以袁临想象中的方式。开车的先生注意到袁临诧异审视他的目光，一脸不悦地说道：“别这么看着我，我明白你的意思。没错我是喜欢你，但是送礼物总要我自觉自愿才好吧？你总这样暗示我，我真觉得很不舒服，再怎么说我也是个男人，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心理感受？我都没要求你送过我什么，哪怕一盒巧克力呢！”

袁临惊得下巴差点掉在车里——就这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男人？跟喜欢的女人计较这些还算是男人吗？也真是怪了，以前怎么一点儿都没看出来呢？

“不好意思，前面路边停一下。”袁临指了指路前方，待车停稳后，笑眯眯地推开车门道，“真抱歉让你这么不爽，但是没关系，以后不管是送我礼物还是送我本人，你都不会再有机会了。”

袁临说完下车扬长而去，原本以为还要应付一下这男人的道歉和纠缠，没想到对方直接一踩油门走掉，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还探出脑袋愤愤地骂了一句：“找你的金主去吧，软饭女！”

袁临再次被惊到，站在路边愣了好久，怀疑是自己听错了还是网上又开始流行什么新的毒鸡汤。昨晚那个莫名针对她的所谓作家不也是这种论调嘛，现在的男人都怎么了，简直神经得可以！

到了公司，和袁临要好的空乘组小姐妹们穿着便装，正一起在休息区喝咖啡聊天，袁临高兴地凑过去，一屁股坐在她们中间，兴致勃勃地问道：“下礼拜都谁跟我一起飞东京？血拼清单开好了没？”

小姐妹们端着咖啡杯，疏远而又戒备地看着袁临，像是在看一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

袁临奇怪地看着大家，搞不懂她们为什么是这个反应，几个飞行员帅哥路过，其中一个看到袁临后忽然走过来搂住她的肩膀：“你没事跟她们凑什么热闹！走，咱们去那边喝咖啡去！”

袁临越发迷惑，什么时候飞行员跟她关系这么好了？要知道平时他们和空姐之间真心没那么亲密，最多也就是执勤期间互相逗逗贫，下了飞机大家就各干各的，即使同在国外都很少集体行动。

还没等袁临想明白，已经被拉到了一群飞行员中间，大家居然都对她一副亲切熟络的态度，其中一个打趣袁临道：“今天怎么忽然想起去攀高枝了？她们那些飞行员一个个狂得不行，连我们男的都懒得搭理她们，你何必去自讨没趣？”

袁临被震惊得语无伦次：“她们飞行员？？你们到底在说什么鬼？飞行员不是你们吗？现在才刚二月份，愚人节还早着呢！”

男人们互相看了看，竟然一起笑出了声。

“袁大小姐，是你打算提前给我们过愚人节，还是你想当飞行员想疯了？”

“就是，女人当空乘怎么啦？别老是看着她们眼红嘛！你以为她们飞行员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个司机，本质上跟开大公共的没什么区别！”

袁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她们空乘以前背地里调侃飞行员的话，但从来不敢真的当着任何飞行员的面讲，否则以他们的心高气傲非得气吐血不可。没想到现在居然听他们自己亲口说出来，如果只是为了跟她开个玩笑，这也未免太下血本了吧。

袁临正想让大家都别闹了，好好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无意中一扭头，却看到墙上贴着的优秀员工榜单上，穿着飞行员制服的一栏全是她以前的小姐妹，而穿着空乘制服的一栏除她之外，80%都是清一色的大男人。

袁临如坠冰窟，脑袋嗡嗡作响，忽然想起今天进公司大门的时候一直隐隐觉得哪里有些异样。袁临站起身，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门附近四处张望，最后一抬头，看见入口处悬挂的巨幅宣传海报上，印着“××航空”logo的飞机还是那架，而旁边笑意盈盈的空乘模特，赫然从原来的漂亮空姐变成了英俊空少……

## 2

第三个离开颠倒巷的是袁丁，今天是去考研辅导班上课的日子，没睡够的她迷迷糊糊从 CLUB 直奔学校，一路上没留意任何环境变化。

到了学校，老师还没来，大家在自己复习。袁丁打起精神翻开教辅材料，看到第一道题就蒙了：有“千古第一才男”之称的宋代男词人是\_\_\_\_\_？

宋代男词人多了，可是“千古第一才男”？没听说过这种称号啊！苏轼？柳永？辛弃疾？袁丁实在拿不定主意，翻到后面看了下正确答案，竟然是李清照！

肯定是题目印错了，居然连着把两个“女”字给印成了“男”字，现在的教辅材料也真是质量成问题，还好意思卖那么贵！袁丁一边默默吐槽一边继续往后看，结果越看越糊涂。

宦宦之家小姐和众多表兄弟及小厮陷入感情纠葛的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宋朝一群女子为各种原因所迫落草为寇，聚集在山上起义造反的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唐代富家公子爱上进京赶考的女书生待月西厢；明代男妓从良后发现所托非人怒沉了百宝箱；《诗经》名句变成了“窈窕君子，

淑女好逑”；而《论语》里昨晚被肖末拿来提问的那句话，竟然变成了“惟男子与小人难养也”……

袁丁一个头变成两个大，一看见老师走进教室，就迫不及待地拿着教辅材料跑了过去，问老师自己是不是买到了假的辅导书，为什么这套教材里的内容完全看不懂。

老师听完袁丁指出的种种谬误之处后，一脸同情地看了袁丁半天，斟酌着措辞说道：“老师知道考研压力大，如果几次考不上更是有可能产生……某些精神方面的障碍。没事没事，都是正常现象。袁同学，要不然……你今年先停一停让自己缓口气，等明年状态好些了再说？”

袁丁晕头转向地回到了自己座位上，然后一整天听着老师在上面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和那套漏洞百出的教辅材料如出一辙，而同学们却全都听得津津有味、毫无异议。袁丁不下一百次地怀疑自己真的考研考成了精神分裂，以至于出现了严重的幻视幻听。

### 3

路凡睡到下午才起来，上网准备接受一个文字直播性质的采访和读者互动。这种直播路凡做过很多次了，以他的受欢迎程度，每次参与互动的读者都爆满，一个小时的直播做下来，回答各种问题能打字打到他手软。

今天直播间里却很奇怪地没有几个人，路凡敏感的文人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伤害，直播开始后，连主持人都显得意兴阑珊，在说了一堆没营养的套话之后，主持人提了个问题：你为什么喜欢写指导女性情感的文章呢？

路凡觉得这下有的聊了，洋洋洒洒地写道：谁让女人是天生的情感动物呢！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女人在感情问题上花的心思要比男人多好几倍，却反而比男性更容易被感情伤害，她们需要有人引导她们跳出纯粹感性的角度，打破思维的局限性，走到更加理性的层面上来重新认识爱情、男人和自己。

刚刚还一片沉寂的看客发言区突然蹦出了好几条回复：

“你在胡说什么啊？谁告诉你女人整天在感情上花心思的？那种无病呻吟的事明明是男人的专利好吧！”

“就是啊，大女人何患无夫，用得着你引导！”

“女人还容易被感情伤害？能不能说话讲点良心？你是不是还嫌渣女不够多，还要进一步指导她们把我们男人吃干抹净啊？”

路凡一脸懵圈，完全不懂自己说错了什么惹得围观群众这么大反应，难道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主持人见大家有了反应，大概乐得自己偷懒，索性让看客们自由提问。

一个昵称和头像看起来都是女性的 ID 问道：“这位作者，我是偶然看到你的公众号文章的，我就是忍不住好奇过来问一句，你写的这玩意儿真的有女人看吗？哪有女人 care 你说的这些啊？”

路凡手指僵在键盘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不 care？以前他随随便便写篇批判渣男的文章，疯狂转发上万次的都是谁啊？今天怎么她们跟约好了似的同时装起清高来了？

又一个 ID 发言道：“而且我觉得你根本就三观有问题，写的东西还整天号召女人要自强自立，这个要你来教吗？难不成你家有吃软饭的优良传统，女人全靠男人养？”

其他看客们打出了一长串的各种大笑表情，路凡的自尊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脑回路完全被堵死，平时的伶牙俐齿此刻全无用武之地，只好草草地打了一行字，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狼狈地退出了直播室。

平静了一下情绪后，路凡怀揣着不祥的预感登录了自己的公众号后台，发现原先的几十万粉丝竟然一下跌到了不足两千。

一个打算帮路凡出书的女编辑刚好 QQ 上线，路凡像是看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忙主动发信息问道：“张编，请问我的出版合同最近能签吗？”

编辑却像是得了失忆症：“啊？我说过要跟你签合同吗？你的公众号人气太低，社里不可能通过选题啊，是不是我又哪次喝多了随口乱讲的？”

路凡彻底崩溃，虽然他时常会预想一下若干年后等到自己写不动或是过了气，届时该如何调整心态潇洒隐退，但……正常的画风不都是爬到辉煌的顶点之后再逐渐陨落吗，凭什么到他这儿一夜之间就被从半山腰踢回了谷底呢？他不记得自己最近写过什么足以引发公愤的文章，这是招谁惹谁了啊！

#### 4

肖末在中午时分回到家，躺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想打几盘王者荣耀，却奇怪地发现他手里那些英雄的职业定位和技能全变了，程咬金、关羽、达摩都成了辅助和法师，貂蝉、小乔、杨玉环倒成了坦克和射手，肖末还以为今天是什么纪念日，游戏官方特别出了整蛊版，晕头转向地打了几把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手机丢到一旁快快睡去了。

等到傍晚起床和全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令肖末感到奇怪的事情越来越多。

首先是餐桌上的座次改变——肖末父母年轻时共同创业打下江山，两个

人能力不相上下，但在家里当然还是以肖末的老爸为尊，餐桌一头的首席位置永远是留给老爸的。然而今天肖末刚走进餐厅，就看见老妈堂而皇之地坐在了那个位置上，而老爸则安分地坐在老妈的左侧下手。右侧那个位子原本是肖末的，却已经被他姐姐肖雨抢占，肖末倒也没有过分在意，乐呵呵地走过去说道：“怎么着，今天家里气象万千啊？”

老妈皱着眉头看了肖末一眼，训斥道：“赶紧坐下吃饭，男孩子贫嘴滑舌的没点稳当样，以后哪个女人敢跟你结婚！”

真是新鲜，今天连挨训的词儿都变了，以往通常是“二十好几的大小伙子了还这么不成熟，以后怎么继承家业、顶门立户”。

肖末大大咧咧地坐到姐姐旁边，伸了个懒腰说道：“老姐，你给我介绍的家教我昨天见了啊，学问还过得去，我就勉强受累跟着学学吧。”

肖末老爸有些警惕地问道：“什么家教？男的女的？”

肖雨赶忙回答：“哦，在我们公司实习的一个小姑娘，中文系的，让她给肖末补补文化课。”

“补文化是应该，干吗找女老师？”肖爸爸不悦道，“你应该明白他跟霍家长女的联姻对咱家很重要，尽量不要让他接触别的异性免得节外生枝。”

肖末如遭雷击：“什么？我跟霍家联姻？那不一直是我姐的任务吗？”

“瞎扯！”肖妈妈脸拉得老长，“你姐姐以后是要全面打理家族生意的，必须找一个能力强的贤内助才行，霍家的两个公子都和你一样娇生惯养，你姐怎么能找那样的丈夫。你不用操心你姐的事，只要你能跟霍氏结亲就算为家里做贡献了，当然家里也不会亏待你，别墅、跑车、存款都给你准备好了，但你要是跟别的女人搞到一起，这些我们就全部收回。”

肖末瞠目结舌地看看爸妈又看看姐姐：“不是，你们要废太子是不是也提前通知我一声？这么多年不是一直教育我以后要继承家业、顶门立户的吗？怎么说变就变了？”

肖妈妈不耐烦道：“今天怎么尽说些胡话！谁家的家业不是传女不传男，你还想反天啊？”

肖雨慈爱地拍了拍肖末的肩膀：“吃饭吧。有姐姐在，就算你结婚了，也保证你不会受半点委屈。”

肖末看着一桌子饭菜发了一会儿呆，突然起身冲出了家门。

## 5

肖末本能地觉察出是昨晚去过颠倒巷之后才出了问题，他给刚刚放学、

正犹豫要不要去医院做个检查的袁丁打了电话，然后飞车接上她一起回到颠倒巷，在“女左男右 CLUB”里碰到了失魂落魄的路凡，三个人一串口供发现遭遇一致，决定一起去找袁也问问看，到了奶奶家门口，又迎面撞上了宛若梦游的袁临，随后四个人便一起跑进了客厅里。

听完大家的讲述，袁也只好把昨晚许愿的事情和盘托出，并一再强调自己真的以为那只是个玩笑，怎么都没想到会变成现实。

“大概是因为在我许愿之后，我们六个人在同一个密闭空间内过了一整夜，所以空间之外的世界全都变了，只有我们六个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

袁也满怀愧疚地说出了自己的解释，另外几个人面面相觑，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只有肖末出神地望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

袁也尴尬地笑了两声，试图安慰大家道：“不过……我发现这个新世界 bug 还蛮多的，估计这就是我爷爷他老人家弄出来的一个 1.0 体验版，咱们肯定还能回去……”

谭啸暴躁地对着袁也咆哮：“我才不要这种见了鬼的体验，你必须让我们马上就回去，我的俱乐部过两天还有重要比赛呢！”

“呃……”袁也支吾道，“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去啊。”

袁丁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虽说我们都知道爷爷最疼的孙女是你，但也犯不上用这么骇人听闻的方式证明给我们看吧？如果回不去的话，我考研算是彻底没戏了，白瞎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学的知识现在全是废的！”

路凡漫不经心地搭茬道：“而且就算想潜规则都没可能了。”

袁丁顿时面红耳赤：“你说什么啊，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路凡赶紧解释：“没有没有，我其实是在想我自己。本来拼实力拼得好好的，到了这个世界是不是只剩下拼颜值的份了？问题是以我们文人的节操，让我怀揣企图睡女编辑我也睡不着啊！”

而袁临却在盘算另一个问题：“世界全变了，就我们没变？你的意思是以后别的女人都不用再被大姨妈这种事烦，只有我们仨照样还得每月忍那几天？我能拜托你许愿许得严谨一点儿吗？”

袁也抓了抓脑袋：“这个……好像倒也不一定是你说的这样……”

肖末忽然站了起来：“不行，我饿了，咱们还是找个吃饭的地方慢慢聊吧。走，我带你们去个地儿。”

谭啸和路凡坐着肖末的车，袁临和袁丁坐着袁也的车，在肖末七拐八绕带了很远的路之后，总算开到了目的地。停车时袁也看了眼表，都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

这是一家不怎么高大上的火锅店，店里热气腾腾还不太通风，室内温度至少得有三十多度。到了这个点儿还在胡吃海喝的，竟然绝大多数是女人，只有个别几桌坐了一两个男的，显然是陪着女客人来的，有一个男人大概坐着无聊点了支烟，不等服务员来制止，坐在他旁边的女人就伸手把烟拿掉了：“说多少回了，男孩子抽烟不好，能不能听话？”

袁也一行找了张空桌子坐下来，大家闻到食物的味道才发现都已经饿坏了，火锅一开锅，就各自闷头涮了起来。倒是最早嚷嚷饿的肖末心不在焉，不停地四处张望，过了好一会儿，忽然失望地对袁也抗议道：“骗人！根本就没有全都反过来！”

袁也不解其意地看着肖末。

肖末指了指笼罩在蒸腾热气下的女客人：“以前我来这儿吃，一帮大老爷们热成这样早就脱光膀子了，她们一个脱的都没有啊！”

众人绝倒，袁也扶额：“敢情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

袁丁一脸嫌弃：“以后千万别跟人说我教过你！”

肖末不以为然道：“怎么了？既然换了新世界，总得给自己找点儿福利嘛！你们二位也不反对这种福利吧，对不对？”

肖末同时拍了下谭啸和路凡的肩膀，谭啸冷着脸没作声，路凡扑哧笑了一下算是承认了，然后又补充道：“但是目前这个效果只能给差评啊！”

袁临瞄了路凡一眼，揶揄道：“哟，看不出作家也有这种心思啊，刚才不是还在标榜文人的节操嘛！”

“你把作家都当成司马迁了吧？”路凡怼了回去，看到袁临露出茫然的神色，立刻补刀道，“哦，不好意思，不应该说你听不懂的梗儿，抱歉抱歉啊。”

袁丁凑到袁临耳边帮她恶补了一下知识点，袁临笑了起来：“别说，我倒还真是这么以为的。”

眼看路凡要发飙，袁也赶紧转移话题道：“跟你们解释一下啊，我希望的男女倒换呢，不是指生理和习性上的，而是指观念上的、思维方式上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里，女人还是会穿裙子、化妆，还是能生小孩，姐你刚才提到的大姨妈问题应该也还是跟原来一样；男人呢，也没有直接就变成了娘娘腔。换句话说，大概是只有我不喜欢的事情才会反过来，比如我没觉得女人不能当众脱上衣这件事有什么不对，所以在这个世界里她们也还是不会脱，就这样。”

“都你说了算？这不是独裁嘛！”肖末无限遗憾地咕哝道。

袁也摊了下手：“没办法，既然是满足我的愿望，当然我最大嘛。”

“你还自我感觉挺良好是吧？”谭啸忍无可忍地说道，“要我说你这就

纯属闲的，要搁大清那会儿我也不说什么，现在社会哪儿亏着你们女人了，你们还要怎么样？我看别人都过得好好的，怎么就你那么多乱七八糟想法呢？你要实现愿望也别拉上我们陪绑啊！”

袁也一脸无奈：“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了！你问问自己，今天之前要是有人跟你说你随便许个不管多离谱的愿，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能实现，你信吗？童话故事里好歹还有个神灯、龙珠之类的玩意儿呢，我怎么知道我爷爷的魔法等级连道具都不需要啊！”

谭啸“哼”了一声：“你爷爷这也是助纣为虐！”

袁也顿时翻脸，蹭地一下站起来指着谭啸：“你说谁呢？骂我没事，你敢再说我爷爷一句试试看！什么叫助纣为虐，现在这样怎么就是虐了？不就是你不能像原来一样在女人面前作威作福了嘛，真是自私透顶！”

谭啸：“我自私？你看看除我之外这四个人，一个是你姐，一个是你妹，一个是你好朋友，还有一个心智不太健全的……”

已经开始埋头苦吃的肖末愣了一下，不满地“哎”了一声。

谭啸没理会肖末继续往下说：“总之，你以为他们没像我这样说你就是对你没意见吗？你害得他们工作一团糟、考试进行不下去、事业毁于一旦、连继承权都被剥夺了，你还觉得你干了什么天大的好事儿是吗？”

大家被谭啸这么一提醒，新仇旧恨一起涌心头，全都对袁也怒目而视。

袁也在众人目光的逼视下气焰全消，蔫头耷脑地坐回椅子上，讪讪地说道：“好吧，我知道你们现在恨不得把我扔进锅里给煮了，但要是没了你们真的再也回不去了怎么办？所以大家还是容我点儿时间找找解决的办法，在我搞定之前，甭管乐意不乐意，既然来都来了，就……权当旅个游，还是吃好喝好玩好呗？”

袁临问道：“那费用你全包吗？”

肖末：“对呀，我们又不是自愿报的团。”

路凡：“我也没别的要求，把我损失的公众号打赏钱补给我就行，往少了算每天也就四五百块吧。”

袁丁：“我只要拿回我的考研报名费和辅导班学费……”

袁也一头扑倒在桌子上，做了个抱拳的手势：“要不你们还是把我给煮了吧！”

## 第5章

# 新世界初体验

### 1

当晚，大家集体回到颠倒巷，将袁也关进了 CLUB 的卫生间里，逼她在十二点之前重新许愿回到原来的世界。然而第二天早上大家冲到巷口，发现红砖墙上的霓虹灯依然是“女左男右 CLUB”。

袁也特意约小董单独吃了个饭，拐弯抹角地问小董还记不记得她跟自己说过可以在亲人去世一周年这天许愿的事。

小董倒是记得听过这种说法，但完全不记得跟袁也讲过，再说她自己也曾经在最疼她的姥姥过世一周年的时候实验过，根本不管用。袁也不死心地问小董要是万一灵验了该怎么撤销愿望，小董说谁知道那么清楚，既然愿望成真干嘛还要撤销呢。

袁也一个劲儿地让小董再好好回忆一下，小董心生疑惑，问袁也到底为什么非要搞清楚这件事。

袁也犹豫了半天，终于吞吞吐吐地告诉小董，其实现在他们所处的世界，是在她许愿之后男女颠倒过来的，以前小董是公司里的秘书，而试驾员则几乎全都是男生在做。

小董听了袁也的话，整个人僵在那里，盯着袁也的眼神里除了难以置信外还有几分戒备和恐惧。袁也忽然意识到让下属把自己看成怪物可不是什么好事，只好故意夸张地笑道：“哈哈，逗你的，看把你吓的！”

小董这才放松了表情和袁也一起哈哈大笑起来：“老大，你可真会开玩笑！”

从直接的信息提供者那儿问不出什么，袁也只好自己上网、跑图书馆查

资料，费了很久的力气，仍然是大海捞针。

不过袁也并不沮丧，反而还暗地里有那么点窃喜，因为她正在越来越多地从这个新世界里发现各种各样的福利。

比如某个周末袁也参加了一场同事的婚礼，惊讶地发现整个婚礼流程和她小时候发誓要实现的一模一样，这件曾经被所有人看作荒唐可笑的事，在新世界里却是天经地义、正常无比。

袁也立刻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也就是说，她现在随便和谁结婚都能兑现当年的诺言，既然这个障碍不存在了，那倒要好好考虑一下人选问题，那些曾让她垂涎三尺的鲜肉们，如今都可以放到名单里慢慢筛选了。

没过两天，袁也又亲眼目睹了小董大大方方约公司男同事晚上一起看电影，而男同事也欲拒还迎地答应了下来。袁也再次灵光一现，作为一个直来直去、毫不婉约的女追男实践者，她那些吓跑过无数男生的三板斧招数，现在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派上用场，更何况她还顶着主管头衔、开着炫酷靓车，再约不到几个帅哥简直是天理难容。

袁也把目光投向了坐在秘书位子上的刘磊——当初试驾部男同事里最帅的一个，那些一起风餐露宿的日子里，袁也当然对他起过邪念，但是跟袁也同睡在一张床上却沾枕头就打呼噜的也是他，现在说什么也得找机会扳回一局吧。

快下班的时候，袁也故意把漂亮的车钥匙挂在指间晃荡，拽拽地溜达到刘磊面前，斜倚在桌边发出邀约：“大秘，客户需要新车的副驾乘坐体验，晚上一起去兜个风怎么样？作为感谢顺便请你吃大餐。”

刘磊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盯着袁也手里车钥匙的目光却分明露出喜悦：“哎呀，我又不懂车，找我不合适吧。”

袁也觉得帅哥脸红起来的样子可真迷人，坏笑着凑近刘磊小声说道：“这车随我，不喜欢懂车的，只喜欢长得帅的。”

刘磊越发脸红得厉害，有些慌乱地应道：“好吧好吧，下班等你。”

袁也开心得要死，吹着口哨离开，心里给自己的撩汉技能打了个满分。

## 2

当晚和刘磊的约会非常愉快，但是过后袁也却迟迟没再对刘磊发出第二次邀请。

不是因为刘磊不好，而是当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拥有某项超级好用的技能时，就会迫不及待地到处施展甚至滥用，袁也并不例外。

至少连续两周的时间，袁也没有一天下班后是闲着的，她按照列出的名单把曾经看上的男生依次约了个遍，在香车宝马、红酒烛光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中，每个男生都对袁也情意绵绵、无限缱绻，但没有一个男生收到过第二次约会的请求，因为都过了半个月袁也那份长长的名单上还剩 2/3 的人选。

袁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颇有成为渣女的潜质，但是又怎么样呢？至少她以前从未体验过这种登上人生巅峰的快感啊，现在不抓紧时间享受，等过期失效了岂不可惜，毕竟还有五个盼着她愿望赶紧作废的人呢。

刘磊隔三岔五给袁也发微信和 QQ 消息，袁也却不解风情地只是随便敷衍两句。沉醉在庞大后宫的温柔乡里，袁也完全没注意到刘磊一天比一天幽怨的表情。

唯一令袁也不那么愉快的反而是工作，这个当初促使她许愿的最大动力，现在倒成了愿望实现后最令她有挫败感的事，袁也真的对此始料未及。

挫败感主要源于优越感的丧失。虽说过去袁也曾被 Jimmy 贬低为试驾行业的笑话，但作为极少数的女性试驾员，袁也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是充满自豪的。

可现在不一样了，她手下的女孩子们开起车来个个英姿飒爽，对汽车相关知识熟悉程度全都不在她之下，试驾报告写出来一份比一份漂亮。袁也和她们一起交上去的报告，反而是她被客户诸多挑剔和诟病，袁也不禁回想起来，以前客户那么乐于采用她写的报告，还每次刊登时都坚持要求附上她本人的照片，原来并不一定是因为她的报告真比别人写得好，而很可能是因为她的女性试驾员身份更吸引眼球。

她那么憎恨性别歧视，却从来没意识到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沾了性别歧视的光，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更令袁也糟心的是，客户对她的批评很多次都莫名其妙地传到了上司耳朵里，照这样发展下去，她这个主管的位子恐怕就坐不稳了。

袁也本来以为是哪个手下想要争上位，直到有一天她迎面撞上了刘磊爱恨交织的小眼神，才幡然醒悟自己无意中伤了别人的心，而这个人貌似还有点得罪不起。看来她需要收敛一下，先把这位大秘的玻璃心安抚好再说。

### 3

除了袁也之外，另外五个人都没能从这次新世界体验之旅中找到半点让他们兴奋的地方，每一天都过得糟糕透顶。

谭啸在事发后的第二天早晨想回恒信俱乐部看看，打电话叫司机过来开车，对方一直不接。谭啸打到俱乐部办公室问司机在不在时，却被告知司机已经辞职，因为俱乐部效益太差，人家嫌挣得太少不想干了。

谭啸只好自己打车过去，正好几个董事也在，大家一起开了个会，董事们唉声叹气地抱怨男足商业联赛完全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俱乐部长期以来都是投入大于产出，大家越说越丧气，大有恨不得立刻撂挑子散伙的架势。不过最后董事们还是把压力一股脑全丢到了谭啸头上，让他尽全力多拉赞助，好歹他们俱乐部还是这个赛季最有希望夺冠的队，怎么也能忽悠来几个赞助商吧？谭啸答应努力完成任务的同时提了一下需要重新雇个司机的事，被董事们以压缩开支为由当场驳回。谭啸知道俱乐部今非昔比，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自认倒霉。

即便这个世界是假的，身在其中的谭啸也不想轻易就躺倒认输，于是拿出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挨个给曾经有过联系的潜在赞助商打电话约吃饭，大部分人客气地拒绝了邀请，只有四五家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老板答应出来谈谈。

狭小的饭馆包间里，谭啸坐在几个穿金戴银却举止粗俗的女大款中间，看她们酒足饭饱后边剔着牙边高谈阔论。

一个女老板问道：“谭总，你们跟女足的中超球员也都熟吧？有机会能不能帮我跟国大的队长要个签名？我女儿迷她迷得不行，每场比赛都追着看。”

另外几个女老板也激动起来，七嘴八舌地跟着议论：“我也迷啊！那家伙，踢得确实好！上场对万科的比赛看了没？一脚三米之外凌空远射，世界杯水平，绝了简直！”

“对对对，我带闺女现场看的，给我俩激动坏了！要是国足也能像这么踢，今年世界杯说不定能出线！”

谭啸陪着笑脸插话道：“看来各位老总都是铁杆球迷啊，咱也别光是关注女足，也支持一下我们男足的发展呗？我们俱乐部那帮孩子踢得也特别好。”

女老板们这才把重点掰了回来：

“支持，必须支持，每次有男足的国际比赛我们都看，男孩子踢成这样不容易。但就是职业联赛这个事儿吧，大家还是喜欢看女足更多一点，这也是没办法。”

“是啊，我们其实也特想为男足事业的发展出份力，但你说比赛看的人太少，我们这赞助挂出去能看见的人也少，广告效应达不到，不就成了做慈善了嘛。”

谭啸脸上仍然保持着有风度的微笑，心里却早就骂翻了这几个女人的十八

辈祖宗——既然根本就不想赞助你们还出来谈什么？就特意跑来蹭顿饭？

紧挨着谭啸的一个满身肥肉的女老板似乎看穿了谭啸的不悦，暧昧地凑近谭啸说道：“虽然我们从商业角度出发对男足联赛不看好，但是对谭总的个人魅力可是早有耳闻，今天亲眼得见，果然是风华绝代。谭总要是看得起我们愿意交个朋友，赞助的事也不是不能商量。”

女老板的胖手从桌子底下伸过来，在谭啸的大腿上轻轻拍了两下，谭啸顿时汗毛倒竖，浑身上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忙起身道：“各位老总要是吃好了，我先去把账结了，今天我还有别的事儿，咱们改日再叙吧。”

谭啸原本无比重视的那场比赛还是如期举行了，只是地点不在城市主体育场，而是改到了偏远郊区的一个旧体育场里。

球赛还没开场，谭啸就倍感心酸，从他十几岁开始踢少年队到现在，还从没经历过一次惨淡到如此地步的比赛。看台上的观众稀稀拉拉、寥寥无几，就这估计还有一多半是拿着赠票来打发时间的。场地四周只有三四块赞助商的广告牌，全是从没听说过的乡镇企业产品；转播用的摄像机只有孤零零的一架，两个挂着记者证的男孩懒洋洋地坐在最前排，脖子上的相机连镜头盖都没摘下来，一副随便过来应付个差事的样子。

好在比赛开始后，谭啸发现他的球员们倒是雄风不减，甚至比过去拼得更猛，就连对方球员也比以前他印象中的更加生龙活虎，两边都频频爆出精彩的表现，让谭啸数次忍不住起立叫好。

但谭啸很快意识到这一切除了他之外根本没人 care，观众们忙着吃零食、聊闲天、打情骂俏，没人在乎场上的队员带球连过了多少人、做了多么漂亮的头球或远射、门将扑出了怎样惊险的射门……只有在谭啸的队攻入首粒进球之后，大家才暂时把注意力投向了球场，象征性地鼓了鼓掌，又忙着各干各的了。

下半场没开始一会儿就下起雨来，转眼间看台上所有观众全部走光，只有场上的队员们仍然冒着雨浑然忘我地厮杀着。

谭啸直挺挺地坐在雨中不遮不避，看着眼前的球员不要命地在泥水中奔跑、跌倒、翻滚，脑海中回想着半年前就在这座城市最大的体育场里，也是下着大雨，球员们表现已经有些懈怠，而万人看台上海洋般的人潮在雨中声嘶力竭地为球员们呐喊，用臂膀连接成人墙，伴着雨声高唱着他们俱乐部的队歌……

谭啸甚至没察觉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过来给他送雨披的教练却看到了。

教练边把雨披罩在谭啸肩上边感慨地说道：“谭司令，您又动感情了？是啊，咱们队这帮孩子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即便无人喝彩，他们也每次都为了自己心里那点梦想，咬着牙拼搏到底。”

谭啸忽然心头一震，他想起在过去那个世界里，一向被他所轻视的女足运动员们，也许就日常经历着他现在所感受到的一切。今天的他为自己的队员们悲情而又骄傲，可当初他对女足那种无礼的藐视，底气究竟从何而来呢？

#### 4

人总是在遭遇打击之后才想起要去投靠心灵的港湾，何况没了司机，谭啸的车几乎等同于废铁一块，整天扔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谭啸左思右想，打算去找已经好几天没联系的女友谈谈心。

一路上谭啸都在琢磨到底该怎么谈，毕竟现在的顾莉莉和以前不一样，应该已经完全是新世界的思维模式了，过去那套相处方式肯定行不通，但是该怎么办才好呢？难道要他反过来对顾莉莉百依百顺？他觉得自己打死也做不到！

更糟的是这个情况还很难沟通，他没法跟顾莉莉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了顾莉莉也不会信。算了，还是见面之后争取商量出个折中的方式吧，好歹也是交往了几年的女友，感情总还是有的，大不了他做点牺牲，努力收敛一下自己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只要顾莉莉别太过分就行了。

出乎意料的是，当谭啸敲开顾莉莉家门的时候，顾莉莉见到他竟然无比热情，抱住他就亲了一口。

“我以为你还在生气呢，想过两天等你气消了再找你的。”顾莉莉温柔地将谭啸拉进门，“没想到这次这么乖，只要不发少爷脾气还是很可爱的嘛！”

顾莉莉边说边再次贴上来吻住了谭啸的嘴，手直接伸向了谭啸的裆部，谭啸大吃一惊，要知道以前顾莉莉在这件事上一向是很扭捏的，现在的表现也未免过于热情了吧。

谭啸本能地后退了一步，顾莉莉不依不饶地缠了上来，索性把手伸进了他的裤子里：“躲什么呀，好久没见亲热一下嘛！”

哦对，世界倒过来了——想到这点，谭啸总算心情平静了些。好吧，这种事既然女友想要，他一个大男人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谭啸拉着顾莉莉去卫生间洗了个鸳鸯浴，他洗好后先出来，裹着浴巾坐在沙发上等顾莉莉。茶几上的手机连续传来几条微信提示，谭啸随手拿起来点开看了一眼，顿时浑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

这些微信消息明显是一个男人发过来的，言辞间充满了赤裸裸的挑逗意味，能看出两个人已经聊过很久，对方甚至还隐晦地暗示可以玩儿裸聊。

顾莉莉从卫生间出来，谭啸“啪”的一声把手机重重拍在了茶几上，整张脸因愤怒而扭曲：“跟男人搞暧昧很好玩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顾莉莉瞄了一眼手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也表现得很气愤：“谁让你随便看我手机的？懂不懂尊重别人隐私？”

“狗屁隐私，你看我手机看得还少吗？我哪次没给你看？”谭啸忽然想起来这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世界的情况，于是掉转了方向，“先不讨论这个，你就说你要是不背着我乱勾搭，又有什么怕我看的？”

“什么勾搭，你能不能别说那么难听！”顾莉莉满脸不悦，“你也知道我是圈子里出名的调酒师，每天夜店里各种小男生缠着我加微信，我总得应付一下，都是逢场作戏的事儿，又没实际干什么，你那么较真干嘛？在这方面男人得理解一下女人，但凡聪明点儿就不会瞎翻手机给自己找不痛快！”

谭啸咆哮道：“我不理解！这种事儿打死我也理解不了！”

顾莉莉冷笑了一声：“你有什么资格干涉我啊？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处男吗？我吃这么大亏还没说什么呢，你倒有脸管起我来了！”

谭啸目瞪口呆，觉得一分钟都没有办法再跟顾莉莉交流下去，于是三下五除二地穿好衣服，拿起东西摔门而去。

下楼的时候，谭啸终于意识到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他和顾莉莉之间的和平相处绝不是靠他做出一点牺牲就能换来的，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沟通的基础。

走出楼门，谭啸掏出手机给顾莉莉发了条简短的微信：我们还是分手吧！

## 5

袁临如期飞往东京，却一路上都不太开心。

在机场，袁临看到昔日的小姐妹们穿着帅气的飞行员制服走向驾驶舱，心里一阵接一阵地泛着酸。过去她没觉得飞行员有什么了不起，可现在她就是莫名觉得自己被人比下去了，就连她身上那套曾经无比钟爱的空姐制服，如今与其他女孩穿的飞行员制服比起来，一下就显得黯然失色了许多。

飞行途中，袁临一反常态地全程偷懒。她一直是空乘组里干活最勤快、服务最周到的一个，飞了不到两年就成了乘务长的备选人。但在袁临看来，这不过是因为在天上闲着也是闲着，多找点事情做时间还过得快点。可是现在她完全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哪怕给客人送杯水都令她感到无比厌倦，好

在作为本趟航班的唯一一个空姐，空少们对她的态度就像对待大熊猫一样，能帮她干的就都帮她干了。

真是奇怪啊，袁临想，她当初选择做空姐不是就为了工资高、可以到处玩、有机会多认识几个优质男吗？现在这些福利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她的消极情绪究竟从何而来呢？活了二十多年，她真的清楚地认识她自己吗？

到达东京的时间是早晨，坐着大巴前往酒店的途中，看到街头很多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女人，各种年龄段都有，而夹杂其中的少数男性上班族，大都非常年轻。车子开过一条窄街，路旁的日式民居外，身穿和服的丈夫将一身职业装的妻子送出家门，殷勤地说着“辛苦了”，并微微鞠躬目送妻子离开。再往前开路过一家大型超市，门口牵着小孩推着购物车进进出出的，全是形形色色的家庭主男。

袁临在酒店里睡了一上午，下午醒来时想起出发前刚刚得知，她的娘亲大人也正跟丈夫一起在东京度假。

袁临的老爸在袁临出生不久后就有了外遇，按照他的说法，是因为生了女儿爷爷表现得过于失望，他内心苦闷才在外面犯了错。而袁临的娘亲大人作为一枚国色天香、心高气傲的大美女，发现这件事后二话不说就离了婚，扭脸嫁给了一个苦苦追求她多年的富商，反倒从此过上了锦衣玉食的阔太太生活。

而袁临的老爸早就后悔了，眼看前妻再嫁无望挽回，不得已将外遇对象娶回了家。袁临这个后妈堪称史上最丧的小三上位者——丈夫对前妻旧情难忘，公婆妯娌们也不大看得上她，最倒霉的是公公虽然对没有孙子这事万般懊恼，但就是死活不准她再生一个。老爷子掷地有声地发话：袁临已经没了亲妈，不能再让她有个后爸。和再婚被宠成了皇太后的袁临亲妈比起来，这位后妈的境遇简直被秒杀得渣都不剩。

袁临自然跟后妈没半点感情，隔三岔五跑去跟亲妈见面。娘亲大人时常跟袁临感叹：“年轻不懂事的时候一门心思只要爱情，可是你看，爱情靠得住吗？非得摔过跟头才明白，只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才是女人应该追求的最好的东西，有我这个前车之鉴，你以后就少走点弯路。”

袁临看着娘亲大人因为精心保养而比同龄人年轻至少十几岁的面庞、因为身份尊贵而举手投足处处优雅从容的仪态，再想想后妈刚进门时还算青春可人，婚后却一天天沦落成了俗不可耐的菜场大妈，她无法不相信娘亲大人所说的这一切。所以从小到大，她笃定地认为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像她继父那样财力雄厚的男人把自己嫁掉，但她也说不清为什么遇

到了那么多符合自己要求的男人，却每次都会最终感到厌烦。

现在袁临的迷惑更深了，她想知道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她的娘亲大人又会变成什么样，以及从前那套理论又如何在这个世界里自圆其说。于是袁临拨通了娘亲大人的电话，母女俩约定晚上在银座见面。

## 6

袁临提前来到银座想逛逛街，那些熠熠生辉的大牌店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一对对情侣从店门口路过，男人们拉着女友的手要求进去看一眼，女人们或一脸无奈地陪男友进店，或花言巧语地哄骗男友离开，这景象让袁临全然没有了进去买东西的热情。

百无聊赖地溜达了一会儿，忽然看见一起飞过来的空少 John 拎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从 Burberry 店里走出来，袁临跟他打了个招呼，指着那些袋子打趣道：“哇塞，土豪啊！”

John 赶忙解释：“不是给我自己买的，搞点副业嘛，你懂的！唉，这一下午什么都没干，就泡在店里给我那些男顾客挑东西，一个个太难伺候了。要是男人也像你们女人买东西那么痛快该多好。”

袁临咧嘴苦笑了一下，心想这完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她这次出发前也去问过经常找她代购的女顾客，她们确实变得很痛快——痛快地告诉她什么都不需要。天知道她多希望回到女人磨磨唧唧但一天不买东西就难受的世界里。

“你要去哪儿？” John 问道。

袁临看了眼手表：“都七点了，找个地方先吃点东西。”

John：“啊，我也饿了，要不一起吧？”

袁临表示同意，两个人就近去了一家购物中心，在里面找到一间开放式环境的拉面馆。

各自点好要吃的东西后，服务员站在桌边没走，把打出的电子账单放在桌面上，微微鞠躬说道：“我们这里需要先结账，麻烦二位。”

至少有两分钟的时间，袁临和 John 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彼此，谁都没有要掏钱的意思。

袁临跟男人一起吃饭从没付过账，不管跟对方什么关系。作为女神级别的人物，所有男人都把请她吃饭当成一种荣幸，哪怕小 gay 们也不例外，她早就习惯这种模式了。

而 John 却一脸无辜地看着她，好像结账这事理所当然只跟她一个人有关。

过了好半天袁临才反应过来现在和以前情况不一样，赶紧掏出信用卡付了饭钱，饶是这样，John 似乎还隐隐有些不快，半开玩笑地说道：“刚才买东西把卡刷爆了，这顿就谢谢啦。不过我还以为女人都很乐意请我吃东西呢。”

啊呸！袁临在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又不是普天之下皆你妈！

然而，会不会曾经也有男人在心里这样看待自己呢？袁临一念及此，又沮丧起来，提不起精神跟 John 聊天，而 John 大概以为袁临在心疼饭钱，也意兴阑珊地不想说话，两个人别别扭扭吃完，John 表示着急回酒店休息，起身拎着东西就离开了。

John 刚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袁临耳边响起：“如果想让男孩子掏钱请客，这个态度可是行不通的。”

袁临扭过头，看见娘亲大人正微笑着站在那儿，依然仪态万千、美艳动人。

袁临被妈妈带去了一间传统的日式居酒屋，店里全都是女客人，三三两两围坐在环形的桌边，一边喝酒一边叽里呱啦地大声说着什么，喝到兴起还会拍着手唱日本民歌。男老板笑容可掬地给女客人们倒酒、陪她们聊天，女客人们暧昧地跟男老板调笑着，时不时找机会摸一下男老板倒酒时伸过来的手。

袁临母女坐在相对安静的位置自斟自饮，几杯酒下肚，娘亲大人开始给女儿传授经验：“不要把男人们当傻瓜，即使以我们这样的天资，软饭硬吃也是有难度的。毕竟人们都觉得女人给男人花钱才是天经地义，你要是想反其道而行之，让男人心甘情愿养你，就得既能哄他们高兴，又不能被他们给吃死。甜言蜜语一定要会讲，没有男人不吃这一套，但光这样还不够，还得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无数的竞争对手，个个都巴不得养着你，你肯花他的钱算是他运气好。这分寸的确不好把握，但你看，为什么这么多女人深夜来这里撒酒疯？因为她们没有咱们这样的条件，只能自己辛苦打拼。能凭着一张脸靠男人吃饭，总比她们压力小多了。”

“可如果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怎么办？”袁临酒量并不大，才喝了一点已经有了醉意，“如果我做了二十几年吃软饭的准备，结果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一点都不光彩，怎么办？我在天上飞了那么久，却不知道自己也有一颗壮志凌云的心，如果现在知道了，我到底是该改变这个世界还是该改变我自己呢？”

娘亲大人陷入了沉默，连灌了几杯酒后，也用醉醺醺的语调咕哝道：“那……也许就要和大多数人一样，走比较难走的那条路啊……有点可惜了好资本呢……”

袁临低着头没再吭声，心想现在对于她来说，根本没有哪条路是容易的啊。

## 7

袁丁确信自己在新世界里考研无望，打算转而在职场上好好攒点儿技能值，兴许回去以后还能用得上。

然而她再去实习公司上班的时候，刚一进门就被肖雨通知去开销售会，袁丁战战兢兢地说自己是来做办公室文职的，不懂销售，肖雨不屑道：“坐办公室有什么出息？是女人就得到商场最前线去冲锋陷阵！”

袁丁只好硬着头皮进了会议室，参会的果然全是女同事，个个脸上都挂着打了鸡血、斗志昂扬的表情，只有袁丁瑟缩在座位上，满心都是恐慌。

这家公司隶属于肖家的服装产业旗下，刚刚成立不久，专门生产内衣，由肖雨全权负责打理。

肖雨一边演示 PPT 一边给大家分析：“由于女性购买内衣的渠道相对固定，对款式的要求也比较单一，所以我们公司现阶段的营销任务主要集中在占领男性内衣的市场份额上。根据我们的品牌定位，准备初期先进驻高档购物中心的内衣精品店，所以销售人员的任务，就是去努力争取到这些内衣精品店的订单，越多越好！”

肖雨给每个销售员划分了各自负责的区域，袁丁不管把头埋得多低，还是无可避免地同样被分配了责任范围。

当天下午，袁丁拎着一兜子男士内衣样品进了第一家购物中心，在内衣店门口面红耳赤地徘徊良久，明晃晃的橱窗里摆放着身材健美、衣着清凉的男模，而袁丁甚至不敢抬头多看一眼。

要知道她可是骨灰级的死宅女，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跟陌生人打交道，在学校她也是尽可能地一个人躲起来看书上网，除了几个室友之外，能不跟人交流就不跟人交流。考研这事，有她妈妈的希望不假，但其实她自己心里很清楚，之所以一年又一年地坚持考个没完，最大的原因还是她想继续缩在象牙塔里不去面对可怕的社会，直到今年觉得再考不上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进了室友推荐的公司实习，本以为在办公室接电话打打字也还应付得来，可万万没想到……

要是推销点儿别的也就算了，偏偏还是内衣，而且还是男士内衣！她一个从小接受最正统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行、非礼勿言”教育的女孩子，连男士内衣到底什么样都没好意思研究过，让她怎么去跟人说啊？

在店外徘徊的整个过程中，袁丁一直在给自己找下决心离开的理由——大不了换家公司去干点儿别的，或者干脆回家捡起现在这个世界的知识继续考研，反正读这么多年书都是死记硬背过来的，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何必一定要跟这么为难的事死磕呢？

商场的女保安大概觉得袁丁形迹可疑，不断向袁丁投来警惕的目光，袁丁注意到之后，立刻转身准备离开商场。刚走了几步，袁丁忽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同样的事情好像在她的人生中出现过很多很多次，比如在某个她很感兴趣的大学社团报名处、在她很想上去试试看的即兴演说现场、在某个男生伸手邀她跳一曲的舞会上……她每次都像现在这样，踌躇良久，最终还是选择了转身离开。

难道她真的要一辈子都这样吗？

这个瞬间的闪念让袁丁脑子一热，转头大步流星地走了回去，不管不顾地直接冲进了内衣店。

## 8

等袁丁感到后悔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既然是男士内衣店，接待袁丁的店长也自然毫无悬念的是个男人，这让袁丁越发感到尴尬和窘迫。

听袁丁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之后，店长让袁丁把内衣样品展示给他看一下，袁丁哆里哆嗦地拆开了一盒四角内裤的包装，当手指触碰到里面柔软的织物时，觉得这玩意儿在盒子里待着倒还好，一旦她亲手摸到，就控制不住地产生了某些不可描述的联想。

袁丁用两个指尖夹住内裤，别过脸去将内裤高高举到店长面前。店长莫名其妙地看着袁丁对自家产品一脸嫌弃的样子，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展开后仔细看了看，问袁丁道：“请问您公司生产的内衣，比较有优势的特点在哪里呢？”

袁丁背书似的回答道：“嗯……我们的内衣，面料上乘、做工精良、剪裁合体、穿着舒适……”

“等等，等等。”店长打断袁丁，“如果卖点只是舒服的话，那更适合走超市大卖场的渠道，我们这种精品店主要是以款式漂亮性感来吸引顾客的，简单说就是既要吸引男人自己想买，更要吸引女人想掏钱给男人买，光是穿着舒服可没用，明白吧？”

袁丁壮起胆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店，虽然她并不十分懂得性感的含义，但确实能感受到整个店内充斥着一种暧昧不明的桃色气息，而这只会让袁丁更

加心慌意乱。

两个暂时闲下来的男店员也凑过来看了看袁丁的样品，顺口夸了几句这内衣的质量还不错。店长追问道：“所以，您公司的产品有没有什么跟性感沾边的卖点呢？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介意合作一下试试看啊。”

三个男人一起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袁丁，袁丁尴尬得满头大汗，脑子里一片空白，搜肠刮肚地想了许久之后，调动仅有的一点点概念，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们的内裤……可能……穿上以后……会显得……比较大？”

三个男人一起露出了“Excuse me ???”的表情，袁丁尴尬地笑道：“要不然我还是……再回去研究一下……”

三个男人的黑人问号脸像是定了格一样，袁丁再也撑不下去了，匆忙地收起东西落荒而逃。

走出购物中心的时候，袁丁沮丧地认清了一个事实：如果你在相对弱势的群体中就是个废柴，那么当你忽然变成了强势群体中的一员时，只会废柴得更加彻底。

## 9

路凡的公众号停写了一段时间，除了粉丝数仍在不停地掉之外，根本没有哪个读者来关心一下他为什么不写了。

路凡过了几天懒散的日子之后觉得不能这样下去，毕竟他在写作道路上一直秉持着与时俱进的原则，博客流行他写博客、微博流行他写微博、知乎流行他写知乎，公众号和头条号刚一流行起来他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阵营，全靠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才有了渐渐累积起来的人气。

就算世界变了，也不能就此搁笔啊，那是违背一个作家的本能的。他总应该看看，对于现在这个世界他能说点儿什么，总不至于无话可说吧？

既然写文章给女人看行不通了，那就改成写给男人看呗，反正他守着颠倒巷这样的有利地形，晚上随便到处晃晃就能找着人聊天谈心。要知道当初他那些情感文章之所以受女人欢迎，就是因为他整天在巷子里充当知心大哥，跟来这儿消遣的女人们掏心掏肺聊出来的。

路凡决定这次就先从“女左男右”内部下手，他花了一点时间适应了一下 CLUB 里的全新氛围，现在的 CLUB 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是女人坐在蓝色区域、男人坐在红色区域，男人们酒后认真地说着抱怨女人的话，而女人们不过是借着酒兴跟男人们调侃调侃，并且多少抱着那么点儿见缝插针泡泡失意帅哥的不轨企图。

路凡认为，既然男人们的情绪无法真正在对面蓝区的女人身上得到排遣，那么他在红区这边扮演知心大哥的角色，一定还是会大受欢迎的。

结果完全和路凡以为的相反，当他试图凑上去和男客人们搭话的时候，十次有八次接收到的都是不受欢迎的信号，有时甚至是莫名的敌意。而且越是岁数偏大的男客人，这种敌意就越是明显。

某天晚上，终于有一桌年轻的男孩子热情地接纳了路凡，亲热地和路凡一起喝酒聊天，并没有跟他探讨什么感情问题，而是一直和他讨论身上的衣服鞋子从哪里买的，夸他会搭配有品位。

晚些时候，路凡去上了个厕所，坐在隔间的马桶上，听到两个男生一起进来小便，从说话的声音能听出正是刚才那一桌对他最热情的两个，路凡对他俩印象很深刻，还记得他们一个打了耳钉、一个戴了无镜片的黑边装饰镜框。

耳钉男用鄙夷的语气说道：“还老板呢，一身廉价淘宝货，连个二线品牌的行头都没有，真以为长得好看一点就能披个麻袋出来混了？”

镜框男语带讥讽地笑道：“你不懂，那是人家文艺男青年热衷的森男系风格，就是要故意弄得朴素高雅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早几年女人还吃文艺男这一套，现在已经不大好使了吧。”

耳钉男：“那是，就数这个类型里绿茶 bitch 最多，装得无欲无求，其实胃口比谁都大，女人也不傻嘛，见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两个男孩洗完手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卫生间，路凡坐在马桶上后背一阵阵发凉，完全不敢相信这和刚才热情夸奖他的是同一拨人。他终于明白了这段时间不受欢迎的原因——以前女人们欢迎他做知心哥哥，因为他是既无害又有吸引力的异性；而现在他被排斥，是因为男人们本能地讨厌漂亮又年轻的同性。

在以前那个世界里男人从来不会这样，但现在……

路凡突然意识到，他过去冒充女人写了那么多被女人喜爱的文章，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完全进入她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说不定他当初自以为玩儿了的那个领域，实际上比现在这个性别颠倒过来的世界还要虚假。

## 10

路凡放弃了谈心的打算，换了一种新的形式——偷听。

他不再只是待在 CLUB 里，而是没事就泡在颠倒巷各种七七八八的酒吧、咖啡厅、小饭馆，尽量把自己打扮得低调不起眼，总是装作在专心致志地看手机或吃东西，其实是利用一切时机悄悄聆听附近男客人们的交谈。

一对男学生面前各自摆着一杯饮料，剑拔弩张地相对而坐，外表相对普通一些的那个说道：“其实我对你女朋友没感觉，你们分手了我也不会跟她在一起，但你明知道我女朋友对我没那么好，还整天两个人在我面前秀恩爱，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吗？我就是想证实一下，她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爱你，结果你也看到了，我猜得没错吧。”

两个上班族男人在一起边吃简餐边吐酸水：“那个财务部的李先生可以哦，去新加坡度假朋友圈都快刷爆了，至于么，我去年去马代也一共没发两条啊。”“就是，而且你没看天天都发那个天际泳池的照片，听说好多人只去那家酒店住一晚，拍够了照片就换地方，但越是这样越要让别人以为一直都在那儿住，你懂的！”

一个穿戴时尚的男人坐在吧台边，一手端着红酒一手举起手机朝向旁边另一个男人：“看，我前任昨天发了新男友的照片，是不是长得跟我很像？我早跟你说过她这辈子都忘不了我，就算找新男友也只不过是找个我的替代品罢了。”另一个男人眼神里明显闪过一丝嘲弄，嘴上却连连附和：“那当然，只有你才是她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真爱嘛。”

一个身材健美的男人吃着蔬菜沙拉喝着依云矿泉水，却不停地给餐桌对面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猛倒可乐：“真的，你看上去比以前瘦了好多，我都快认不出你了……干吗那么小心翼翼呢，偶尔喝一点甜的没关系……我可不行啊，我上个月又涨了十斤连腰都快没有了，真羡慕你们这种有毅力能减下去的……”

……

路凡越来越觉得震惊，他对女人的刻薄只停留在嘴上，实际上他对女性群体一直怀有深深的人文关怀，他认为她们骨子里都是善良、柔弱、纯洁的，只不过因为受中国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影响，导致她们存在某些思想上的误区。路凡认为他写作最大的意义所在，就是帮助女性跳出误区成为更好的自己。

可是现在当女性的思维特质全部转移到了他的同性身上，他才得以发现这些特质中竟然存在这么多的恶魔因子，过去他不知道，是因为女孩子们只向他展示自己天使的那一面，而唯一跟他真正关系亲密的袁也，又根本是个女性中的异类。

路凡完全困惑了，越发不知道该写点儿什么才好。他想再去这个世界的女人那儿碰碰运气，试试能不能聊出点儿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她们不看情感类文章，但总归还是会对男人和感情有自己的看法吧。

当晚路凡主动晃进了 CLUB 的蓝区，果然感受到了截然相反的待遇，每

桌女士都朝他投来热情火辣的目光，一副恨不得拉他坐到自己大腿上的样子。

路凡选了一桌看上去相对斯文些的女客人，提出想聊聊的要求后，女客人们一脸欣喜地给他腾出了位置。路凡坐下寒暄了几句之后试着深入展开话题：“我们这个店的特色，就是给感情上遇到麻烦的男女提供一个沟通对话的渠道，你们几位来这儿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苦恼？”

“怎么可能！”女士们立刻大摇其头地显示洒脱。

“男朋友嘛，每月随便送点爱马仕、CHANEL之类的小礼物就哄得服服帖帖喽，有什么好伤脑筋的！”

“就是嘛，我只求他们别总一窝蜂似的缠着我，公司马上要上市忙都忙死了，哪有精力应付这些一波一波扑上来的小男生。”

“我倒不怕缠，唯一头疼的就是分手太麻烦，之前交了几个男友都性格合不来，结果一提分开就个个要死要活，每次都是掏了几十万分手费才摆平的。”

几个女士吹得口沫横飞，路凡一脸黑线地扫了一眼桌上几瓶最便宜的啤酒，笑道：“哎哟，不知道今天有身份这么尊贵的客人光顾，招待不周啊，我们店里最好的红酒才配得上你们的身份，几位尝尝？那谁，CC，赶紧把咱们的镇店之宝拿来！”

女士们一脸尴尬地笑着没好意思拒绝，那个叫CC的小服务生已经动作无比迅速地拿来红酒，不由分说地就开了瓶。

路凡殷勤地倒酒，女士们面面相觑地对视了一会儿，露出认命的无奈表情。其中一位拿过骰盅扣在路凡面前，不怀好意地说道：“有了好酒，还要有美色助兴啊。帅哥跟我们玩儿骰子吧，要是输了，罚你今儿晚上陪我们通宵行不行？”

路凡仔细打量了一下三位女士的姿色，找了个借口起身开溜了。

## 11

肖末被迫去某家餐厅和指定的联姻对象霍小姐见了面。

一个相貌奇丑却气场十足的姑娘坐在那儿，见到肖末就毫不避讳地盯着他上下打量，肖末只看了对方一眼就不忍再直视，怕倒了胃口连东西都吃不下。

霍小姐也不征求肖末意见，兀自点了一桌菜后，开门见山地问道：“肖公子，关于结婚的事，您家那边有什么要求吗？”

肖末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我家就让我来见个面而已，现在说结婚未免太早了点儿吧。”

霍小姐：“那也把该谈的先谈清楚比较好，咱们都是商人世家，做事讲求效率嘛。您家如果暂时没想好要求，那我先说说我们这边的，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婚前要做财产公证，这个您家不会有意见吧？”

“没意见啊，还有什么？”肖末忽然来了兴致，抱着恶作剧的心思想听听在这个世界里，一个理想的豪门姑爷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很好。”霍小姐满意地点点头，“再就是，我家是不希望女婿进门后再出去工作的，安心在家相妻教女就可以了。肖公子好像本来也不工作，这个应该不是问题，不过我听说肖公子有些贪玩，这点希望婚后还是能收敛一下，不是光针对你一个人，我们霍家对所有男孩子都管束严格，晚上去夜店、酒吧、舞场这些行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肖末窃笑，心想小爷我还能服了你们的管？真要让我进了门，一定先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运动，把您家的家风来一次彻底大清洗再说。

但表面上，肖末还是不动声色地追问道：“那您家的女孩子呢？”

霍小姐理直气壮道：“女孩子当然不用这么多规矩啊。哦对了，我还要说一点，平时我在外面打理生意、支撑家业，应酬非常多，也免不了跟其他异性有接触，我希望未来的丈夫要心胸开阔识大体，不要婚后总是为了这种事吵吵闹闹。”

肖末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在您家当姑爷还真是不容易。”

霍小姐不以为然：“怎么会呢？我家从不亏待姑爷的，只要进了门，有几百平的花园别墅可以住、各种顶级超跑随便开、想买什么随时刷卡就买、想去什么地方旅行坐私人飞机就去。据我所知，肖公子家里虽然条件也不差，但生活质量似乎还到不了这个档次哦。”

肖末不想再浪费时间了，但临走之前还想再逗逗这姑娘，于是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站了起来，掷地有声地说道：“霍小姐，您大概是看错了人，我肖末虽然贪玩了一点，但也是有骨气有原则的独立男性，我才不会被几个臭钱给收买，接受这种不平等婚约呢。您还是留着钱慢慢找您的拜金丈夫去吧，再见！”

肖末说完，潇洒地挥挥手转身向餐厅外走去，自我感觉脚步铿锵、光芒万丈，浑身上下写满了正气。

出了餐厅，肖末在大街上捂着肚子笑了好久，然后掏出手机打开交友软件，打算找个聊得还不错的姑娘出来压压惊。

才问第一个姑娘，对方就痛快答应了，而且态度比肖末还积极。俩人约好了地方吃夜宵，肖末赶过去时一路喜不自禁，心想至少在这件事上倒是方

便了许多。

见了面之后肖末才知道，方便归方便，但……一切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回事。

作为情场浪子，肖末并不认为“约姑娘”这个游戏的好玩之处仅仅在于最后得手的那一瞬间，而在于从面对面互动那一刻开始，他就可以耍各种各样的小心机来施展撩妹大法，然后美滋滋地看着妹子被他逗得脸红心跳、欲拒还迎。他负责有张有弛带节奏、妹子负责亦步亦趋跟着走，两个人一步一步渐入佳境，直到实现生命的大和谐。

这整个过程加在一起，才是他对“约姑娘”这件事乐此不疲、欲罢不能的原因。

然而这次什么都变了。

肖末走进吃夜宵的小饭馆，姑娘已经到了，打扮随意但颜值颇高。肖末满心欢喜地刚过去打了个招呼，姑娘就目光热辣地盯着他说道：“嗨，没想到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好看。”

抢老子台词！肖末暗暗地在心里骂了一句，正在琢磨着要不要也夸姑娘一句“彼此彼此”，以免输了气势，姑娘却马上又补了一句：“你是只有今天这么好看，还是每天都这么好看？”

饶是久经沙场，肖末竟然也无可控制地脸红了，他第一次知道有些话即使你明知道没多少真心的成分，甚至你自己也经常挂在嘴上套路别人，但当你听到别人这么对你说出来时，你还是会纯粹出于生理本能地，产生一些莫可名状的化学反应……

俩人吃着烤串聊了几句闲天，肖末一直在搜肠刮肚地思考接下来该出哪招儿扳回一局，还没等他想清楚，姑娘就发起了第二轮进攻。

“你经常出来见网友吗？”姑娘貌似随意地问道。

肖末知道这种事打死也不能承认，熟练自如地应对道：“怎么会，聊得来才愿意见一下，但真聊得来的也没几个。”

姑娘点点头：“对，还是谨慎点儿好，找男生网聊的女人大多动机不纯，约你出来见面都是想跟你上床，我就和她们不一样。”

肖末感觉姑娘终于撞到了枪口上，坏笑着接话道：“你沙发也行是吧？”

姑娘愣了一下，表情复杂地看了肖末一眼，半开玩笑地说道：“懂得多也要给我们女人留点儿表现空间嘛，都说破了我们就没动力了哦！”

谁说不是呢！肖末在心里叹了口气，看来今天注定是要被带节奏的，不过……看在姑娘的高分颜值上，就算过程没有以前那么愉快，他也不想放弃终极目标，所以还是乖乖听话配合一下好了。

于是姑娘劝肖末就喝酒，姑娘打带颜色的擦边球肖末就说“哎呀好讨厌”，姑娘佯装醉酒问肖末能不能送她去最近的酒店休息一下，肖末就一边去搀扶她一边强调：“那我把你送到房间马上就走哦。”

有那么一阵，肖末感觉自己正在被以前约过的所有姑娘灵魂附体，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自己曾经用在她们身上的招数，现在在自己身上全部重演一遍。而他不知道是该为那终将到来的结局感到欣喜，还是该为这套他自己都玩儿腻了的把戏感到乏味。

当然该发生的还是都发生了，除了女上位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之外，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完事之后，肖末冲了个澡，走出卫生间时已经做好准备要礼貌性地和姑娘再亲热一会儿，毕竟女人都意男人的事后表现，还想有下次就最好别省掉这一步。然而到了床边却发现姑娘已经迅速穿好了衣服，边换鞋边说道：“不好意思，男朋友突然来电话找我，我得先走一步了。房钱在床头柜上你自己结账，有空再联系。”

姑娘敷衍地在肖末脸上亲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房门“砰”的一声关上，肖末扭头看了看床头柜上放的100块钱，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 12

第二天吃早饭时，肖爸爸劈头盖脸地数落了肖末一通：“昨天那么晚回家又去哪儿了？一个男孩子能不能生活检点一些？传到霍家耳朵里人家还敢要你吗？对了，霍小姐打电话说你昨天对她态度很不礼貌，但是人家对你印象还不错，说你就是个性太强了需要扳一扳，她愿意再给你机会多接触看看，你以后跟人家见面的时候收敛一点行不行？”

肖末哭笑不得：“她愿意给我机会，我可不愿意给她机会，你们也不看看她都丑成什么样了，我怎么可能跟这种女人结婚啊！”

肖妈妈不悦地放下手里的报纸：“女人要那么好看干吗？霍小姐成熟稳重又有能力，家里条件又那么好，多少男孩子巴不得攀上去呢。明明你就配不上人家，还挑肥拣瘦！”

肖爸爸下了最后通牒：“总之下次见面再让我们知道你态度不好，你就别再指望花家里一分钱了！”

夫妻俩吃完饭先行离去，餐桌上只剩下肖末和肖雨。

肖末愁眉苦脸地问姐姐：“我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哪有这么坑儿子的爹妈？她家是富豪，咱家也不差啊，干吗非要搞什么联姻？”

肖雨无奈道：“你真是从小被宠坏了，完全不懂得体谅父母的难处。富人和富人也是不一样的，咱家表面上看起来是还行，但爸妈结婚后才白手起家，根基没有那么深，万一哪单生意看走眼，资金一断链，一夜之间破产也不是不可能的。爸妈这些年一直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才得以维持到今天。霍家就不一样了，他家三代经商，根基非常牢固，我们两家结亲，万一咱家出现问题，他们也有能力拉一把，爸妈这是长远打算，懂不懂？”

肖末咕哝道：“那也不能为了家里的生意就牺牲我的幸福啊。”

肖雨叹气：“爸妈才不是为了生意，本来就是为了你！你从小到大就知道傻玩儿什么都会，现在家里有钱可以供着你无忧无虑，可万一要是哪天败落了，我可以自食其力，你怎么办？你现在觉得谈恋爱有感觉啊、看着顺眼啊最重要，那是因为你从来没过过没钱的日子，有一天真到了一穷二白的地步，你会发现你根本就受不了。你是男孩子，全家都希望把你保护好，让你一生衣食无忧尽可能少经历风雨，这才是爸妈让你跟霍家联姻的初衷。你的幸福有了着落，我以后的压力也能小一点，明白了吗？”

肖末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知道自己顽劣不堪，也知道自已过不了苦日子，但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正他从一生下来就过着有钱人的生活，他以为这种生活就是理所当然的，在今天之前他从没想过他也需要为了维持这种生活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大到要守着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肖末轻咳了一声，底气不是很足地问姐姐：“那我以后跟你一起努力振兴家业，不让家里的生意败落，行不行？”

肖雨不屑地笑了：“就你？你先去翻翻小学课本，把字认全了再说吧！”

肖雨说完也起身离开了，肖末张口结舌地坐在那儿，感觉这次自尊心受到了两万点伤害。

## 第6章

# 难友之间

### 1

袁丁垂头丧气地从公司走出来，好几天过去了，其他做销售的女同事业绩一路看涨，只有她的业绩依然是零。

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突然按喇叭，吓了袁丁一大跳，扭头一看，肖末正从摇下的车窗里探出脑袋，挤眉弄眼地冲她勾了勾手指。

袁丁走到车边，闷闷不乐地和肖末打招呼：“来找你姐啊？”

“找你！”肖末坏笑道，“小老师，咱们也该上上课了吧？”

袁丁唉声叹气：“我哪有心思给你上课，我都快失业了。”

“那就别把兼职的工作再弄丢啦！快上车吧！”

袁丁踌躇了一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肖末发动车子离开。

袁丁忽然反应过来：“咱们去哪儿上课啊？”

“我家啊。”肖末无比自然地回答道。

“啊？”袁丁顿时慌张起来，“我不去！咱们还是……找个咖啡厅什么的……”

肖末好笑地看着袁丁：“干吗？怕我图谋不轨啊？放心，这个点儿我爸我妈都在家，他们会盯着咱俩的动向的。不过，他们应该是怕你对我图谋不轨。”

“什么？我怎么可能……”袁丁面红耳赤地刚想争辩，突然想起在眼下这个世界里，事情确实应该是肖末说的这样，于是闭上嘴不吭声了。

袁丁被带进肖家后，肖末父母果然第一反应就是警惕地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肖末介绍道：“这位就是我姐给我找的家教，今天正式开始给我上课。老爸老妈，我向你们保证，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不会再光顾着玩儿了。”

肖末父母显然没拿肖末的决心当回事，但袁丁看上去也实在不像什么有威胁的对象，所以肖末父母还是说了几句客套话，就放肖末带着袁丁去他自己屋里了。

袁丁一走进肖末的房间就惊呼起来——他这一个房间都快赶上她家那套小两居的面积了。偌大的屋子只在角落里隔出了一个放床的空间，其他地方统统摆满了各种各样玩儿的东西。东边的墙上挂着巨大的电子屏，下面的地毯上散落着好几只游戏手柄；屋子正中央摆放着一张长方形操作台，台子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模型部件；西侧的墙上则安了好几排长长的架子，上面摆满了五花八门的玩具。

袁丁走到架子旁边参观，先看到了各个年代和型号的游戏机、大大小小的车模航模、昂贵的动漫手办、成套的乐高系列……再往前，袁丁边看边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刚才那些我懂，但这些是什么鬼？”袁丁指着架子上一盒盒花花绿绿的插片、串珠、积木、橡皮泥问道，“这不都是幼儿园小孩玩的吗？”

肖末不以为然地咧嘴笑笑：“那怎么了，我喜欢啊，玩儿的就是个情怀！只要一拿起它们我就觉得瞬间回到了小时候，整个人都开心了。”

袁丁：“你还需要回到小时候吗？你本来也没长大啊。”

肖末叹了口气，在操作台边坐了下来：“可能吧。都是我爸妈，从小就在我耳边不停唠叨，让我长大以后要帮他们继承家业、打理生意，我真是听着就觉得恐怖，所以潜意识里总想着不长大就好了。可是现在吧，真的不用我干这些恐怖的事情了，我又觉得挺失落的。”

袁丁捡起一只游戏手柄摆弄着：“你就算不继承家业也可以干点儿正经事自食其力啊。比如说……你应该游戏打得很好吧？那可以去当游戏主播啊！以前听说女的游戏主播特别挣钱，那现在肯定就是男游戏主播的天下了。”

肖末撇撇嘴：“算了吧，我可不想把游戏当工作，那还有什么意思。”

袁丁想了想：“那你愿意把工作当游戏吗？”

肖末喜笑颜开：“这个听起来还不错！”

袁丁哭笑不得：“你还真是很像故事里说的那个朝三暮四！”

“什么叫像？我本来就朝三暮四！”肖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说。

袁丁无奈道：“没文化真可怕，你没听过朝三暮四这个词的原始出处吧？说的是古时候有一个人养了一群猴，本来每天喂它们八个栗子，后来为了节

省开销就跟猴子商量，改成早上喂三个晚上喂四个行不行，猴子听了都生气地抗议，于是这人说，那改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呢？猴子这下就高兴地答应了。怎么样，是不是跟你的脑回路很像？”

肖末歪着脑袋消化了一下，咧嘴笑了起来：“要么我姐让你给我当老师呢，果然还是你有文化！那咱们赶紧开始上课吧！”

袁丁端起老师的架势，正襟危坐地在肖末对面落座，和肖末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了半天之后，忽然整个人颓了下来：“我教你什么啊？我会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里全都没用啦，这个世界的书连我自己都看不明白！”

肖末一听也泄了气：“看来还是得找你姐，问问咱这趟好梦之旅到底多少天团期啊？不会她自己玩儿高兴了真把咱们一辈子给交待在这儿吧！”

## 2

袁临趁着这天休息，也想找袁也好好谈谈这个问题，然而在奶奶家从早晨等到晚上也没见着袁也的人影，想打电话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连她的手机号都没存过。

袁临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对两个堂妹的感情确实是淡漠了点，以前她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谁想到现在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麻烦。袁临也不好意思去问奶奶，想起袁也开在颠倒巷的那个 CLUB，打算直接过去找找看。

然而袁也并没在 CLUB 里，只有路凡百无聊赖地坐在吧台后面，既不想跟男人说话，也不想跟女人说话。

袁临走过去问路凡：“袁也没来这边吗？”

路凡耸肩：“她哪有工夫来这儿，忙着到处约会还忙不过来呢！”

“她？约会？”袁临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

“奇怪吗？你想象不到在这个世界里你堂妹有多受男人欢迎吧？”

“那她也不能只顾自己开心，不顾我们死活啊！”袁临一脸愤然地在吧台前坐了下来，“你不号称是她的男闺蜜吗？为什么不催她赶紧想办法？”

“哎，别拿我撒气啊，我可跟你们一样是受害者。”路凡对着袁临怒气冲冲的面孔做了个 stop 的手势，“不过也怪我，刚才就不应该告诉你那些，要不然你还不至于气成这样。”

“你什么意思啊？”袁临敏感地觉出这不像什么好话。

路凡耸耸肩：“如果我没猜错，这个新世界给你造成的最大困扰就是优越感受挫呗。”

袁临愣了一下，一时没接上话。

路凡继续说道：“原本你相信自己不管在哪趟航班上都是整个机组最漂亮的人，飞遍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艳压群芳、颠倒众生，可现在漂亮没用了，那些你觉得永远比不上你的女同事，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光用飞行员的身份就可以秒杀你；原本你以为天下所有男人都生下来就该围着你转，对你鞍前马后、有求必应，可现在他们也开始矫情起来了，不会光因为你长得美就对你其他方面没任何要求。这些当然都很难忍，不过最让你难受的应该是，过去在你眼里渣都不算的 loser 堂妹，现在居然远比你混得开，这简直太让人想死了有没有？不怕被不相干的人比下去，就怕被身边年龄相仿的同性比下去，尤其怕被本来不如自己的同性比下去，越亲近越有血缘关系越不行，你目前是这个心理状态吧？”

袁临涨红了脸，一副被踩到尾巴恼羞成怒的样子：“我以为写东西的男人只是酸文假醋，没想到你们还心理阴暗！”

路凡叹了口气：“我也不想阴暗啊，还不是因为最近耳濡目染得太多了。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女人竟然会有那么多阴暗恶毒的小心思，简直太可怕了，你们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复杂这么累呢？男人就不会这样啊——我的意思是，在原来那个世界里，对现在这个世界的男人我也是够够的了。”

袁临冷笑：“男人当然复杂不起来啊，因为你们男人脑子里永远就只想一件事嘛，你们从早上一睁眼下半身就开始有反应，不管多千篇一律的岛国动作片你们也怎么看都看不够，当然腾不出时间来耍心眼儿了！现在这个世界你不应该觉得受够了，应该觉得欣慰才对，因为你们这个种群终于进化了！”

路凡：“我暂且不跟你争论是不是所有男人都如此，好，就算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可是你难道没有沾过这个光？为什么在过去的世界那么多男人看你一眼就在你身后穷追不舍？你觉得这是上半身思考还是下半身思考的结果呢？”

袁临：“那要这么说的话，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女人之间钩心斗角也从来不是为了坑你们男人，最多也就是为了比比谁更能吸引男人注意罢了。你们男人为了争一个女人可以大打出手甚至来场决斗，我们女人这么干不合适吧？我们又不能太暴力，只能搞点杀人不见血的小手段，但这和男人为了女人打架斗殴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彼此彼此好吗，嫉妒怎么啦？攀比怎么啦？说到底，谁还没点儿上进心啊！”

路凡原本以为自己的毒舌功力已经修炼得很无敌了，没想到在袁临面前竟然有些招架不住。他不知道做空姐的在飞机上遇到什么奇葩客人都必须笑脸相迎，为了不把自己憋出内伤，所以个个在背地里都吐得一手好槽。

沉默了好半天之后，路凡幽幽地说道：“不过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按袁也的说法，这个世界男女颠倒过来的应该只是观念，不是生理，可女人的善妒、小心眼难道不是与生俱来的？怎么这些特质也转移到男人身上了？”

袁临耸了耸肩：“那只能说明这种‘与生俱来’的想法是偏见呗。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缺点和弱点是天生的，都是被社会环境影响和催化出来的，社会要求女性温柔内敛，女人就只能耍耍小心思、使使阴招；社会要求男性有雄性气概，男性就更愿意明刀明枪地干仗，其实原始的内在驱动力都是一样的。现在社会环境颠倒过来了，行为模式自然也就颠倒过来了，很正常吧。”

路凡长叹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还是更愿意回到原来的世界里，就算作为没进化好的物种粗枝大叶地活着，也比现在这样好。”

袁临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谁不想回去啊，所以才来问你，袁也到底哪儿去了？”

“我们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肖末和袁丁不知什么时候一起出现在吧台边，袁丁晃了晃手里的手机，“我都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她一直关机。”

### 3

实际上，在袁临出门之前，袁也已经回了家，只不过在门口被谭啸截住了。

“行啊，二小姐，整天开着这么好的车四处招摇，日子过得挺风光！”谭啸指了指袁也停在巷口的车嘲讽道，“我可就惨了，司机辞了职、女朋友分了手，我的车现在完全就是废铁一块，你把别人害成这样真的良心不会痛吗？”

袁也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在努力想办法，但是查了好多资料问了好多人也没找到线索，你就再耐心等等好不好？”

谭啸一脸耐心耗尽的表情：“那到底能不能给个期限？”

袁也为难地挠挠头：“我真的很想给，可是……你也不愿意我骗你对吧？”

“总之拜托你抓紧时间！”谭啸焦躁地说道，“如果再解决不了你也别想过得这么逍遥，我就算豁出去什么都不干，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也得逼你找出办法来。”

“好吧好吧，我发誓一定尽全力。”袁也无奈地做了保证，又出于补偿心理讨好地问道，“那个，你没车开是怎么过来的？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你还是省省力气去做你该做的事吧。”谭啸说完，扭头朝巷口走去。

袁也看着谭啸的背影，忽然轻手轻脚地跟了上去，猛地从后面在谭啸的

右腿弯处给了一脚。谭啸当即腿软了一下，但还是保持平衡站住了，扭过头大怒：“你干什么？”

袁也指了指谭啸的右腿：“被突然踢一脚还站这么稳，我看你这条腿根本就没伤到开不了车的程度，你该不会是不敢开吧？”

谭啸含混不清地支吾了一声，脸竟然红了。

袁也了然地笑了起来：“你最好认清一个事实，就算我每天不吃不睡地想办法，这件事也难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你恐怕不甘心一直把车扔在家里每天环保出行吧？别说我不帮你啊，你要是信得过我就现在跟我去练几圈，保证你很快就敢自己上路了！”

谭啸露出犹豫的神情，袁也过去拉了他一把：“走吧，大男人这点事儿都怂成这样，回到原来的世界岂不更让人笑话！”

谭啸长叹了一口气，带着视死如归的表情跟着袁也上了车。

袁也先自己开车，带谭啸去相对僻静些的路段，一路上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她那些小鲜肉们打来的，袁也挨个敷衍了一番，终于烦不胜烦地将手机关掉了。

谭啸忍不住揶揄道：“你是日子过得挺滋润啊，这要没人催着你，绝对是乐不思蜀了。”

“滋润个鬼啊！”袁也愤愤地抱怨，“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里的男人有多烦，怎么会一天到晚屁事那么多！晚回信息不高兴、少打一次电话不高兴、几天不见面不高兴、见了面说错一句话也不高兴……我都快被逼疯了好吗！”

一直拉着脸的谭啸终于笑了：“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一定要找个听话懂事的女朋友了吧？就是不想被活活烦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还被你给弄没了。”

“好啦好啦，等回去了一切还会照旧的，再说我现在这不是在努力补偿你了吗？告诉你，像我这么水平高又态度好的汽车陪练，你花钱都没地方找去！”

#### 4

袁丁给袁也打电话的时候，袁也正坐在谭啸开的车上不停地咆哮：“好好地开着直线，你不停乱晃方向盘干什么，帕金森综合征啊你……不是号称腿上有伤吗，我看你刹车没完没了踩得挺来劲啊，前面明明什么都没有，你是不是猪脑子拿刹车当油门踩……就让你拐个弯，没让你玩漂移，这么大力

打方向盘干嘛？想开到路边那条沟里就直说……红灯，红灯！你是瞎吗！该踩刹车的时候又不踩了，智障……”

最后谭啸忍无可忍地一脚急刹将车停在了路中央，气呼呼地推开车门下车：“不练了！驾校教练都没这么骂过我！”

袁也也怒气冲冲地下了车：“我正想问问你给驾校塞了多少钱才拿到本儿的呢，这什么水平啊，最简单的自动挡居然也能开成这个德行！”

谭啸：“谁塞钱了，我就是自己考下来的，你不一直在旁边瞎嚷嚷我不至于开得这么差！”

袁也：“开得好你干嘛不敢上路啊？自己有问题还玻璃心不许人说！你们俱乐部的球员练球的时候，教练也只表扬不骂人吗？”

谭啸卡了壳，停了一下后赌气道：“反正我就是不跟你练了！反正现在这个世界里男人开不好车也是正常的！”

袁也被气笑了：“谭司令，你说这话好意思吗？是谁刚才还跳着脚地逼我，恨不得立时三刻就回到过去的？哦，轮到能逃避问题的时候，又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好了？告诉你啊，不管在哪个世界，这么简单的技能都掌握不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谭啸梗着脖子没说话，脸上露出了一种袁也之前从未见过的，如小孩子般受了委屈的表情。

袁也瞬间心软，放缓了口气说道：“好啦好啦，再试试嘛，我这么费时费力的还不都是为了你好。我答应你尽可能耐心一些，不再骂你了行不行？”

谭啸别别扭扭地再次坐进了驾驶室，袁也在遵守了不到五分钟的诺言之后，又重新开启了咆哮模式。

“天哪，我真是一辈子没见过笨成你这样的人，就这么点儿事儿为什么怎么教你都不会？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当上足球俱乐部经理的吗？就算你们搞体育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也不会蠢到这个地步还能当领导吧？”

这次谭啸缓缓地把车停到了不碍事的路边，熄火后一本正经地对袁也说道：“我不喜欢听你这样贬低搞体育的人，所以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开不好车。我右腿确实踢球受过伤，也确实早就好了，但我四岁那年，坐我爸开的车出去玩，路上出了车祸，我爸右腿粉碎性骨折，在医院里躺了很久，到现在走路还是瘸的。对了，我爸也是足球运动员，当年有望进国家队，但那次车祸之后，就再也不能踢球了。”

谭啸眼圈有点泛红，袁也看着谭啸呆住，车里一片寂静。

谭啸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说道：“早些年还在队里的时候，队友们嚷嚷着一起去学车，我不想跟人提起这件事，就硬着头皮跟大家学下来了，但

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开。我承认我可能心理上有点障碍，但这跟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起啊！”袁也十分诚恳地道歉，“不管你以后还愿不愿意继续练车，我保证再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说你了！”

“算了。”谭啸挥挥手，“我平时要是看见哪个球员踢得臭，骂得比你难听多了，就算你今天替他们出了口气。现在还是换你开吧，我得平复一下受伤的心灵。”

袁也下车跟谭啸互换了位置，并顺手打开已经关了好久的手机，微信消息的提示音响个不停，袁也看了一眼，哀叹道：“完了，还有一群等着跟我兴师问罪的呢！”

## 5

袁也带着谭啸赶到颠倒巷，在 CLUB 里毫无悬念地遭到了两个堂姐妹和路凡、肖末的集体围攻，谭啸倒是没再跟着起哄，但也不可能给袁也帮什么腔，袁也只能口沫横飞地孤军奋战，试图让大家相信她真的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而大家的态度当然是——不信。

一张嘴怎么也难敌过四张嘴，最后袁也实在说得累了，索性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袁也从来不会说话不算数，答应你们想办法就一定会想办法，但我也拜托你们在我没找到办法之前，能不能试着跟眼前这个世界和平共处？你们真的就不能从这个世界里找到哪怕一丁点好的地方吗？那我呢？我作为一个平胸而且长期被人误当成同性恋的姑娘，你们觉得原来那个世界对我能有多友好？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也没把自己给活成抑郁症啊，我还不是一边跟悲催的人生死磕，一边拼命找乐子，就为了能没心没肺地过好每一天嘛！你们知道我不是故意要让你落到这个境地的，但任何环境都不可能对一个人只有好处或只有坏处，你们一定也可以找出这个环境里对你们有利的方面，拜托换个思维模式行不行？都尽量乐观一点，好事当得起、坏事扛得住，总比一味声讨我有意义吧？”

大家终于都不说话了，各自陷入了沉思。袁也长出了一口气坐回沙发上，无意中迎面撞上谭啸投射过来的目光，来不及等袁也多想，两个人又同时迅速地把视线躲闪开了。

## 第7章

# 逆向自救

### 1

摸着良心说，跟另外五个人比起来，袁也当然更留恋现在的这个世界，从各方面来讲，这里更让她感到如鱼得水，只有一个人让她头疼，那就是刘磊，之前她跟谭啸吐槽的时候说的就是这家伙。袁也从来没想到谈个恋爱会这么烦人，跟刘磊约会次数越多，她就越是确定不想再继续下去，麻烦的是她不知道怎么才能和平分手，让刘磊不至于因为太恨她而在工作上把她往死里整。

该来的总归还是要来。某天晚上，袁也硬着头皮答应陪刘磊吃晚饭，饭后刘磊又要逛商场、吃甜品、看电影，磨磨蹭蹭一直到深夜，才让袁也开车把他送回了家。

车到楼下，刘磊发出邀请：“要不要上去坐坐再走？”

袁也急忙推辞：“今天太晚了，我还是……”

刘磊打断袁也：“男人主动开口邀请，出于女人的风度也得给个面子吧？”

袁也无话可说，只得跟着刘磊上了楼。

一居室的单身公寓里，刘磊把灯光调得颇为暧昧，给袁也倒了杯红酒后，借口出汗太多自己要去洗澡。

当刘磊披着薄薄的透明浴袍，腰上裹了条香艳的小浴巾走出来的时候，袁也不得不承认还是对眼前的美好肉体产生了某种冲动，毕竟当初他们一起到荒郊野岭试车，晚上同睡一张床的时候，袁也对着刘磊无意间裸露的小腹都能遐想一整夜，何况现在这个近乎全裸的高清无码版呢。

刘磊倒了红酒跟袁也一起喝，喝着喝着就坐到了袁也的大腿上，袁也的

手抚摸到刘磊光滑而富有弹性的肌肉，越发心猿意马起来，脑子里有个声音不停在说：反正现在这个世界是倒过来的，没有女人会拒绝送到嘴边的美色吧？别老想着不能太随便之类的鬼话了，要知道现在这种事可是你占便宜，不要白不要啊！

刘磊含了一口红酒喂到袁也嘴里，右手轻轻拨开了袁也胸口位置的两颗衬衫纽扣，就在刘磊的手指马上要滑进袁也文胸里的一瞬间，袁也脑海里那个挥之不去的邪恶声音戛然而止，她猛地推开刘磊站了起来，理了理衣服和头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太晚了，我真得走了。”

袁也说完拔腿就往外走，刘磊愣了一秒钟，羞愤交加地在后面嚷道：“袁也，你还是不是个女人！”

袁也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下，望着月亮长长地出了口气，在心里嘲笑自己道：你也是够屌的，对着男人意淫了那么久，人家想摸下胸就吓成这样，其实有什么可摸的，明明跟他自己的区别也不大。

袁也开车回了家，没把这个太当成一回事。然而第二天她发现，她不用再为怎么跟刘磊说分手而烦心了，因为刘磊已经彻底不搭理她了，并且对她工作上的一切需要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袁也这才把整件事代入回原来的世界想了想，不得不承认如果是她主动脱光了对某个男人投怀送抱，对方却反而被吓跑，她事后的表现应该也不会比刘磊大度多少。

袁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位置举足轻重的大秘被她给得罪得死死的，她以后在单位的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为了不再惹更多麻烦，袁也索性一并断绝了跟其他后宫们的往来，开始认真地拿出时间查资料，尝试找到摆脱目前这个世界的办法——虽说心有不舍，但回到过去最多也就是当不成主管，总还不至于时刻担心丢掉饭碗啊。

## 2

与此同时，无辜被卷入灾难中的另外那五位也开始了他们的逆袭自救之旅，他们试着按照袁也说的那样，努力从现在这个世界里找出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恒信俱乐部的董事们在三番五次敦促谭啸拉赞助未果后，开始暗搓搓（宁波方言）地向谭啸灌输一些邪门歪道的理念。

“潜规则这种龌龊的事咱们肯定不沾，”某个董事私下里以推心置腹、循循善诱的态度规劝谭啸，“但是你放着男性身份的先天优势不用也可惜了，

总可以打打擦边球嘛，开开心玩笑喝喝酒，哄那些女老板高兴一下就好了呀。”

这样也行？谭啸忽然开了窍，当天晚上就在夜总会开了个包房，约了几个感觉还算靠谱的女老板过来玩儿。夜总会的“爸比”一个劲缠着谭啸推荐手下的少爷们陪酒，谭啸严词拒绝，倒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实在没能力接受这种场面。他觉得凭一己之力应该足以应付了。

女老板们到齐后，谭啸先是挨个陪着她们来了一轮暧昧的情歌对唱，什么“哥哥你坐船头，妹妹我岸上走”之类，虽然男声部分和女声部分都颠倒了过来，好在曲调没变，照着字幕也能演绎得毫无破绽。

唱 high 了之后，谭啸又开始挨个敬酒，女老板们大喜过望：“哎呀，谭总这样的大帅哥主动陪我们喝酒，太给面子了！”“对对，只要今儿这酒喝到位，我们掏钱赞助一下足球事业那也是应该的。”

“各位老总可不能口说无凭啊！”谭啸笑意盈盈地顺杆爬，招呼服务生抬了一箱洋酒进来，在桌子上一字排开，“这样，每轮一对一，我干杯，各位老总随意，这些酒全喝光，一家一百万，行不行？”

女老板们怜香惜玉起来：“别别，真给谭总喝坏了我们也担待不起，这么着，一瓶一百万，我们各家摊，录音、立字据，绝不赖账！”

酒色当前，谁也不愿意扫兴，于是大家觥筹交错地喝了起来，谭啸如同喝白水一样一杯接着一杯灌，眼睁睁看着女老板们从色眼迷离到神情恍惚再到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当最后一个死撑的女老板也终于出溜到桌子下面后，谭啸喝掉杯子里剩的酒，拿起手机拍了桌子上的一排空酒瓶，把照片挨个发到了女老板们的微信上，又加了一句话：“女子一言，驷马难追。”

谭啸走出包房，感觉脚步略有些发飘，大堂的舞池里正放着节奏劲爆的音乐，谭啸趁着酒兴扭了几下胯，一路嘚瑟地迈着舞步出了夜总会的大门。

### 3

路凡决定彻底放下架子，约原先准备给他出书的那个出版社女编辑见个面，向她请教一下到底该写点什么内容才会受欢迎。

路凡厚着脸皮磨了好久，女编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路凡在赴约的路上反复提醒自己务必收敛尖酸刻薄的作风，一定要拿出诚心诚意谦虚求教的态度来，毕竟现在自己连从零开始都算不上，都已经跌到负数了。

没想到女编辑一见到路凡，态度当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欣喜地上下打量路凡道：“你居然是男的？还颜值这么高？早说嘛，我们可以把你包装成美男作家啊！怪我怪我，之前不了解情况。想出书是吧？没问题，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交给我全权策划，保证能把您捧红。”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路凡有些发蒙，他还是顺着之前想好的思路问道：“那您觉得，我写什么内容会比较有市场呢？”

编辑挥了挥手：“写什么不重要，颜值即是真理，懂吗？就冲您这张脸，只要文笔过得去，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回头我给你拟几个选题，您随便写写就行了。”

于是路凡像做梦一样跟编辑迅速商定了各种合作条件，编辑给出的首印数和版税率甚至比之前答应路凡的还要高。一切谈妥后，编辑临走前一个劲地叮嘱路凡，让他回去多发些自己的照片给她，她会马上开始进行预热炒作和宣传。

跟编辑分开后，路凡越想越觉得哭笑不得——想当初他千辛万苦地码了那么多年字，削尖脑袋地经营自己，才终于捞到了一个前途未卜的出版机会；而现在，他只是跑出来跟编辑喝了杯咖啡，出书的事居然就分分钟搞定了，而且听上去还颇有大红大紫的可能，这……应该还是值得高兴的吧？

路凡强迫自己相信这个结论——能轻易就实现梦想已经是相当奢侈的事了，再纠结手段和途径就未免太过矫情。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很开心，当晚路凡慷慨解囊，请所有光顾 CLUB 的客人喝了一杯。

#### 4

袁丁终于因为业绩太差被肖雨叫去谈话，被告知如果下个月再没有改善，不管是凭谁的关系进来的，也只好请她走人了。

袁丁垂头丧气地走出了肖雨的办公室，公司业绩最好的女同事满面春风地走过来：“丁儿，晚上一起吃饭啊，我请客！”

袁丁知道女同事刚拿到一大笔提成，这饭让她怎么吃得下去，只能讪讪地摇头拒绝。

女同事在袁丁后背上锤了一拳：“别这么没用！知道你业绩不好挨批了，那也犯不上愁眉苦脸的，来跟大家取取经嘛，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于是袁丁还是去了，席间一众做销售的女同事让袁丁说说到底怎么跟客户交流的，为什么总是被拒。袁丁支吾了半天，才面红耳赤地说道：“他们每次都问咱们的内衣有什么性感的卖点，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才算性感啊……”

女同事们顿时炸了锅，活像发现了一个外星生物：“不会吧？”“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确定不是在逗我们？？？”

袁丁只好以家里管得严为借口搪塞过去，女同事们互相看了看，叹气道：“要是乖成这样的话，上来就带你去体验大保健什么的估计你也接受不了，咱们还是从基础教育开始吧。”

当晚大家匆匆忙忙吃完饭就硬拉着袁丁回了公司，找借口赶走了几个还在加班的男同事，反锁了大门后，一个女同事贡献出了自己笔记本电脑里隐藏在层层叠叠的子目录下、容量高达两个G的文件夹，打开里面密密麻麻的视频文件，挨个播放起来。

一开始袁临只敢正眼看片头的一两分钟内容，什么女维修工上门服务，赶上衣着清凉的男主人独自在家；什么一本正经的男职员被色迷迷的女老板叫去办公室单独谈话；什么身材惹火的男老师放学后被女学生堵在教室里……

一演到真刀真枪的部分袁丁就闭上眼、扭过头、捂住耳朵，女同事们各种威逼利诱：“你还要不要学习了？看一下怕什么？就算不为业绩着想，也得为将来的性福着想吧？”“就是啊，女人喜欢处男，男人可不喜欢处女，他们更喜欢有经验的。”

要说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袁丁从没对这件事感到好奇，那一定是假话，但她从小到大接受的主流教育，不管来自父母还是传统文化，都在告诉她女孩子对这件事好奇是不对的。但既然现在这个世界和以往不同，再说也确实是由于工作需要，那或许也不妨……

袁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在同事们的劝导下睁开了眼，然后，一动不动地傻在电脑屏幕前，感觉又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看完片，袁丁又被拉入了女同事们单独建的微信群，里面时刻有人在分享带颜色的小视频、GIF动图、种子和网站资源，大家不停地探讨着什么样的颜让人看了就想扑倒、什么形状的胸肌手感最好、什么围度的腿够她们玩儿上一年……袁丁从不在群里说话，但还是暗搓搓地把所有分享和讨论滴水不漏地看了个遍。

一个星期后，当袁丁再次光顾一家内衣精品店时，终于可以整合最新学到的知识，有板有眼地向店长介绍：“我们的内衣采用独特的立体剪裁，能够凸显臀部的弹性和挺翘；局部透明或镂空的设计可以产生雾里看花的魅惑感；选用裸色和紫红色为主打色调，经科学验证都是能最直接勾起女人欲望的颜色……”

尽管还是有点结结巴巴，但袁丁终于成功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订单。

当晚袁丁激动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打开手机，同事群里仍在孜孜不倦地

深夜放料，袁丁看着那些男人的香艳图片，不禁把最近几个接触较多的男人在心里暗自比较了一下——如果按照公认的标准，当然应该是谭啸的身材最性感，但肌肉男并不对她的胃口；肖末嘛，虽然个子高但是太瘦了，好像也没什么意思；还是路凡这种身材适中、白白净净的斯文小生最诱人，让她一想到就有欲望亲一亲摸一摸。

袁丁意淫得面红心跳，有些羞惭地把脸埋进了枕头里。她觉得自己开始变得邪恶起来，但邪恶竟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是她之前从来都不知道的。

## 5

肖末连续两顿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出来吃，肖爸爸和肖雨轮番去叫都没奏效，作为一家之主的肖妈妈只好亲自去看看儿子到底是怎么了。

一进屋，只见肖末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床上，肖妈妈走过去一看，发现肖末正对着天花板泪流满面，枕巾上都湿了一大片。

肖妈妈顿时慌了神，说话的语气全没了平日的威严：“这是怎么啦？出什么事了跟妈妈讲，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肖末目光呆滞地摇摇头：“没事儿，我就是一想到自己快要结婚了，就觉得一阵阵心酸。”

肖妈妈在床边坐了下来，耐心劝慰道：“这不是好事嘛，长大了总要结婚的。”

“可是以后我在别人家受了委屈，就没有爸爸妈妈保护我了。”肖末边说边泪如雨下，“上次见面的时候霍小姐说了，结婚以后我不能出去工作，也不能干涉她在外面干什么，换个说法就是不管她怎么样我都只能忍气吞声，这日子可怎么过？”

肖妈妈叹了口气：“霍家也是知书达理的人家，不会太过分的，太过分了爸爸妈妈自然也会帮你去理论。不过，你结了婚也不要过于计较，至少霍家在物质上肯定不会亏待你。我们给你选这门亲事自然有我们的道理，哪个做父母的不为自己孩子着想呢？”

肖末哽咽道：“我知道你们是不想让我过苦日子，我都懂。我就是后悔自己之前太贪玩了，要是能像姐姐一样，自己有本事赚钱，也不至于让你们为我操这么多心，就算结婚，也不会让人家看轻了。”

“你要是早点明白这些道理多好。”肖妈妈恨铁不成钢道，“早就跟你说，男孩子也不能没有上进心，要不然以后只能依附女人，你就不听啊！”

“那我现在想改正错误是不是太晚了？”肖末擦了把眼泪，“我跟姐姐

说也想学着帮家里打理生意，就当给你们分忧也好，可是姐姐说我什么都不会，给我机会也没用。我发现自己简直活得太失败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肖末越说越伤心，几乎号啕大哭。肖妈妈心疼地把儿子搂进怀里：“哎呀，你姐也是不会说个话，难得你有这份心，想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嘛。这样吧，你姐要打理咱家的各摊生意，我看她也忙不过来，新开的那家内衣公司就让她交给你试试好了，我去跟她说。”

“真的？”肖末露出惊喜的表情，马上又恢复到低落的状态，“可我要是给弄砸了怎么办？你们都不会原谅我吧？”

“没事，谁不是边实践边学习的，有我手把手教你能砸到哪儿去。”肖妈妈边安抚肖末边环顾了一下肖末满房间的模型手办，“看你从小就这么热衷女孩子才爱玩的东西，有干大事的潜力也说不定，要真是那样，我们当然就更放心了。”

肖末抱着妈妈一通撒娇道谢，鼻涕眼泪糊了肖妈妈一身，肖妈妈鼓励了儿子几句之后起身离开，让肖末赶紧起床吃点东西。房门刚一关上，肖末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在屋子中间兴奋地蹦得老高。

上次肖末从袁也的话里得到启发，认真回忆了一下姐姐是否曾经利用女孩子的身份在家里占过什么便宜，想了很久，终于想起小时候姐姐跟他抢玩具，他总是抢不过，因为只要姐姐一哭，老爸老妈就会强行把玩具拿走给姐姐玩儿。肖末当然也是会哭的，却只会被呵斥：男孩子动不动就哭，丢不丢人！

于是肖末决定如法炮制，枕巾上湿的那片当然是提前洒的水，但在老妈面前流的泪都是真的，他之前跟几个电影学院毕业的小演员混过一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就是跟他们学会了怎么能说哭就哭的本领。

这会儿肖末对着镜子把脸擦干净，傲娇地甩了下头发——哼，谁还不是小公举了咋滴！

## 6

袁临又成了乘务组里最勤劳的人，她的骄傲根本不允许她得过且过地混下去，在仔细分析了形势变化之后，她与时俱进地稍稍调整了一下对待乘客——尤其是对待男乘客的态度，很快就再次脱颖而出成为机组之星。

过去袁临在面对男乘客时既保持着职业性的热情友好周到，又刻意端着那么一点点专属于个人的、高贵矜持的疏离感，她深深地知道这种分寸反而能更多地激发出男人的好感。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她用不着再那么累，而是可以完全放开了去对男

乘客们笑脸相迎、插科打诨，越是表现得开朗随和，她就越是受欢迎，男乘客们不停地找借口跟她搭话，从她手里卖出去的免税品比乘务组其他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

袁临在乘务组同事面前渐渐恢复了以往昂首阔步、目不斜视的状态，但是只要看到那些女飞行员，她心里仍然会生出一种自觉矮人一头的不快，而这种不快在飞某趟短途航线时达到了顶峰。

这趟航班的女机长和两名女副驾简直就是袁临有史以来遇到过的事儿最多的人，比最难缠的乘客还要讨厌。从一上飞机她们就开始一刻不停地支使袁临，一会儿要吃的、一会儿要喝的，一会儿嫌可乐加的冰块不够多、一会儿嫌刚冲好的咖啡不够热……她们提出任何需求袁临都必须马上满足，否则就会催个没完没了，有几次袁临甚至不得不中断对乘客的服务，一路小跑着去给她们送这送那，每次非但没有得到感谢还要听各种刻薄的挑剔和抱怨。

袁临一忍再忍地坚持到返航，落地后整个机组被召去公司开会，会议结束后，袁临换好便装准备离开，途经休息区的时候，看到那三个讨人厌的女飞行员正坐在一起喝咖啡闲聊。袁临暗自庆幸终于能摆脱她们，但愿以后执勤别再碰到这三位，就在袁临加快脚步往外走的时候，那个女机长忽然叫住了她。

“哎，帮我续杯咖啡！”女机长拿着空杯子的手毫不客气地伸向袁临，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

袁临嫌恶地皱起眉头，冷冷地应道：“对不起，现在不是工作时间，你是自己没长手还是没长脚？”

女机长愣了一下，袁临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没走出几步，那三个人的议论声就从背后清晰地传进了她耳朵里。

女机长：“让她帮个忙而已，哪儿来那么大火气，她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副驾：“伺候人伺候多了心理不平衡呗，有种也跟咱们一样干点儿有女人气概的工作嘛！”

另一个副驾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就她们这些爷们儿兮兮的女空乘，别说真的开飞机上天了，只怕模拟驾驶都会被吓破心脏吧！”

袁临刚听到还觉得滑稽可笑，稍微消化了一下之后就气到浑身发抖，已经累积了很久的无名火如核弹般在体内炸开，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遵循这个世界的法则，让你们看看有气概的女人到底什么样！

袁临转身快步走向那三个飞行员身边，也没顾上区分谁是谁，二话不说就一拳挥在了其中一个的面门上，对方顿时满脸开花，另外两个扑上来想要帮忙，袁临一个漂亮的后旋踢直接把两个人全都扫趴在地，第一个挨打的淌

着鼻血冲过来和袁临扭作一团，休息区的其他飞行员和乘务员赶紧围了过来，劝架的劝架、拉偏手的拉偏手、看热闹的看热闹，场面一片混乱……

袁临最终还是挂了彩，一只眼框乌青、脸上多了好几道抓痕，但另外三位只会比她更惨，一个胳膊脱臼、一个鼻梁骨折、一个没搞清伤在哪儿但走路只能一瘸一拐。

公司领导把四个人叫到一起询问调解了一番，大家都同意接受公司内部处理，不报警。领导让她们先回家养伤，等候处理结果。

离开公司的时候，一群认识或不认识的空乘像护送英雄一样前呼后拥地将袁临送到大门口，袁临无言地跟大家挥手道别，默默离去，她也不知道等待她的结果会是什么。

但袁临一点都不后悔，她做了二十多年优雅的淑女，还是第一次体验到做个莽夫的感觉原来更加畅快淋漓。

## 第8章

# 阑珊处

### 1

心情不错的谭啸和肖末不约而同地来到颠倒巷，并碰巧在“女左男右 CLUB”门口偶遇，他们都想找绑在同一条船上的难友们聊聊天，交流一下最近的心得体会。

只有路凡一个人在店里，女生们并没来光顾。三个男人坐在一起对吹了几瓶啤酒后，肖末凑近另外两位，神秘兮兮地说道：“趁着她们几个没在，咱们坦诚相见，聊点儿男人之间的话题吧。说真的，你们俩就没动过念头，体验一下这个世界里的姑娘是什么滋味？”

谭啸和路凡互相看了一眼，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

谭啸：“好吧，我承认跟我女朋友分开后，有一次试着在微信上找过附近的人……”

肖末惊讶地打断谭啸：“附近的人？你也太老土了吧哥！现在交友软件五花八门的，什么陌陌啊、探探啊，比微信方便多了，谁还用那个。”

谭啸脸红了一下：“我真的很少干这种事儿，顶多就是偶尔好奇。”

路凡：“我用不着去网上找，这条巷子里从来不缺寻欢作乐的漂亮姑娘，我承认我找她们搭讪的时候也不是每次都只想聊聊天那么单纯。”

“那结果怎么样？你们都有收获吗？”肖末追问。

谭啸心有余悸地摇了摇头：“不怎么样！她们实在是太直接了，聊不了两句话题就直奔下三路。虽说我的初衷也不是多高尚，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们这个样子我总有一种被侵犯和羞辱的感觉，最后受不了全拉黑完事。”

路凡拼命点头：“没错，我虽然是面对面接触，她们还不至于太露骨。”

但基本上那个气氛吧，很难不让你产生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

“对呀，到底哪儿出了问题！”肖末懊恼地拍了下大腿，“咱们以前最怕的就是明明只想走个肾，女的却不依不饶非要跟你走心，对吧？现在她们比咱们还怕招惹上感情呢，按道理大家都不找麻烦挺好，可怎么就让人心里这么不舒服呢？”

“人性本贱呗！”路凡苦笑着总结道，“什么东西都得偷偷摸摸、费劲巴拉弄到手才觉得好，但凡撒开了给你，再好也觉得食之无味。以前男人都极力主张性爱分开，那是因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性本来就不易得，你就召个妓还得给钱呢。现在好了，满大街都是免费送上门的，没劲了吧？倒胃口了吧？发现走心这件事的光辉美好了吧？可一旦有一天回到原来的世界里，你们，包括我在内，还是会希望能性爱分开，贱性是改不掉的，人人都逃脱不了！”

谭啸皱着眉头喝了口酒，反驳道：“我不觉得这只是因为贱，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原因是……虽然我不太愿意承认这点啊，但我真心觉得，男人可能在感情问题上比女人更脆弱。我们不想动感情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感情这东西不好，而是因为不愿意承受失去的痛苦，你们敢说自已从没有过这种心理吗？”

路凡有些出神，像是被谭啸勾起了某些回忆。

肖末打了个响指：“我真没有，我就是觉得性也好、爱也好，大家一起玩得开心不就行了？问题是女人一扯上感情就各种叽叽歪歪，动不动就这也不高兴那也不高兴，然后事情就变得不好玩了啊。但是现在她们一点都不叽叽歪歪了好像更不好玩，这就好比……你跟猪一样的真人队友组团打怪兽，也比总跟永不出错的电脑程序一起玩有意思吧，至少前者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啊。”

路凡叹了口气：“说来说去，人就是难伺候的生物，横竖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也不知道那三位小姐是什么体会，这个世界里的男人是让她们觉得比过去更好呢还是更差呢？”

谭啸忍不住笑了一声：“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反正我知道有一个已经快受不了了。”

## 2

同一时间，袁家三姐妹聚在奶奶家，袁也和袁丁正在给鼻青脸肿的袁临上药，之前她俩掩护着袁临在家里东躲西藏了好久，生怕被奶奶看见，结果袁临去厕所的时候还是不慎跟奶奶打了个照面，奶奶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怎么都这么大了还跟人打架？”

“说得好像我小时候就不干别的，整天到处打架似的。”袁临躺在沙发上，一边在药水涂到伤处时倒吸着凉气，一边唠唠叨叨地吐着槽，“我是有多冤啊，当年我爸怕男生欺负我送我去学空手道，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派上用场。”

袁也“啧啧”道：“那你也够厉害的，闲置了十几年的功夫，一出手就一个人单挑了仨？你当时真的一点儿都不害怕？”

袁临：“你不是说过嘛，这个世界只是男女观念倒过来了，生理上还跟以前一样，那有什么可怕的？这些女飞行员以前都跟我一样是空乘，我还不知道她们？推个餐车都嫌累的体力渣！”

袁丁小心翼翼地袁临的眉骨上方贴了个创可贴：“姐，我以前怎么都想不到你居然也会跟人动手，在我看来你光用气场就可以碾压众生了。不过这个世界里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儿实在太多了，你们也想不到我这个见了生人就犯怵的废柴，现在也能单枪匹马签下订单了吧？”

“哇塞！牛啊！”袁临和袁也一起为袁丁鼓起掌来，“看来你以前学院派的人设定位不准嘛，说不定你就该朝着商界精英的路线发展。”

袁丁既开心又不好意思，她还是第一次被两个堂姐这样夸奖和吹捧。

袁也忽然叹了口气：“我一直以为咱们仨是这个世界上最格格不入的姐妹，谁和谁都找不到一点像的地方。现在才发现咱们身上至少有一个基因还是超级相似的，就是……”

“不服输！”袁临和袁丁想都没想就同时接上了袁也还没说完的话。

三姐妹互相看了看，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笑过之后，袁丁说道：“就爷爷重男轻女这件事，咱们都不太服气对吧？不过现在我倒觉得，或许爷爷未必就是真的只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他大概也是好胜心太强，既然他那代人大多觉得生男孩好，他就不愿意自己在这件事上输给别人，可能这才是根源呢？”

袁临点了点头：“如果爷爷知道咱们仨都这么随他，不知道会不会开心一点。”

袁也：“爷爷当然知道，他什么都看得见，要不然他是怎么帮我实现愿望的？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再跟他交流一下，让他把我这愿望收回去。”

三姐妹又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袁也跳起来：“嗨，坐在家里发呆也没用，趁着咱们仨今天都有空，不如出去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的夜生活啊？别忘了现在可是咱们女人的天下！”

袁丁露出跃跃欲试的神色看着袁临。袁临郁闷地摸了摸脸：“我这样子能出门吗？”

“Why not？”袁也蹿到袁临身边进行游说，“就是这样才显得霸气嘛。

当然了，你要实在介意，我们也可以稍微掩饰一下……”

半小时后，三姐妹穿着款式相近的白衬衫、戴着酷酷的黑色大墨镜出现在街边，招手上了一辆出租车。

“颠倒巷咱们就别去了吧，熟人太多。”上车坐定后，袁也小声咕哝了一句，扭头问袁临，“你知道别处还有哪家夜店玩儿得最 high？”

袁临想了想，向出租车司机报了个地名。

### 3

三位男士在 CLUB 里喝到兴起，也打算换个地方去撒撒欢。

“不过去哪儿呢？”谭啸郁闷道，“以前咱们男人喜欢去的那些地方现在都被女人攻占了，虽说也不是不让男的进吧，但那些女的打量你的眼神真的让人浑身不自在。”

“被打量算什么啊，我有一天只不过夜里十二点一个人出去吃了碗面，居然好几个女的跑来跟我询价，问我包一夜多少钱！”路凡一脸悲愤。

谭啸和肖末使劲憋了半天还是笑出了声，路凡无奈道：“哥们儿一直以为自己浑身上下文艺气息，现在才知道敢情都特么是风尘气息。”

谭啸和肖末差点笑出眼泪，肖末笑够了忽然想到什么，蹭地一下站起来说道：“我知道有个地方适合咱们去玩，走吧，包你们今儿晚上爽翻天！”

人气超旺的夜店里，袁家三姐妹并肩坐在小包厢里的沙发上，面前整整齐齐站着一排帅气的小鲜肉，正微笑地看着她们等待她们挑选。

三姐妹努力摆出镇定自若的架势，三双眼睛在墨镜后面挨个把小鲜肉们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三个脑袋凑到一起低声讨论道：“真要找陪酒吗？”“我怎么觉得心里慌慌的？”“要不然只来点儿表演性质的算了。”

三姐妹挥了挥手，小鲜肉们鱼贯而出，一个穿着紧身衣的性感男人走进来，跃上竖着钢管的桌面，环绕着钢管妖娆地舞动起来。三姐妹边喝酒边欣赏着男人魅惑的舞姿，看着他边跳边将身上的衣物渐渐脱掉，每脱一件，三姐妹都面红耳赤心跳加快，直到舞男身上只剩了最后一条三角裤，三姐妹赶紧叫停，表示就演到这里可以了。

舞男站在桌子上等着收小费，三姐妹互相扭捏推辞了一番，最后还是袁临装出一副欢场老手的样子，把一卷钞票塞进了舞男的内裤里，舞男愉快地跳下桌子告辞离开，门一关上，三姐妹顿时上气不接下气地笑成了一团。

肖末带着谭啸和路凡走进了一家生意火爆的台球厅，里面站满了叼着香烟、握着球杆的女孩子，有的伏在台球案上专心致志地击球、有的三五成群站在旁边观战、有的斜倚在桌角给杆头擦着壳粉，屈指可数的几个男孩百无聊赖地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玩着手机，显然是在等女友。

肖末一行的出现毫无悬念地吸引了所有女孩好奇的目光，三个男人不理睬女孩子们的注视，单独开了一张台子，有板有眼地玩了起来。

女孩们的视线一直在围着他们那张台子打转，一开始是盯着三位男士看，后来渐渐变成了盯着桌上的球看，因为发现他们的技法竟然出人意料得娴熟漂亮。

很多女孩围了过去，目不转睛地欣赏着三个男生各具特色的打法。谭啸计算精确、出手稳准狠，能够提前好几步设计出每粒球的走向；路凡仪态潇洒、击球角度刁钻，经常打出匪夷所思的路线；肖末则是俏皮的炫技派，一会儿跳杆、一会儿弧线、一会儿回旋，看得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

没过多会儿，几个自认为打得好的女孩就忍不住向谭啸他们提出一对一单挑，几乎台球厅里的所有人都不再打球，全都过来观战，几盘打下来，谭啸、路凡和肖末行云流水、砍瓜切菜般大获全胜，女孩们摇头叹息、甘拜下风。

在所有崇拜目光的注视下，三位男士拽拽地一起走出了台球厅。

“这次先意思意思，下次我们还可以去团灭网吧、街机厅、保龄球馆……”肖末无比嘚瑟地说道。

谭啸傲娇地点头：“哼，有些事说到底还是男人更有天赋！”

路凡一左一右地搭住谭啸和肖末的肩膀：“走，去吃点儿夜宵，组团出街应该没那么容易被误会了吧？”

“也说不定……”

三个男人嘻嘻哈哈地消失在夜色中。

#### 4

同一时间，袁家三姐妹刚刚在洗浴中心享受完按摩小弟的服务，正筋酥骨软地躺在包间里休息。

“难怪那么多男人结婚以后也整天不着家，”袁也一边随手翻着一本杂志一边嘟囔，“外面这么多风流快活的去处，当然不愿意回去守着黄脸婆了。”

“可是天天干这些事也没什么意思吧？”袁丁若有所思地看着天花板，“我觉得偶尔试一下还挺好玩的，但要把时间全花在这些上面就太无聊了。想不通他们男人怎么会这么热衷。”

“那是因为你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他们可不一样。”袁临弯着腰仔细地吧刚修过的脚趾甲重新打磨一遍，“你们不知道，男人有时候很无趣的，做很多事都仅仅出于动物本能。比如吃东西，味道过得去能填饱肚子就好，不懂卖相好坏有什么差别，更不懂为什么要挑剔就餐环境；买什么东西都是实用就行，完全不在意质地、手感、外观，即使追求名牌也不过是为了面子上好看；就连做个爱，他们也只会一味纠结尺寸和时间这两个指标，根本不明白这是一个需要各方面感受同时到位的系统工程……总而言之，他们不懂精神满足比身体满足更高级更快活，所以当然会流连这些声色犬马的场所。”

“哇哦，姐你懂得可真多！”袁丁听得眼睛都直了，转念一想又叹息道，“那看来咱们在这个世界里得收敛点儿啊，这边肯定是女的才神经比较大条，咱们要是处处表现得太讲究了，估计会被认为……应该怎么说？爷炮？”

两个堂姐被袁丁发明出的新词逗得大笑，袁也把手里的杂志翻了一页，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后忽然从床上弹了起来：“我的天！你们快看找到了什么！”

袁临和袁丁望向袁也举在手里的杂志，只见满是旅行照片的彩页上赫然印着一行黑字大标题“云南佤族部落神秘巫术——向去世一周年的亲人祈愿”。

## 5

六人团全体成员再次聚齐，袁也给三位男士依次传阅了她从洗浴中心偷偷带走的那本杂志。

“这上面没写怎么才能取消愿望，我们在网上到处查那边的联系方式，只找到了这个村子所属镇政府的电话，打过去之后问起这事，被接电话的人劈头盖脸训了一顿，我还给录下来了，你们听听。”

袁也边说边从手机里找出录音，调大音量后播放，录音里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女声气急败坏地说道：“你们不要信这些乌七八糟的，哪里有什么巫术，都是骗人的！有些人隔三岔五来镇上搞些装神弄鬼的活动，一大堆居民跟着凑热闹，弄得我们很头疼好不好？我们正准备开展打击封建迷信的活动，你们以后不要再来问这些了。”

袁也关掉录音，朝大家耸了耸肩。

路凡做了个无奈的表情：“不能怪人家啊，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我要是接到这种电话也会骂回去的，还会再写篇文章感慨一下——为什么都21世纪了，愚昧无知的人还是那么多。”

“那你现在该知道随便嘲讽别人未必就一定代表正义了吧？”袁临不失

时机地怼了路凡一句，又补充道，“不过既然接电话的人说要开展活动，我们就搜到镇政府的网站，顺藤摸瓜地在里面查了半天，发现他们果然提到过一个叫‘圣灵师’的人，看了下资料就是来自那个部落。”

谭啸冷笑了一声：“圣灵师？这名字听着就像给骗子量身定做的！”

袁丁接话道：“我们又在网上搜了一下‘圣灵师’，结果乖乖不得了，人家居然有自己专门的官网，比镇政府的网站做得好多了。我们在网站留言但是没人回复我们，不过网站的公告上写着这位大师固定来镇上做法事的时间，也接受互联网上的视频咨询。”

袁也指了指手机屏幕上的时间：“今天刚好是可以跟他连线的日子，所以我才让你们务必这个点儿过来，一次 200 块钱，要不要试试看？”

谭啸和路凡几乎同时发出嘘声：“我去！这也行！抢钱啊？”

肖末却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赶紧连赶紧连，我还没见过活的巫师长什么样儿呢，这 200 块钱我出了，算我请你们的！”

肖末动作迅速地拍给袁也 200 块钱现金，谭啸和路凡也就没再吭声。袁也收起肖末的钱，一边嘟囔着“死马当活马医”，一边在手机上登录了那个网站，用网银付费后被告知需要排队，等了好半天之后，视频终于接通了。

另外五个人一窝蜂地挤到袁也身边朝手机屏幕上看，只见一个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袍、浑身披挂着奇形怪状饰物的老年男子端坐在一间屋子里，面孔黧黑干裂如同老树皮，闭着双目犹如入定。另一个打扮相对正常些的中年女人站得比较靠前，看起来像是助手，对着摄像头行了个奇怪的礼，用蹩脚的普通话说道：“欢迎你们，异乡人，请问你们有什么事需要圣灵师帮助？是想占卜吉凶，还是想转运祈福，或者是……”

坐在后面的“圣灵师”突然一惊一乍地双目圆睁，嘴里发出“啞”的一声打断了助手的话，助手转头看向他，圣灵师开始叽里呱啦地说起了袁也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话。等他说完后，助手扭过头来一脸惶恐地翻译道：“圣灵师刚才说，他从你们那边感知到了可怕的力量，无心的过失触发了魔鬼的契约，癫狂的世界中游荡着找不到归路的迷途羔羊。”

六个小伙伴大吃一惊，袁也拼命点头道：“对对对，大师说得太对了，我们就是来找归路的。我不小心在爷爷去世一周年的时候许了个愿，没想到愿望真的实现了，却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后来我们发现这种祈愿的风俗正是源自大师居住的部落，所以麻烦您帮我们问问大师，我们到底怎么才能把愿望撤销呢？”

助手叽里咕噜地跟“圣灵师”讲了一通，“圣灵师”老树皮一样的脸严肃地缩成了一团，微微抬起双手，语气缓慢而沉重地说了很久。

助手向袁也他们翻译：“大师说，解除契约，必须回到神秘力量发起的源头之地，但魔鬼之手将无处不在地阻碍你们撤销这个约定。大师要你们记住，空中飞行欲速不达、坦途大道寸步难行，只有避开天空和大路才能通往终点，但你们的旅途注定充满艰难险阻，会遭遇黑夜的暗算、咆哮的铁兽、嗜血的利刃、轰塌的山峰……”

助手越说表情越狰狞，袁也胆战心惊地问道：“这都是什么意思？大师是让我们过去找他，还不能坐飞机？”

助手忽然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迅速恢复了一本正经的表情：“对不起，本次咨询时间到，还有其他问题欢迎下次连线，再见。”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助手已经切断了视频连线，屏幕上一片漆黑。

除袁也之外的五个人面面相觑，肖末抱怨道：“什么鬼！这200块钱也太不值了！”

袁也关掉手机，态度坚决地说道：“看来咱们只能去那个部落走一趟了，面对面聊总不至于再这么有一句没一句的。不让坐飞机，我可以跟客户申请远途试驾，让他们给我弄一辆七座越野车。”

路凡惊呼：“你疯了啊！这老头百分之百是个骗子，从穿着打扮到行为举止，跟那些恶俗烂片里装神弄鬼的套路一模一样，咱们何至于为他千里迢迢地跑过去一趟！”

袁也反驳道：“可是刚才明明我还什么都没说，他就准确说出咱们的处境了啊，这总不可能是装出来骗人的吧？”

路凡一脸不屑：“什么准确，吃半仙这碗饭的从来都是说模棱两可的话，要的就是你主动拿自己身上的事往里套，就算实在套不进去，他也可以说是以后会发生的，你有脾气吗？”

“再说如果不是骗人的那就更可怕。”谭啸插话道，“你没听那老头说吗？就算不坐飞机，去的路上也到处都是危险，哪样听着都像能送命的，这要是贸然跑去了，咱们还能活着回来吗？”

袁丁附和道：“也是哦，要是假的，去了也白去，要是真的，这一趟又实在太吓人，横竖还是不去的好。”

袁也烦躁起来，将手机拍在茶几上：“那你们到底是要我怎样？这是咱们摆脱目前处境的唯一线索了啊，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待在这个世界里，我是无所谓，你们自己看着办！”

另外五个人陷入了沉默，过了好半天，肖末开口道：“我想去。第一我还没去过云南，第二我也从来没真的冒过什么险。能怎么样呢？有危险归有危险，又没说一定会死，困难不都是拿来克服的吗？”

袁临懒洋洋地说道：“我也不是很在乎，反正我的工作本来也是高危行业，而且公司对我打架那件事的处理结果刚下来，停职反省一个月，我闲着也是闲着，二小姐要是真决定去，我就陪她走一趟。事情总是要解决的嘛，何况不用坐飞机对我来说真是太有吸引力了。”

袁也感激地看了姐姐和肖末一眼，又问另外那三个：“你们仨呢？什么打算？”

谭啸、路凡和袁丁还是犹豫着没吭声。

袁也站起来：“好吧，去不去全凭个人意愿，我不勉强。不过我要是你们，哪怕真的千难万险，这一趟也非去不可。你们想想，如果真的找到了回去的办法，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日子也就只剩下几天了。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六个人是什么吗？是异类！想想这辈子你能有多少做异类的机会？就剩最后这点时间了，还不多走走看看、多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快感？我也不想再多说了，总之三天后的早晨，想去的人到南巷口集合，七点准时出发，过时不候！”

## 第9章

# 异类之旅

### 1

三天后的清晨，除肖末之外的所有人都早早就出现在了集合地，一辆最新款的七座越野车停在街边，炫目的外观足以让他们这几千千米的行程一路拉风到底。

谭啸好奇地问袁也：“这车真是客户提供的？难道你长途试驾不用带其他同事吗？我们这些人又跟试车没什么关系。”

袁也“啧”了一声：“怎么可能带同事，难道要让她们知道咱们的秘密？我躲她们还来不及呢。但是带你们也是光明正大经过客户同意的，你得明白车最终都是卖给普通人开的，不是非得专业试车员才能试。好啦，上车吧。”

大家放好行李上了车，眼看七点已过，还是没见肖末的人影，打电话一直被告知不在服务区。

“到底什么情况？他不是第一个说要去的吗？”袁也焦躁道。

“谁知道呢，这家伙本来就不靠谱。”袁丁嘟囔道，“别看那天叫得欢，不定遇到什么其他好玩的事就改主意了。”

“那就不等了。”袁也无奈地摇摇头，发动了车子。

然而刚开出没多久，肖末就背着一个巨大的双肩包从街边的地铁口走出来，眼睁睁看着袁也开车从自己面前经过，慌忙拔腿就追，边跑边挥着手臂喊道：“哎，别走别走，这儿还一个呢！”

车缓缓停在了路边，肖末气喘吁吁地上了车：“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还能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袁也指了指仪表盘上的时钟：“自己看，都迟到快20分钟了，说好过

时不候的，怪我们咯？”

肖末一屁股坐在了最后一排谭啸身边的空位上：“靠，本少爷八百年不挤一回地铁，今儿好不容易坐一次就碰上咸猪手了，好好一姑娘家怎么这么变态呢，果断得扭送到保安那儿为民除害啊。”

“你碰到这种情况难道不应该是积极配合的吗？”坐在副驾的路凡扭过头一脸惊讶地看着肖末。

“要事先跟我商量一下我说不定就配合了。”肖末一本正经地说道，“但未经同意直接骚扰就是不行，那么多人看着呢，我不要面子的啊？”

大家都笑了起来，袁也边笑边掏出墨镜戴上，再次调整了一下安全带，松手刹、挂前进挡、踩油门，车子迎着初升的朝阳正式启程。

车上了高速没开出几千米，路上就开始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堵，到最后几乎被堵得纹丝不动，整整一个小时都没能往前挪几米，本来还心情愉快的六个人都变得焦躁起来。

袁丁望着停车场似的路面抱怨道：“照这样咱们得什么时候才能开到啊？我好不容易才从实习公司那儿请到几天假，要是不能按时回来，这工作绝对是保不住了，本来我业绩就不好。”

肖末笑嘻嘻地探身过去：“这个问题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担心了。你还不知道吧？你那家公司以后归我打理了，回来我就正式接替我姐上岗，我不开你，没人敢让你走。”

袁丁一脸惊讶：“不是吧？你接手？那就算我不被开，公司还保得住吗？”

“嘿，这话说的，当老师也不能门缝里看人！”肖末不服气道，“回去就让你看看优秀的管理人才什么样。”

两个人斗嘴间，路终于渐渐疏通了，袁也松了一口气，踩油门提到最高限速，想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刚飚了没几分钟，仪表盘上突然显示胎压报警，方向盘也开始侧偏，在紧急停车带下车检查，发现右后胎被扎了。

袁也只能慢慢开着车，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找了个小修理厂补胎，修车的师傅从拆下的轮胎里拔出一根长长的钢筋，袁也都想不明白这是怎么能扎进胎里的。

“还记得那个巫师说过的话吗？”谭啸忽然幽幽地开口道，“坦途大道寸步难行，照这样看来，说不定是真的。”

大家听了谭啸的话都莫名地打了个激灵，袁也装作不在意地说道：“那就不走高速，也无所谓，本来试车也只有路况不那么好的地方才有意义。”

袁丁怯生生地问道：“但是他后面说的那些呢？好像也不是光不走大道

就没事了。”

“那怎么办？难道现在掉头回去？”袁也不耐烦地怼了回去，“开弓没有回头箭，拜托你们拿出点儿胆色来行不行！”

## 2

于是没人再说丧气话，补好胎后，车子重新启程，上了狭窄而颠簸的国道。每隔一段路，总有大货车停在路边休息，皮肤黝黑的女司机们四仰八叉地坐在驾驶室里，有的用帽子扣在脸上呼呼大睡，有的啃着凉馒头喝着白开水。

虽然决心不回头，但想着巫师的预言，大家多少情绪有些低落，很长时间车里都寂静无声，似乎每个人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一阵叮叮咚咚的电子音让车里重新有了点儿生气，袁临扭头看了一眼正在打游戏的肖末，惊叫道：“这么古老的掌机你居然还有！我小的时候也玩儿过一阵，估计袁也和袁丁她们都没见过这种老古董。”

肖末咧嘴一笑：“玩儿的就是情怀嘛！再说现在稍微复杂点儿的游戏都面目全非，三国里面一帮女人斗来斗去，换装和恋爱养成的主角倒都成了小男生，什么鬼！还不如玩玩这些古老的打飞机打坦克，起码不至于精神错乱。”

袁临想重温一下童年记忆，跟谭啸换了个位置。谭啸和袁丁坐到了一起，俩人没什么话好讲，只能尴尬地互相笑了一下，然后各自扭头看窗外的风景。

一个小时后，肖末和袁临打腻了游戏，都蜷在座位上睡着了；坐在副驾驶的路凡也东倒西歪地打着瞌睡，谭啸探过身去拍了拍路凡：“咱俩换换吧。”

路凡迷迷糊糊地起身，迈开大长腿毫不费力地跨到了后排，一屁股坐在了袁丁旁边。袁丁喜出望外，心怦怦乱跳地琢磨着该跟路凡说点儿什么才好，然而路凡完全处于不清醒的状态，找了个舒服的坐姿又睡过去了。

谭啸坐到副驾，袁也一脸疑惑地扭头看他。

谭啸面无表情地指指前面：“看路！副驾打瞌睡，司机就跟着犯困，我可不想上路第一天就出事故。”

袁也不屑地“嗤”了一声：“自己不会开，还不放心别人开！”

“这有什么必然关联吗？”谭啸理直气壮道，“你还不会开飞机呢，也不敢搭机长全程打瞌睡的航班吧？行了你就当我强迫症吧，谁让我有心理阴影呢！”

袁也没好气道：“那就拜托你安静坐在一边别跟我说话，我倒要让你看看是不是副驾没动静我就会跟着睡着！以为我这么多年试驾员白混的啊？”

谭啸耸耸肩，果然闭紧了嘴巴一声不吭，袁也挑衅地瞪了谭啸一眼，谭啸满不在乎地装没看见。

路凡睡着睡着就靠在了袁丁身上，脑袋的重量压得袁丁肩膀有点疼，温热的鼻息拂在袁丁的脖子上感觉有点痒。然而袁丁却无比享受这一切，甚至生怕路凡突然惊醒，让这一刻的亲密稍纵即逝，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微微侧头打量着熟睡的路凡，小心翼翼地将面颊贴在了路凡的发丝上，也闭上眼睛甜蜜地沉入了梦乡。

至少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车厢里鸦雀无声，只有此起彼伏的均匀呼吸声。袁也一直没听到谭啸发出任何动静，猜想他肯定也早就睡着了。笔直延伸的公路两旁，看似一模一样的树木一棵接一棵从窗外掠过，袁也渐渐觉得眼皮有些沉重，终于忍不住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合上嘴巴的时候，袁也忽然感到舌尖上有一丝凉意，这才发现嘴里被丢进了两粒薄荷糖，扭头一看，谭啸正若无其事地扣上了一罐薄荷糖的瓶盖。

袁也急忙辩解：“我只是打哈欠而已，可没睡着啊！”

谭啸一脸无奈：“我说你什么了吗？打我一坐过来你就开始炸毛，好像我就是特意来跟你作对的。拜托，咱们现在是同舟共济的旅伴，我只是想出点力帮点忙而已。虽然我开车不太行，但却是公认最好的副驾，你有必要戒心这么重吗？”

袁也想了想，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点过于敏感了，嘴上却不肯服软：“最好的副驾？但愿不是自己封的哈！”

然而袁也很快就相信谭啸确实没吹牛。开了这么多年车，坐过她副驾的人不计其数，真的从没有谁像谭啸这么细致周到，就连过去试驾组的男同事也不行。

她有点渴下意识瞥一眼杯托，谭啸立刻拧开杯子盖把水送到她嘴边；她手心出汗在裤子上抹一下，谭啸立刻递上干、湿纸巾各一张；她对路边的指示牌稍微露出迟疑的神色，谭啸立刻在手机上调出电子地图给她看……

这完全不像袁也认知中的谭啸，她一直觉得这家伙无比自大和自我，压根不 care 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难道真的是被小时候的车祸吓出了阴影，只在坐车的时候才对司机表现出这种高度的默契和关爱？

不管怎样，在收起了浑身的倒刺之后，袁也竟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种照顾，她觉得自己正融化在一种暖洋洋的气息中，而这种暖意，她好像还是平生第一次从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身上体会到……

## 3

中午时分，车子经过一个小村落，村口一片清澈碧绿的大水塘，一群八九岁的小女孩在水中玩耍嬉戏，同龄的小男孩们却只是在岸边探头探脑地张望。

已经到了接近夏天的季节，越往南开天气越热，大家途经休息站上厕所的时候都已经换上了短打扮，这会儿看见碧波荡漾的清涼水面，纷纷吵着要下车玩一会儿。

袁也停了车，大家走到水塘边享受着惬意的微风，不过正当空的烈日还是晒得每个人都汗流浹背。肖末看了看在水中打闹的小女孩和忸忸怩怩躲在岸上的小男孩，扭头对大家说道：“既然咱们是异类，不吓唬吓唬人可就太遗憾了！”

话音未落，肖末已经脱掉上衣扑通一声跳进了水塘里，欢快地扑腾起来。小女孩们大概从没见过男人下水游泳，一个个愣在水里呆呆地看着肖末，肖末游过去，恶作剧似的撩起水泼她们，小女孩们顿时作鸟兽散，一溜烟爬上岸跑得无影无踪。

肖末哈哈大笑，见路凡蹲在岸边出神，悄悄地游过去，一把将他拉下了水。

路凡在溅起的水花中挣扎了几下浮出水面，边骂着粗口边脱掉湿透了的上衣扔上岸，然后扑向肖末和他打闹起来。

肖末一边招架路凡的进攻一边招呼谭啸：“谭司令，你也下来吧，超爽！”

谭啸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摇了摇头。

袁也看在眼里，忍不住开口揶揄道：“开车不行，游泳也不行？”

谭啸冷着脸说道：“我不仅是足球运动员，还是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但我从来不游野泳，因为不安全。”

袁也越发觉得好笑：“好吧，安全帝！哎，对了，你应该碰巧知道足球是世界十大最危险运动之一吧？”

谭啸继续冷脸：“为了事业理想可以豁出性命，为了玩儿就不值了！”

袁临身材略丰满，比两个堂妹更怕热，一下车就不停地擦着汗，这会儿看肖末和路凡在水里玩得开心，终于忍无可忍地说道：“不行，我也要下去凉快凉快。”

袁临独自钻进车里，转眼间换上了漂亮的天蓝色泳衣，用标准的跳水姿势一头扎进水里，仪态无比优雅地畅快游弋起来。

肖末和路凡停止了打闹，一起欣赏着袁临的泳姿，连袁也和袁丁都在岸上看得两眼发直。

袁丁喃喃自语道：“大姐这就是典型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吧？简直太好看了！”

确实，穿着泳装的袁临比平时还要诱人 100 倍，她的体态是恰到好处的丰腴，丰胸、纤腰、翘臀勾勒出完美的 S 形曲线，加上凝脂般的雪白肌肤，没有丝毫肥腻的感觉，只有喷薄欲出的火辣性感，在碧水蓝天下宛如一条娇艳灵动的美人鱼。

袁也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下水，否则她的平板身材在姐姐的衬托下只会显得益发贫瘠可怜。突如其来的自卑让袁也移开了视线，却刚好瞥见谭啸也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里的袁临看，袁也一路上积攒的暖意瞬间化作了酸溜溜的醋意，她不愿意让自己多想，急忙转向袁丁问道：“你要不要也下去玩？”

袁丁摇头：“我可是名副其实的旱鸭子。”

“那跟我去村里找找有没有吃饭的地儿吧，都快饿死了！”袁也拉着袁丁就走。

走出没多远，袁也发现谭啸默默地跟在她们后面，并没有留在水塘边，心里顿时舒服了许多。

肖末一个人游向了远处，袁临游了两圈后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停了下来，摘掉发圈想重新绑一下头发，没想到手一滑，发圈弹到了前方的水面上，并顺着水流的方向缓缓漂向了更远处。

袁临刚想游过去追，小腿肚忽然一阵疼痛，扭头看见路凡优哉游哉地泡在水里，忙指着发圈对他喊道：“哎，去帮我捡一下那个行吗？我腿抽筋了。”

路凡朝袁临走过来：“哪儿抽筋了？要不要我扶你上去？”

袁临急了：“别管我，赶紧去追那个！那可是纪梵希的，500 多块钱一个呢！”

路凡这才看了一眼那个越漂越远的发圈，又犹豫地看了看袁临，见袁临一脸想死的表情，只好朝发圈漂走的方向奋力游了过去。

这下袁临终于知道路凡为什么会犹豫了，因为他用的是最难看的狗刨式，越想游快一点，看上去就越滑稽。怪不得这家伙下水后一直打打闹闹，根本没好好游过泳，原来是怕露怯。

袁临看着路凡撅着屁股、倒腾着两只前臂拼命挠水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路凡游回来的时候，袁临已经憋住了笑，接过发圈说了声“谢谢”。

路凡没好气道：“不就是个破皮筋吗？小店里10块钱一大捆，你居然花500多买一个，疯了吧？绑在头上谁能看出是什么牌子的？虚荣心也要用在合适点儿的地方啊！”

袁临嘲弄地看了路凡一眼：“你不用为了掩饰对自己游泳技术的羞愧，就故意找碴儿批判我，我也没说你什么啊，我本来也没指望一个写字的男人能有多少运动细胞。”

路凡气结：“你到底对写字的男人有什么偏见？”

袁临撇嘴：“不是我有偏见，而是整个社会约定俗成就是这样认为的吧？当然我说的是以前那个世界。在大家看来，男人嘛，就该孔武有力啊、浴血沙场啊、卧薪尝胆啊，这才让人觉得有阳刚之气！但整天耍笔杆子就……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什么负心皆是读书人，这些话可不是我发明的哦！”

“要这么说，鲁迅、李白、莎士比亚，在你眼里都是弱鸡和废柴？”

“那怎么能一样呢！”袁临一脸惊讶，“任何事情你做到顶尖的级别就不一样了，好比大家说起秀才就想到穷酸，但如果考上状元就不同了，对吧？等你有名到他们那个程度的时候，我自然也会对你顶礼膜拜的。哦，其实也不用，只要你挣的钱够养十个八个女人，我就承认你是男人中的佼佼者，加油！”

袁临意味深长地拍了下路凡的肩膀，路凡唉声叹气地摇头：“我现在终于理解袁也为什么想把原来世界的男女观念倒过来了。我整天努力地写文章，呼吁女性独立自强，但即使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也仍然抱着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不放。男人就该日进斗金做顶梁柱、女人就该楚楚可怜靠男人养？看来呼吁什么都没用了，还不如简单粗暴地倒个个儿，让大家都换个立场试试看。”

袁临冷笑了一声：“你以为你那些主张很前卫很时髦？告诉你，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娘亲大人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就已经是这种想法了。要不是抱着男女平等、一起奋斗的想法，她也不会嫁给当时一无所有的我爸。可结果怎么样？为了生我，她的事业不可避免地受了影响，可我爸呢？该出轨还是毫不犹豫地就出轨，最后我妈还是转头嫁给心甘情愿养她的有钱人才找回了幸福人生。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面前，我还会傻到因为谁喊了两句口号就重蹈覆辙？凭什么！我不像你和袁也那么有理想，总是妄图改变世界，我只想遵循世界本来的样子让自己这一生尽可能过得好一点，有错吗？”

袁临指了指已经绑回头上的发圈：“你说这个是虚荣？你错了！它不是给别人看的，它是用来提醒我自己，我配得上什么以及我想要的是什么。10

块钱一大捆的发圈能用吗？能！就像嫁个没本事的男人一辈子也能凑合过，问题是我不想凑合，我也有资本不凑合，就这么简单！”

路凡心里百味杂陈，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肖末忽然屁滚尿流地从远处游了回来，边拼命划水边冲他俩喊道：“快走快走，惹上麻烦了！”

袁临和路凡抬头望去，只见远处岸上一大群村里姑娘正一窝蜂似的朝他们这边跑过来。

原来肖末独自游到水塘另一头的时候，看见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姑娘从田间归来，本能地吹了一声口哨想逗姑娘看他，没想到姑娘看了他一眼，顿时像发现了新大陆，手指放进嘴里朝着村子的方向吹了响亮一百倍的口哨，瞬间从村里又跑出了好几个姑娘，指指点点地盯着水里的肖末，满脸都是勾引和戏弄的神情。肖末感觉不对劲，赶紧开溜，那些姑娘们竟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

此起彼伏的口哨声中，肖末、路凡和袁临慌不择路地爬上岸，抓起衣服就跑。路凡气喘吁吁地抱怨肖末：“大哥你能不能记着点儿现在什么状况？估计这地方民风保守，乡亲们就没见过你这么奔放的小伙子，能不兴奋成这样么！”

肖末也气喘吁吁地回应道：“我一直觉得姑娘见了我就兴奋是好事儿啊，谁知道这么吓人！”

路边的一扇院门打开，三个人险些和从里面出来的袁也撞了个满怀。

袁也一把拉住袁临：“正要去找你们呢，快进来，开饭了！”

#### 4

这个村里并没有什么开饭馆的人家，袁也他们随便摸到这家小院，问了问正在灶台边忙活的男主人，憨厚的男主人愿意给他们做顿农家饭吃，好说歹说才收了一点点钱。

于是大家围着院里的小桌吃上了香喷喷的摊柴鸡蛋、炸小鱼、拌野菜、自制粉肠……吃到一半，女主人扛着锄头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一院子的人有些疑惑，男主人凑过去低声解释了几句，女主人闷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在另一张桌边坐了下来，男主人赶紧给端过去了预先留好的饭菜，还斟了杯白酒摆在了女主人手边。

女主人看样子很饿，眨眼间吃光了一大碗面条，冲着屋里喊道：“孩儿他爸，再来碗面！”

袁也心里感激男主人，想多少帮忙做点事，于是起身过去想要接碗，女

主人一脸诧异地挡住袁也伸过来的手：“你个女娃娃家管这种事干吗？要做也让他们男娃娃来做啊！”

谭啸、路凡和肖末面面相觑，都坐着没动。

男主人边在围裙上擦着手边从屋里跑出来：“我来我来，你们都好好吃饭！”

女主人把碗给了丈夫，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感叹道：“唉，你们这些城里的男娃娃都被娇惯坏了嘛，这要在我们农村，可真没女人敢要你们。”

谭啸实在听不下去，草草地吃了几口，撂下筷子去外面转悠了。

院外的一片空场上，刚才在水塘里游泳的那群小女孩，现在又一起像模像样地踢起了足球，谭啸饶有兴味地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出言指点了几次，小女孩们惊奇地看着谭啸，不太信服但又不自觉地照着他的话去做，果然踢得越来越有章法。

谭啸无意中看见几个小男孩躲在不远处的树后一脸羡慕地看着小女孩们踢球，谭啸冲他们招招手：“一起过来玩啊！”

小女孩们立刻大声表示反对：“我们不带男孩玩儿！男孩不会踢球！”

谭啸板起脸：“谁说的？足球人人都能踢，不信我教个动作，你们比比看。”

谭啸拿过足球，把那几个小男孩叫了过来，然后开始给大家示范颠球，足球就像牢牢长在了谭啸的脚尖上一样，任怎么上蹿下跳都掉不下来，孩子们一个个都看呆了。

出来扔垃圾的袁也远远看到这一幕，也情不自禁地驻足观望，只见谭啸把那枚黑白相间的小球玩耍得行云流水，举手投足帅到炸裂，有那么一会儿，迷人的程度甚至让袁也觉得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了。

谭啸玩够了，用手接住球扔给孩子们：“来，你们也试试，看谁颠的时间长。”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挨个试了一下，最后男孩和女孩的成绩不相上下。

“看到了吧？没有谁天生比谁差。”谭啸借机教育孩子们，“足球是团结友爱的运动，大家一起玩儿才更开心！”

小女孩和小男孩们欢呼雀跃着一起踢起球来，谭啸微笑着转身回院里，袁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在那里了，谭啸也压根不知道她出现过。

再次出发前，肖末和路凡争着要跟袁也换手，袁也表示今天第一天上路，她需要充分熟悉车况，等明天再让他们开。肖末和路凡放弃了争执，袁也依

旧坐进了驾驶室，而谭啸也十分自觉地再次坐到了副驾位置上。袁也表面上没动声色，实际上心里乐开了花。

没开多久，后座上酒足饭饱的四个人又都呼呼大睡起来，只有谭啸忠于职守地努力保持着清醒状态，继续沉默寡言地为袁也提供着周到的服务。

袁也决定主动跟谭啸聊聊天，轻咳一声说道：“那个，刚才我看见你教村里的小孩踢球来着。”

“哦。”谭啸只是应了一声就没了下文。

袁也在心里大翻白眼，暗自骂道拽个屁啊，以为自己是皇上金口玉言咋地？不爱聊甭聊了，老娘还懒得费唾沫呢。

正怒火中烧，谭啸忽然又慢悠悠地说道：“也不是教，那些小男孩想玩儿，小女孩偏不带他们，我觉得怪可怜的。”

袁也消了气，却转而想起了一些陈年旧账：“可是小时候你来我们家住，我每次想跟你一起玩儿你也一口咬定不带女孩玩儿呢。”

“有吗？”谭啸愣了一下，随即抱歉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是……不太会跟女孩相处……”

袁也还是第一次见到谭啸露出这种软萌的笑容，心都差点儿化了，赶紧找话题掩饰道：“为什么不会跟女孩相处呢？总不至于从小到大班里都没个女同学吧？”

谭啸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见车里其他人都睡得正香，才小声对袁也说道：“跟这没关系，我从小是被我爸一个人带大的，我妈……很早就不在我身边了。”

这下轮到袁也说不出话了，一方面她惊讶于谭啸竟然肯将这么私人的事情告诉她，让她觉得受宠若惊、无以为报；另一方面她又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虽然心里挂着一百个问号但问什么都担心不合适。

谭啸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跟袁也说这些，他几乎从不主动跟人提起这件事，怎么今天会突然想告诉这个没认识几天的姑娘？难道就为了解释一下小时候对她的无礼？反正说完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分享了这个秘密反而让袁也显得无比不安和尴尬。

谭啸也不知道该如何补救，于是两个人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一个沉默地开着车，一个沉默地尽着副驾的职责。

## 5

晚上十点，车按照路上临时定好的计划开到了一个镇上，袁也找到事先

在网上订好的小旅店，和大家一起拎着行李进去登记入住。

旅店老板是个胖胖的女人，一边玩着手机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电脑上查了一下，懒洋洋地告诉他们：“你们订的两个三人间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六人间空着，要不你们凑合一下？”

袁也恼火道：“明明中午就订好的，我们也没超过预约时间到店，怎么说没有就没有啊？”

老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哎呀，我们这种小旅社又不比五星酒店，你们就不要太较真了嘛。六人间也很宽敞的，反正不就是睡一晚吗？”

袁临抗议道：“你没看我们有男有女的吗？怎么能混住呢？”

袁丁弱弱地说道：“要不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老板不屑地笑了：“那你们倒不妨找找看，就我们这巴掌大点儿的地方，开旅店的算上我这儿不超过五家，而且别人家这点儿早没人值班了。”

袁临和袁丁纠结地看着袁也，袁也一脸为难。

老板瞟了一眼若无其事站在一边的三个男生，好奇地小声问道：“不是，那三个小伙子都没反对一起住，你们三个女的这么大意见干吗，难道不是你们占便宜吗？怎么的，还要显示风度啊？没必要吧！”

三个女生一时愣在那儿没接上话，老板提高嗓门问三个男生道：“哎，你们介意跟她们一起住吗？”

谭啸、路凡和肖末互相看了看，脸上同时闪过一丝坏笑，一起答道：“不介意啊。”

“嘿，瞅瞅，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赶紧的吧！”老板将六人间钥匙丢在柜台上，冲袁也她们暧昧地挤了挤眼睛。

三个女生对三个男生怒目而视，杀了他们的心都有。

一进房间，三姐妹丢下行李就开始了声讨。

“太差劲了你们！”

“简直就是趁火打劫！”

“过分！”

路凡反驳道：“哎哎哎，做人讲道理啊，又不是我们订的旅店，又不是我们跟老板串通好的只留这个房间，赶路凑合一下难免的事儿嘛！”

肖末：“就是，何况在人家看来可是我们仨牺牲了名节，我们仨还没说什么呢！”

谭啸指了指屋里的三张上下铺：“反正也不是大床房，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睡各的就是了，别搞得跟我们要图谋不轨似的。”

袁临没好气道：“那咱们三男三女，这也没法分配啊，谁和谁睡一张？”

“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只能隔离一下了。”袁也绕着屋子转了几圈，招呼大家和她一起将三张床挪到屋子中间，并排一张挨一张地摆好，然后从柜子里找出几条备用床单将下铺围了个严严实实。

“你们仨滚到上面睡！”袁也对三个男生道，“我们仨睡下面，你们在上面最好老实点。”

三个男生互相看了看，乖乖地默认了这个安排。

六个人相安无事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大家收拾好行李到前台退房，明明预订的时候已经在网上付过了房费，旅店老板却硬要让他们再多交 100 块钱。

“凭什么呀？”袁也怒道，“本来我们两间房并成一间房就已经够吃亏了，没让你倒找钱就不错，怎么还跟我们多要？”

老板镇定自若地拍出一张价目表：“看清楚，三人间接间数算，一间 200 元，六人间接人头算，一人 100 元，明码标价，哪儿有多要？还给你们优惠了 100 元呢。”

袁临也火了：“这也太不合理了，昨天入住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路凡也说道：“就是啊，而且你这儿的价目表都没挂出牌子，就这么一张破纸，谁知道是不是刚打印出来的。”

老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早跟你们说了这儿不是五星酒店，没那么穷讲究，在我这儿住就按我定的价给钱，要不然你们别想走。”

谭啸上一步：“你还想威胁我们是怎么着？”

肖末拉住谭啸：“哎哎哎，不就 100 块钱嘛，咱们赶路要紧，别跟她磨叽了。”

肖末边说边掏出 100 块钱拍在前台上，老板迅速将钱收起，喜笑颜开地说了句：“欢迎下次光临。”

众人一时语塞，愤愤地拎着行李离开了。

上车后袁临还在抱怨：“什么破店，条件这么差还讹人，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路凡：“说不定空房间多着呢，她就是故意换个房型骗咱们多交钱。”

袁丁忽然小声咕哝道：“你们不觉得……这很像那个巫师说的‘黑夜的暗算’吗？”

另外五个人全愣住了。

袁也打哈哈道：“要是那些所谓的危险都是 100 块钱就能打发的事儿，那倒好办了。”

大家听了袁也的话又都笑了起来，气氛轻松了许多，只有袁丁喃喃自语地嘀咕道：“可是后面那几样，听起来都比这个可怕多了啊……”

## 6

接近正午的时分，六人团抵达开封，先去黄河大堤上欣赏了下风景。

大家并肩站在高高的堤坝顶端，俯视着浊黄色的河水无边无际地缓缓流淌，像一部大道无言的历史长卷。

袁丁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终于亲眼见到咱们的母亲河啦！”

肖末立刻纠正道：“现在肯定应该叫父亲河！”

路凡：“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在以前的世界还是你们女人比较占便宜。不信你们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伟大事物都是被赋予的女性象征？我们男人就很少有这份殊荣吧？”

袁也想了想：“可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道德绑架吗？硬是把我们女人架到伟大崇高的位置上，逼我们无私奉献，你们男人待在不太伟大的位置上默默享受就好了。”

“这叫什么话！”谭啸不服气地指了指脚下的堤坝，“修建这些工程累死累活的是谁啊？打仗的时候战场上挨枪子儿的是谁啊？怎么就成了都是你们奉献我们享受呢？你们说破大天也就在家里辛苦操劳一点，我们关键时刻可是要豁出性命的。”

“说的跟你这辈子有机会上战场似的！我们女人可是和平年代也人人都有豁出性的可能，生孩子会死人的知道不？撞上那点儿概率连救都没的救知道不？”袁也伶牙俐齿地怼道。

“好啦，这种事永远争不出个结果的。”袁临劝解道，“我们现在能去吃午饭了吗？听说开封这里好吃的不少呢！”

六个人风驰电掣地进了城，扫荡般地在大街小巷寻找着当地的特色菜。喝了羊汤、吃了鲤鱼焙面和灌汤包，然后挺着滚瓜溜圆的肚子跑去了开封人人必到的景点。

面积不算太大的祠堂里，一个三米多高、穿着宋代官服、一身凛然正气的中年妇人铜像摆放在大殿正中央，来来往往的游客们都满怀敬意地举头瞻仰。一个专业导游在给旅行团讲解：“这位北宋时期著名的清官，大家一定听过很多她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铡美案，讲的是史上头号渣女陈世美，高中状元之后无情地抛弃了丈夫和孩子，跟当朝皇子成亲做了驸马……”

六个小伙伴面面相觑，互相吐了吐舌头。大家转身欲往外走，肖末却一把拉住袁丁，大大咧咧地搂住她的肩膀，指了指铜像上方的匾额问道：“小老师，给我解释解释这个‘寒芒正色’是什么意思呗？”

袁临无意中瞥见这一幕，笑了笑径自走开了。

袁丁面红耳赤地挣脱了肖末，小声说道：“别给我丢人，那个是从右往左念的——‘色正芒寒’！字面的意思是说清冷的星光颜色很纯正，实际是借以称颂一个人品行高洁正直，懂啦？”

肖末盯着那四个字琢磨了一会儿：“虽说没完全听明白，不过跟小老师在一起还是挺长学问的。”

袁丁白了肖末一眼：“那就拜托你尊师重道，以后别老跟我动手动脚！”

## 7

出了大殿，一时没找到另外四个人，肖末和袁丁一路拌着嘴各处溜达了一圈，然后一起向出口处走去。刚一出门，就看见袁临、袁也、谭啸和路凡正一起望着街上目瞪口呆。

大街上场面一片混乱，好几辆顶级超跑横在路中间，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整条路被堵了个水泄不通。

头一辆最炫酷的跑车旁边，霍小姐潇洒地倚在车门上，对着刚刚走出来的肖末微微一笑：“肖公子，等你很久了。”

肖末惊讶地走了过去：“你……是来找我的？”

“从令尊那儿得知你今天到开封，觉得应该能追上。”霍小姐彬彬有礼地回答道。

肖末有点发毛：“不是，你到底要干吗啊？找我也犯不上搞这么大的阵势吧？”

“哦，都是当地的朋友，帮忙给带个路而已。”霍小姐回了下头，身后长长一溜超跑里，开车的女孩子们纷纷从车窗中伸出胳膊冲肖末挥了挥手。

霍小姐继续解释道：“上回第一次见面，对肖公子还不太了解，可能说了一些不太礼貌的话，特意赶过来想当面道个歉。肖公子自己跑出来玩，家里好像不太放心吧？没关系，我生意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先放下，随便你说想去哪里，我立刻陪你去，同时会找人安排好当地最高档酒店的总统套房，只要肖公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霍小姐边说边打开了她那辆豪华超跑的副驾驶门，诚意满满地看着肖末。

围观的人们开始起哄，一群年纪不大的小男生甚至尖叫出声，满脸都是

羡慕的神色。

肖末哭笑不得：“霍小姐，这种霸道总裁的戏码就别用在我身上了吧，我既不看韩剧也不追网文，真的不太吃这一套。”

霍小姐反倒露出欣喜的神色：“如此说来，肖公子就更符合我对理想伴侣的要求了啊，我一点都不喜欢那种浅薄的男孩子，你不想给个机会让我们互相加深一下了解吗？”

肖末严重无语，求助般地回头看向自己的同伴，一眼瞥见袁丁正呆呆地站在旁边，灵机一动，将她一把拽过来紧紧搂住，向霍小姐宣布道：“可是我已经有了女朋友了，我们情投意合、彼此深爱，这辈子绝对不会分开，你就死心吧。”

袁丁大吃一惊，本能地想开口否认，却被肖末死死地攥住胳膊暗示她配合，袁丁只好硬着头皮任由肖末搂着自己，万般尴尬地冲霍小姐讪笑了一下，感觉额头上都已经沁出了汗珠。

霍小姐沉下脸，一步一步地慢慢踱到袁丁面前，强大的气场和一米七的个头让矮小瘦弱的袁丁瞬间被压迫得喘不上气来。霍小姐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袁丁，傲慢地说道：“我应该听说过你，你是肖雨给他请来的小家教对吧？敢问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够请肖公子吃几顿米其林餐厅？出来旅游不会还要花他的钱吧？女孩子穷点不要紧，一心想攀上有钱人家的男孩子吃软饭就不好了。”

袁丁张口结舌地不知该如何应对，袁临忽然脚步铿锵地走了过来，往霍小姐面前一站，身高不相上下、仪态自信挺拔，气势上完全不输对方半分。

“如果她的起点和你一样，未必会比你差。”袁临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道，“如果你没有好父母好家世，也难说能混得比她强多少。大家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努力奋斗的，谁也不用看不起谁。不过你不觉得自己很矛盾吗？如果肖末是只看重物质条件的男生，你也不会喜欢他吧？”

霍小姐有些语塞，但很快又态度强硬地说道：“我当然不是只想凭自己有钱来争取肖公子，虽然这是个重要的考量标准，但即使其他方面都综合在一起，我相信我也不至于输给这位家教小姐啊。”

“那可不一定。”袁临揶揄地笑了笑，转向谭啸和路凡，“哎，要不你俩说说，要是让你们来选的话，袁小姐和霍小姐你们更愿意选哪个？”

谭啸极为配合地斩钉截铁回答道：“当然是袁小姐了，有学问又性情温和，多好。再有钱，咄咄逼人也不讨人喜欢。”

路凡也笑嘻嘻地说道：“我当然也选袁丁啊，谁让袁丁更好看呢，颜值即真理嘛！”

纵然知道这只是半开玩笑的演戏，袁丁还是心花怒放——长这么大好像还没有谁夸过她好看，何况这话还是从路凡嘴里说出来的！袁丁甚至有点感激霍小姐了，要不然怕是还没机会听到路凡这么说，她感觉自己的一颗小心脏雀跃得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袁临甩给霍小姐一个得意的眼神，霍小姐努力保持着风度，对肖末笑道：“看来你的朋友都很讲义气。要不这样吧，我也很乐意跟你们大家交个朋友，你不想跟朋友分开，那我们可以一起旅行啊。所有这些豪车，都可以借给你们随便开，这样一路上岂不是更拉风？”

一直没搭腔的袁也终于忍不住开了口：“豪车就一定是好车吗？别的不说，先问下你这些车都装ETC了没有？不然难道我们每次遇到收费站都要下车交钱？毕竟矮成这样，长臂猿都不一定够得着收费窗口。再说最近雨水也多起来了，就这些过个减速带都有可能托底的货，赶上积水路段还不得全歇菜？还有，凑巧的是这几款车我还真的全都试驾过，跑跑赛道当然还满爽，但是几千米的长途……Are you kidding me？我可不想每天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被挤成方块，或者被噪音轰到耳聋。总之呢，我们的七座越野车很合适，就不劳你费心了。最后提醒你一句，车再贵，妨碍交通总是不好的，钱可买不来素质哦，还望你们这些豪门子弟自重！”

袁也说完霸气地朝小伙伴们一挥手：“走了！”

六个小伙伴目不斜视地径直上了自己的车，霍小姐被说得不好意思再挡路，讪讪地和同伴们把横在路中间的车挪开了，袁也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肖末松了口气，冲大家抱拳道：“感谢各位的神助攻！也真够搞笑的，这不都是我以前泡妞用过的招数嘛，被用到自己身上才发现要多烂有多烂。”

大家都笑了起来，袁临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说道：“哎，她们好像还在跟着咱们呢。”

袁也瞥了眼后视镜，果然看到那几辆超跑仍然嚣张地追在他们后面，并渐渐包抄到了他们的左右两侧。

路凡皱眉道：“真烦这种死缠烂打的。”

袁丁趴在窗口看着那些横冲直撞、发出巨大轰鸣的跑车，忽然兴奋地叫了起来：“你们看出来了吗？咆哮的铁兽原来指的是这个！”

肖末和袁临同时惊呼出声：“我靠，真的！又对上了！”

袁也扬起嘴角：“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也太没挑战性了。唯一的问题是我对这边的路况不熟，车载导航仪指示的都是常规路段，他们肯定也会走。”

“那就打个配合！”谭啸边说边点开了手机上的电子地图：“我来给你指路，你只管按我说的开——前方500米左转上辅路，30米后右转进小巷……”

快出巷口的时候走两点钟方向的岔路，可能需要逆行一小段距离，但是没有摄像头不用管……”

袁也施展出高超的车技，在谭啸的精准指挥下左冲右突，超跑团队很快发现了越野车想要甩掉她们的意图，不再一辆接一辆排队行进，而是四散开来从各路包抄。袁也的车时而在后方出现追兵、时而在前方遭遇堵截，袁临、袁丁、肖末和路凡分别盯住一个方向，不停地向袁也汇报敌情，而谭啸总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指出柳暗花明的逃生路线，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逃大战后，紧紧粘住袁也的超跑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霍小姐开的那辆。袁也按照谭啸的指挥钻进了一片道路纵横交错的老居民区，甩出几个漂亮的连续急转弯之后，终于成功地让霍小姐丢掉了目标。

越野车驶出居民区，重新回到宽阔的大路上，前后左右再也看不见追踪者的影子，袁也和谭啸同时伸出右手，开心地击掌相庆，后面车厢里的四个人也一起拍着巴掌欢呼起来。

袁也振臂高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车子沿着无尽的公路向前飞驰，没有关严的车窗里传出六个人声嘶力竭的歌声：“……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 8

当晚，六个人总算各自住进了三人间，三姐妹很高兴不用再跟三个大男生挤在一起。

袁丁一直对下午发生的事情不能释怀，主要是担心大家真的信了肖末说的话，路上她好几次想要澄清这件事，肖末却每次都正经地插科打诨，反倒弄得她越来越有口难辩。虽然她不奢望路凡对她有什么想法，但她也不想被这种无厘头的误会彻底葬送了一切可能性。她觉得，哪怕现在有一个人能知晓她的心意，也比她自己闷在肚子里活活憋死强。

于是趁袁临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袁丁凑到正在整理行李箱的袁也身边问道：“姐，我能不能问你一个有点儿八卦的问题？”

“什么？”袁也饶有兴致地扭头看着袁丁。

“那个……都说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那你跟路凡……”

“我俩绝对是例外！”袁也当即摆出严肃脸指天发誓，“关键他跟别的男人一样，从来也没拿我当女生看啊！”

“那他要是拿你当女生看呢？你有没有可能考虑跟他在一起？”袁丁打破砂锅地追问。

“别逗了，他那种斯文败类才不是我的菜呢！”袁也一脸嫌弃地说完，忽然狐疑地扭头看着袁丁，“你干吗对这个感兴趣？”

袁丁脸一下红了，支支吾吾地说道：“其实我……倒没觉得他像败类……”

袁也恍然大悟：“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包在我身上，我去帮你撮合！”

“别别别！”袁丁拼命摆手，“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千万别跟他说！”

“看把你怂的！”袁也不屑道，“这有什么好怕的，喜欢就要付诸行动嘛！”

袁丁着急地解释：“不是，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他觉得我太怂，所以不希望他是从别人那儿知道的。”

“那你打算自己去说？有种！”袁也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自己说……我也不敢。”袁丁纠结地咕哝道，“主要我觉得，他肯定不会看上我……”

“谁说的，我觉得你大有希望啊！”袁也坐到袁丁身旁耐心地给她分析，“你看啊，他是写东西的、你是学中文的，你俩先天就有共同语言，对吧？他经常跟我说他就特别希望找个有文化有内涵的女朋友，这个标准你完全符合啊，好歹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你别的事儿没自信，这方面还自信不起来吗？”

“好吧，如果他真的只是要求这个，那我应该还算够格。不过他今天倒是也夸我好看来着，你也听到了对吧？”袁丁红着脸既兴奋又不好意思地说道。

“就是啊，我们都听到了。他这家伙就是闷骚了点儿，文人的假清高嘛，你懂的。所以你要是真喜欢呢，就自己主动一点，我看十有八九能拿下。”

袁丁想了想：“那……还是等我们再混熟点儿的吧，毕竟刚认识没几天，再说咱们的正事还没解决呢。反正在我想好之前，姐你可千万什么都别跟他说啊，拜托拜托！”

袁也信誓旦旦地保证：“放心，我嘴巴最严了，从来不泄露机密。”

袁临擦着头发从卫生间走出来：“你俩有什么机密啊？”

袁也立刻大声说道：“咱家三小姐恋爱啦！”

“姐！！！”袁丁气急败坏，“你这叫嘴巴严啊？？？”

袁也愣了一下：“咱们姐妹之间不用保密吧。”

袁临脑海中浮现出肖末搂着袁丁肩膀的那一幕，了然地笑道：“哦，不说我也看出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有什么可保密的，要不要我这个恋爱专家给你传授点儿秘诀啊？”

袁丁喜出望外：“啊？好啊好啊！”

袁也拿起洗漱用品：“那你俩聊，我去洗澡了。”

袁临用浴巾把头发包好，走到袁丁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番，一本正

经地说道：“丁儿，我知道你是个追求内在美的女孩子，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不管什么样的男人，都还是看重异性外表的！”

第二天早上，袁也和三个男生早早来到楼下餐厅吃早点，而袁临和袁丁却迟迟没有出现。

袁临正从她精致的LV旅行箱里翻出各种私货，给袁丁从里到外来了个改头换面。袁丁穿着小香家的裙子、踩着Valentino（华伦天奴）好的铆钉高跟鞋、戴着闪闪发光的钻石项链，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确实整个人都精致了起来，但就是觉得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自在。

袁临却一脸欣赏地打量着袁丁，安抚道：“我知道你习惯了穿随便的衣服，第一次这样打扮肯定不适应，但慢慢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了。有品质的东西多迷人啊！你看这个裙子的布料，颜色那么正、手感那么好，还能透出这么美的光泽，是不是看着就比你那些几十块钱一件的淘宝货养眼多了？还有这双鞋子，小羊皮踩起来超级柔软舒适吧？即便是高跟，走起路来还是会感觉轻盈得不得了。我一向认为就是因为这些美好物质的存在，世界才会显得那么可爱。”

袁丁努力地接受着袁临的理念：“好吧，它们确实都很美好，可是姐……我就算真的习惯了这些，也根本就买不起啊！”

“这个嘛，我的看法是，如果你真心想拥有这种品质的生活，你就一定会努力让自己去挣到更多的钱，如果你做不到，那只能说明你的渴望程度还不够。物质欲让人进步，信不信由你！”

袁临又帮袁丁化了个淡妆，然后成就感满满地带着自己精心打造的fashion girl一起下楼吃饭了。

刚走到餐厅门口，就碰到了吃饱后独自出来溜达的路凡，袁丁顿时紧张起来，差点儿崴了踩着高跟鞋的脚。

路凡的目光倒真的一下就直勾勾地落在了袁丁身上，盯着她看了半天，袁丁被看得心跳加速，暗自揣测也许袁临说的真是对的。

最终，路凡却扬起半边嘴角，露出了标志性的轻蔑笑容：“谁教你打扮成这样的？真是世间最后一股清流也少不了被污染上铜臭气！”

袁丁顿时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支支吾吾地说道：“其实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还是回去换一下吧。”

袁丁说完，不顾袁临的阻拦，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还停在这层的电梯里。袁临对着路凡火冒三丈：“你有病吧？女孩子打扮好看一点有什么不对？

再说关你屁事啊！什么叫污染？就是我教她这么穿的怎么啦？”

路凡淡定地回应：“哦，那我‘铜臭气’这三个字没用错啊！”

袁临气结：“你跟钱有仇是吗？真那么清高你一分钱别沾去大街上裸奔要饭啊！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辛苦苦凭劳动挣到手的，我挣得多愿意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愿意用好东西捋飧我妹，你管得着吗？你自己没本事挣不到钱，也犯不上看见别人用点好东西就阴阳怪气的吧！”

路凡的脸色有些难看起来：“我说不让你花钱了吗？我的意思是用钱也该用到对的地方，明显不适合走奢华路线的人，你也以为用钱就能堆出好来，那不是浅薄的铜臭气是什么？”

袁临针锋相对：“凭什么对错都你说了算？会写点儿破文章还拿自己当真理化身了！”

袁也听到袁临跟路凡的争吵声，赶紧出来把袁临拉进了餐厅里。

“你不知道，他是有心结的。”袁也一边陪袁临吃早饭，一边给袁临透露了一些关于路凡的八卦，“当年他有个很漂亮的初恋女友，他爱人家爱得死去活来的，后来因为他选了写作这条路，有很长一段时间温饱都成问题，偏偏他那个女友工作之后也和你一样，专门着迷于这些奢侈品什么的，最后还是跟一个有钱人在一起把他给甩了。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实在太大了，失恋的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差点废掉，过了一年多才渐渐好起来。但是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正经谈过恋爱，所以你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抵触物质女了吧？袁丁可能一直给他的印象挺清纯的，突然变得bling bling的他当然接受不了。”

“唔……”袁临有点沮丧，“我不知道这些事，以为他就是故作清高呢，之前还说了不少扎他心的话，现在想想他的反应还算是涵养了。”

“算啦，”袁也无所谓道，“反正你俩也不是一路人，要不是因为我搞出来的事也凑不到一起。你现在知道他怎么回事了，以后互相多忍让一下别老吵吵就行。”

“嗯嗯！”袁临咬了一口包子点着头，“看他可怜，以后让着他就是了。”

路凡在回房间的走廊里再次碰到袁丁，她已经换回了平时朴素的穿戴，整个人看上去轻松了不少，但见到路凡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路凡有点后悔刚才的毒舌，拉住袁丁表示歉意：“你没生我气吧？其实不是说你那样打扮不好看，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更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如果硬是套进另外一种风格里，反而给自己和别人的感觉都不是很舒服。可能在你姐眼里，你平时的样子有些灰头土脸，但在我眼里却有一种淡然从容、